

目录

(四)	1
-----	---

【坏人基因 32】小丁穿帮秀	1
【坏人基因 33】曹大师的困惑	14
【坏人基因 34】小新人不大天后	23
【坏人基因 35】大哥有请	33
【坏人基因 36】不是猛龙不过江	39
【坏人基因 37】快乐赛神仙的那一夜	51
【坏人基因 38】诸葛亮出马	64
【坏人基因 39】机场罗生门	76
【坏人基因 40】小陶的花花之旅	83
【坏人基因 41】免费报道	95
【坏人基因 42】小心刺客	105
【坏人基因 43】口水变炸弹	114
【坏人基因 44】情色攻坚事件	121

(五)	132
-----	-----

【坏人基因 45】别死得不明不白	132
【坏人基因 46】两道疤痕	137
【坏人基因 47】老将出马	143



【坏人基因 48】 贝贝的大眼睛	146
【坏人基因 49】 来一刀	151
【坏人基因 50】 嘴里的阴沟	153
【坏人基因 51】 中西合璧	155
【坏人基因 52】 当伟哥遇上柔妹	159
【坏人基因 53】 套子怎么不见了	162
【坏人基因 54】 打假尖兵不手软	164
【坏人基因 55】 打到你发抖	169
【坏人基因 56】 花市奇遇记	173
【坏人基因 57】 老佛像仙丹记事	178
【坏人基因 58】 熟女的普罗旺斯	181
【坏人基因 59】 特技与魔术的对决	184



(四)

【坏人基因 32】小丁穿帮秀

“怕什么?他登广告，会宣传。我更会宣传。”

“林小姐!麻烦你替我赶一套婚纱，明天上午就要。”

“什么?一套?”电话那头叫了起来，“你要我死啊?我再快也做不出来啊!”

“哎呀!哎呀!你等我说完哪!

“小丁急着解释说，

“我不是要你真做一整套，只要你找两件内衣，缝上几圈蕾丝??”

“什么?内衣?你说内衣?”

“是啊!你不是总说你要创新吗?现在就交给你自由发挥了，愈新潮、愈暴露、愈好，中间要露肚脐，上面要露乳沟，下面三角裤，只要围一圈透明的薄纱就成了。花不了你两个钟头的啦!”

“可是我还得去买内衣啊!你要哪种?调整型、无缝胸罩?有肩带没肩带?扣子在前还是在后??”

“随便啦!不必特别去买，就拿你自己的就成了!

尺寸?也没关系啦，就你那样就可以了啦!拜托!拜托!



我明天开幕要用!”

“可以是!可是谁敢穿,我可不保险。”林小姐在那头笑,“告诉你,你可不能要我穿哟!”临挂电话,又叫了起来,“还有,你们欠我多少钱了啊?给你们做那么多,才拿到你几块钱,我都要破产了!”

“放心!放心!我们明天一开幕,钱就来了,不但还你,还多给你利息,成了吧!”

“她说钱给太少了,她要破产了。”小丁放下电话,对小美摊摊手。

小美哼了一声:“我们要破产,才是真的。”

可不是吗!自从顶下这间婚纱店,小丁和小美已经把所有的积蓄丢进去。小丁的岳母,一边把钱塞给小美,一边咕哝:“你那个小丁行不行啊?那婚纱店,又小又不起眼,以前的人开不起来,你们凭什么赚钱?”

“凭我有新观念!”小丁从来有自信,就算刚听说不到两条街外,才新开一家特大的,小丁还是有自信:“怕什么?他登广告,会宣传,我更会宣传。”

“你凭什么宣传啊?”小美一边为橱窗模特儿整理裙角,一边冷冷地说,“没钱啦!”

“没钱有没钱的办法。”小丁还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我可以找记者啊!”

“找记者?”小美又好笑又好气,“谁甩你啊!”

“记者当然甩我,我明天开幕,办婚纱秀,请记者来采访!”



“婚纱秀，什么?你要办婚纱秀?”小美霍地站了起来，跑到店中间，伸出双手，“就凭咱们这么三十平米不到的小店，转都转不过身，你秀什么?”

“哎呀!”小丁过去抱抱小美，“你放心!我连模特儿都找好了。是训练班的学生，还不用花钱，只是答应她们将来结婚，我们免费提供婚纱。”

“完了!完了!”小美摸摸自己额头，又摸摸小丁的额头，转身，一边跑，一边喊，“你不要乱整了好不好?我们就放放鞭炮，简简单单开张就成了，好不好?”

“不好!”小丁居然斩钉截铁地说，“我就要大搞，而且已经通知了记者，还告诉了警察。”

“告诉了警察?”

“对!明天下午两点，准时婚纱表演，请警察来维持交通。”

“你请‘总统’来看哪?”

“我请大家来看!”

小丁说的居然应验了。不到两点，已经有三家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机器到店里张望。

他们只能张望，因为小丁的婚纱店，挂着布帘子，里面什么也看不到。

只有小丁听见敲门，出去拉开一条门缝，对记者说抱歉：“准时开始，模特儿正在换衣服。”

模特儿确实在换衣服，地方小，五个模特儿已经挤死了。而且那些小女生还



挑三拣四，说不拿钱，就是要漂亮，非挑自己最喜欢的不可。于是麻烦了一一林小姐赶出来的那套性感内衣没人穿。不是没人穿，是没人敢穿。

“现在不是常有内衣秀吗?你们连透明内衣都能秀，为什么不敢穿这一件?”小丁不高兴地问。

“喂!丁老板。”有个小姐用鼻子顶着小丁的额头说，“内衣秀是在大百货公司或是五星级大饭店，你是在哪里啊?你怎么不叫你太太穿哪?”

“我们这个婚纱秀的舞台是最大的，观众是最多的，你们看不上吗?这是创举啊!”小丁也叫了起来。

果然是创举，也果然轰动。

准两点，鞭炮声响，一片硝烟间，美美婚纱礼服店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串美丽的新娘，被临时抓公差的林小姐，将停在路边的车窗拉下来，把结婚进行曲放得好响。

那些白纱曳地的模特儿们，也就在这音乐中穿过街头。

两边的车子全停了，大家伸着脖子看，还有人鼓掌。

记者们站在街边拍不够，还有人爬高了，站在车顶上拍，拍什么?拍人群!

天哪!来了多少人哪?在这个南部保守的小城，几曾见过这等场面?有人说是集团结婚，有人说是豪门嫁女儿，大家交头接耳：“哇!这是怎么回事啊!”

更精彩的是，当那五位模特儿，由马路这边走到那边，再走回来的时候，美美婚纱店的门打开了，又走出一位妖娆性感的女子。



白色的胸罩，粉色的蕾丝边，长长的轻纱拖在背后，轻纱间伸出长长的玉腿，四周的镁光灯齐闪，电视记者跑前跑后地追镜头。

既露肚脐露乳沟又露大腿，只可惜头纱遮面，看不清小姐的脸。

还有一点可惜。就是这位大胆的模特儿实在稍嫌丰满了一些。挤在那件婚纱里，让人觉得有点危险。正说呢！咔！四周观众全叫了起来。接着，咔咔咔咔，照相机快门的声接二连三。又接着，咔！

后面的车子，撞了前面的车。闹剧结束了。小美坐在店里哭得死去活来，任小丁怎么赔不是，都没用。

“我瞎了眼，嫁给你这个疯子。”

小丁的岳母也从台北打电话下来，叫小美快点回娘家。

可是小美怎么回去呢？

第二天没开门，店里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才开门，就挤进三对新人，指明要穿前一天晚间新闻看到的婚纱。

有线、无线电视台，全播了这条“街头婚纱秀”

的消息，而且播得特长，并说由于轰动，造成了交通堵塞。

播出画面最长的，是那套性感的“二十三世纪婚纱”，记者还特别说展示的模特儿，在冬天穿得那么少，却带给大家无穷的热力。只是发生小小的意外，一个是开车的人急着看，造成小小的擦撞，一个是出现了穿帮镜头。



但是穿帮镜头加了马赛克，没人看得出那丰满的小姐，正是美美婚纱店的老板娘，而且这个新闻的效果可真强，即使两年后，美美婚纱开第三分店的时候，都有顾客问：“你们是不是那个以前在街头做婚纱秀的？我好佩服你们，真有创意！怪不得现在这么有名。对了！

我请问一下，你们的穿帮秀，是不是事先安排的？

想一想

小丁为什么要在街头办婚纱秀？街头多脏多乱哪？如果把曳地的纱裙弄脏了，怎么办？

小丁当然知道这一点。问题是，他要宣传，又没钱登广告，有什么宣传能比电视新闻的效果好呢？

用什么办法又能把记者引来呢？

当然他得出“奇点子”，创造“新闻性”、“话题性”。

而且他知道只是告诉记者将在街头秀婚纱，记者还不一定感兴趣，于是他想到？内衣婚纱秀？——只要敢穿内衣走上街头，就是“新闻”，就是”

话题”。

所以记者都准时到了，所以小丁没花多少钱就收到了几百万都弄不到的宣传效果。

记者都是嗜血的



以前我做电视公司记者，每次有火警，消防大队都会打电话通知：‘有地方失火了。’

“火大吗？”

“大！”

“控制住了吗？”

“已经控制了，但是还在烧。”

“到我们赶过去的时候，火势还会很大吗？”

“不敢说。”

“那我们就不去了。发个干稿(只有文字，没画面的消息)好了。”

“可是死了一家人地！”

“噢！那太好了，我们马上到。”

和尚自焚事件

听这对话，你有没有气？你说新闻记者嗜不嗜血？问题是，一天有那么多火警，记者只有那几位，新闻时间就那几十分钟，记者能不选择吗？他当然选择惊人的、耸动的。

你看过越南和尚自焚的新闻照片吗？



那是一张得奖的作品，一个和尚端坐在火里。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记者不刮影，而能过去拿件厚衣服包住那和尚。和尚可能就死不了。

但是记者选择了“冷静地站好角度、对焦、按快门”。他为什么这样选择？

他是为你啊！为广大的观众啊！

人都是好奇的，喜欢看没看过的东西，喜欢谈耸人听闻的消息，喜欢色情、暴力。

打开电视，你会发现汽车展，汽车旁边站的比基尼泳装小姐，得到的画面比汽车还多。内衣秀更甭说了，前一天下午的内衣秀，不但晚间新闻播、夜间新闻播，只怕到第二天中午还要再播一次。为什么？因放大家爱看哪！

议会摔跤大赛

也就因此，无论政界人物、商界人物、影剧界人物，甚至文化界人物，为了出头，都不得不秀？

——

问政问得好好的议员，只要见到电视刮影机上的红灯一亮，就突然拉高分贝、夸张动作。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了吸引注意，他不但准备了海报，贴在讲台上，更多资料请加微信ipip885或ipip515，还要拿出道具，当场表演。



前一天晚上还一起饮酒作乐的朋友，看电视记者到齐了，很可能为一点小问题，就伸长了胳膊，又抓又打又扔东西。

那打的技术真高，活像“摔跤大赛”，出手重而落手轻，不伤要害、点到为止。

你也很可能见到——卖火警逃生器材的人，选择近百层的摩天大楼，然后准备几百米的绳索，再请个蜘蛛人，由顶楼悬吊而下。

要是换成你，就算有那器材，你又有那胆子和技巧，照样逃生吗？

就好比看世界时装发表会，那些名设计师的作品，透明得几乎看到三最，短得不足遮臀，你心里能不想：‘这种衣服谁敢穿？吗？

银幕情侣大战

你还可能听说某银幕情侣闹翻了，原因是女孩子参加某部戏的演出，跟导演在工作中摩擦出了爱的火花。

那男明星气炸了，拒绝导演下部戏的邀约，而且听说夜夜买醉，十分沉沦。

接着男朋友举行了记者会，说有重要的决定，而且非要选择在女朋友的试片会上宣布不可。想必有火暴的场面，当天媒体全到了。

果然，试片会进行到一半，男明星出现，大家全屏息以待，却见他走上台，与那女孩子拥吻，宣布一切都是误会，接着与导演亲热地握手，说决定在下部戏里挑大梁。

马戏团泡汤事件



再不然，你看到某马戏班来台湾演出，场地出了问题，检疫出了麻烦，看样子演出要泡汤了。

可是，几百吨的道具都来了，容纳千人的帐篷都支起来了，怎么办？

你正为他操心呢！突然间，一切都解决了。而且在演出前一天，大象、老虎、小丑、艳女和俊男，还作了全市街头游行，音乐播得震天价响。

拳王热身赛

你也可能看到拳击名将终于决定同台较量。

半年前就发布了新闻，说正在讨价还价，一个月前又透露每人可以有多少进账(那数字吓死人)。

几天前量体重，两个人不但对骂，而且冲过人墙，这个狠狠给了那个一拳。

另一个正要回手，却被人拉开了，于是高声吼道：“小心哪天我把你撕成碎片！”

作家遭迫害

你还可能见到作家举行记者会，控诉他的书被有关单位查禁，只因为泄露了不能泄露的秘密。

接着说他在创作过程当中，不知有多少人表示“关切”，又打算用多少银子摆平，连他妈妈都叫他别出了。

最后则义正辞严地，在新书发表会上，举起他的书，面对闪动的镁光灯，斩



钉截铁地说：“我绝不向恶势力屈服！”

至于有关单位则说：

“没有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要出书。”

脱党竞选

在选举之前，你更可能见到这样的画面——

你选，我也要选。我绝不退让，我已经为这次选举铺路三年了。上面疏通？没用！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即使脱党也要选下去。

于是“高层”出面了，两人磋商了，磋商破裂了，都去登记了，接着，开记者会，说他为了大局，声泪俱下地宣布退出了。

人生就像一场戏

对不起！随手拈来，一下子就写了这么多。请问，你是不是已经都知道那些怪现象？的原因了？

踢会是个大舞台，人生就像一场戏，你会发现？鹤立鸡群？不难，难在你要是？、鹤？，而且你要比鸡高。你也应当知道？一鸣惊人？不难，只要你能拼老命发出那惊人的？一鸣？。

这个世界太大了，你要得到人们的注意，就先得获取媒体的青睐；你要媒体青睐，就得先表现得特殊，使他不能不采访你，否则他就是漏新闻。

“国会”殿堂上打架，只要你敢打，他敢漏这新闻吗？观众看这



新闻能不骂那些打架的人吗?可是骂归骂，人们却爱看哪!

甚至这种新闻不但当地播，什么电视台都抢，放到他们的世界新闻上。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爱看哪!

发新闻的秘法

好!这些“闹剧”演到这儿，最后让我告诉你，你除了制造新闻之外，如果有一天要发新闻，应该怎么?发?。

首先，记住!

你今天发了这家，而且人家用了，你就别想明天要别家新闻媒体再发你这条新闻，除非你又提供新资料。

要同步

所以，你要发新闻就要同步发出，而且算好对方截稿的时间。如果你想上七点的晚间新闻，千万别六点半发稿。如果你想上次日的早报，千万别夜里十一点发稿——你要给记者时间。

除了同步发出，你应该让每个媒体都知道你发给了“别家”，于是他原来想拖，只怕别人发出了，而不得不当天发。

要专一



如果是不大不小的新闻，对同一家媒体，你最好别给每位记者一个新闻稿。否则给他的感觉已经是人人皆知的旧闻，你最好盯准“专跑那一线”的一两个人，如果时间允许，你最好跟他先打个招呼。

要保密

但是记住！如果是前两天，他可能立即套你的话，问是什么事，于是隔天发个短稿，弄个“独家”，造成等你开记者会的时候，别的媒体不但不来，还怪你先走漏了消息，下次找机会修理你。

要方便

对付一些“露个面就跑”的记者，你一定要事先准备好新闻稿，连当天到场的贵宾名字都及时填上去，“人地事时物”一样不少。于是他来了不必采访，拿了稿子就能走，走了就能发。尤其对电视记者，因为他们只不过拍那几十秒钟，很少从头蹲到尾，你一定要帮他准备资料。

要独家

此外，那些极认真的记者，可能非要单独跟你谈几句，弄点别人没有的内幕不可，所以除了你准备的资料，也最好“留一手”，给这些人独吃。要挑时辰、挑地方你还要注意记者会的时间。事先打听好，负责那一线的记者何时休假，当天是否有别的记者会可能撞档，甚至你选的地点好不好，停车方便不方便，堵车不堵车。否则很可能他因为上一个新闻拖长了，或要赶下一个记者会，心想堵车赶不到，而放弃了你。

人生的埋伏

最后，我建议你回头想想前面那许多“案例”，想想那导演如何制造新闻，



不但使他的试片会？

十分轰动，而且炒作了下一部戏。

也请想想同党的“竞选”对手，经过长时间制造的冲突，而成为新闻焦点。退出的人显示了风范，获得人们的同情，下次竞选极可能当选，上去？

的人也被衬托得更有分量。

人生既然像一场戏，就有许多高低起伏的剧情，你要一步一步铺陈故事，一点一点埋下伏笔？。

人生也像一局棋，你绝对不能只看一步，而要看几步、几十步，你不但自己要算，还得算对方怎么算，才赢得了。

请看下面这件妙事、这局好棋？？

【坏人基因 33】曹大师的困惑

接下来的演奏会，果然场场爆满，甚至临时又加了两场，最后一场还卖了站票。

接到佳佳公司的邀请函，曹大师真是兴奋得跳了起来。

夫妻二人的商务舱机票，台北、台南、高雄和屏东四场演奏会，五星级饭店和一个月的钢琴讲座，居然可以拿到这个数字。



曹大师把信递给老婆，老婆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不是骗人的吧？这比前年美国人邀请的待遇好多了，他们能赚得回来吗？何况还有这台北国际音乐厅的演出，他们租场子就得花多少钱哪？”

曹大师低着头沉吟了一下：“我也是不放心，先托朋友查过，查了半天，说这是个刚成立的音乐社，还没办过任何活动，我这是头一遭。”“还是小心点儿！”曹太太的脸沉了下来。

“我当然知道。”曹大师拍拍老婆，“看看嘛！”

谁不知道国际音乐厅审得严，连国际一流大师都不一定进得去。我先同意，然后看他们能不能申请下来。”曹大师笑笑，“佳佳公司，咱们是不知道；这国际音乐厅，可没有假。’，才过一个多月，国际音乐厅居然批准了。

曹大师兴奋得一夜没合眼，天哪！多棒啊！我曹某人，老了老了，还能到对岸做文化交流，而且一脚跨进国际音乐厅。

消息传给北京音乐界的朋友，立刻看出人性。

有的人冷哼一声，说不晓得动了什么关系；有人瞪大了眼睛，说老曹真是中奖了。有人说这是政策导

向，两岸正加强交流，让老曹给捡到了。有人则在老曹耳朵边小声吹风：“嘿！小心点儿，别被台湾人骗了。”

这些话，曹大师一律当耳边风，因为他的口袋最清楚，佳佳公司汇来的钱，已经沉甸甸地落进他口袋。



拉着行李，牵着老婆，走出海关的时候，曹大师的眼睛往人群的高处看。他知道一定会有大的红彩条，上面写着欢迎国际钢琴大师曹某某；他要老婆为他整整头发，又伸手去为老妻拉了拉领子，免得记者拍照不漂亮。

可是，站在海关门口，看了半天，没见任何彩条，也不见半个记者。后面的旅客直催，曹大师夫妇只好被推着往外走。

“您是??您是曹大师是吧!” 过来一个戴棒球小帽的年轻人,” 我是佳佳公司的小王。”

计程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曹大师夫妇挤在后座的箱子之间。

“不会太挤吧!” 小王回头问。

“还好!还好!怪我不该带这么多行李。”曹大师笑笑。曹太太接过话:“怪你不该带我来，活受罪。”

不过曹太太才进旅馆大厅，心情就开朗了。

五星级，果然漂亮，尤其那品位，不平凡!

“我们挑这家，是因为最靠近国际音乐厅，您二位走路就能过去了。”小王说着递过一个音乐厅的地图，“您这两天，只要有空就可以去练琴，他们有不少琴房。”顿了一下，“至于吃饭，楼下餐厅多的是，您二位自己去吃，账挂在房上就成了。”说完居然起身，“对不起!我们南部还有一堆事，我得赶去料理，演奏会那天见。”

“等等等等??”曹大师急忙拦住，“你不陪我们?”



“陪?”小王一怔,“您二位,这么大了,还用人陪?”曹太太也赶着问:“王??先生,音乐会的票卖得怎么样了?”

小王的脸一亮:“整个算起来,已经卖八成了。”

“八成!”曹大师夫妇的脸也亮了。

上场前,曹太太为丈夫整了整领带,又端了盆热水给丈夫泡手。

曹大师向来有演出之前,双手发凉的毛病,使他前两首曲子都不敢弹快节奏的。今天他的手更凉了,连泡完热水,都凉。在这世界第一流的音乐厅,为两岸文化交流,弹给满场几千位台湾同胞听,曹大师能听见自己的心正怦怦跳。

时间到,曹大师出场了。

但是才走上舞台,他突然僵住了。

“我不会走错了吧!”他回头看后台。小王直做手势,又喊:“往前走啊!开演啦!你没听大家在鼓掌吗?”

大家是在鼓掌,但大家是多少人,曹大师看不清,只觉得看到的全是椅子,只角落里坐了些,加起来怕连五十人都不到。

“你不是说卖八成座了吗?”曹大师才下场,就沉沉地问小王。

“是八成座啊!我是说整个算起来啊!台北是卖得不多,因为我们公司在南部,力量都集中在南部,

所以这里卖得少,我已经很加油了,还临时抓了二十多人来。”



“那??”曹大师气得直发抖，

“你们何必选这国际音乐厅?”

小王淡淡一笑：“因为这是国际音乐厅啊!，台北演奏会的第二天，小王就带曹大师夫妇上飞机，直下高雄。

出机场时曹大师不再东张西望了，他想：“有辆牛车来接就不错了。”

正想呢，吓一跳，一个大花环挂在了脖子上，一个女学生样的小姐，还在曹大师脸上亲了一下，接着镁光灯猛闪，许多人一起喊：“欢迎曹大师!”

曹大师的眼都花了，被簇拥着走出机场大厦，还有地方电视台的访问，当他坐进那凯迪拉克加长型礼车时，差点昏了过去。

接下来的演奏会，果然场场爆满，甚至临时又加了两场，最后一场还卖了站票。

“钢琴讲座”更不用说了，早早就报名满额，曹大师甚至接到北京朋友的电话，为几个亲戚的小孩子说情，请曹大师破格录取。

曹夫人也神了，每天有佳佳公司的职员，轮流带她观光旅游购物，原来的两大箱行李，才短短一个月，已经变成了五大箱。

所幸曹大师离台的时候，不但有凯迪拉克，而且跟了十几辆的车队，还有几百名在台湾收的学生去送行。行李超重，也由佳佳公司的小王负担多加的运费。

“小王，真是太谢谢你了。”曹大师临上飞机，重重地握了握小王的手，又笑笑，吞吞吐吐地说，“对不起!王经理，恕我直言，我这一个月来有件事情总想



不通，您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台北国际音乐厅那场，观众少？早知道，我直飞高雄，您又何必浪费钱，去国际音乐厅呢？”

“哎呀！”小王居然还是那么淡淡一笑，“因为那是国际音乐厅嘛！”

想一想

故事说完了，你搞懂了吗？

如果佳佳公司没能力办国际音乐厅的那场演奏会，何不照曹大师所说，直接安排他到台湾南部演出就成了。何必绕个大弯子，多花了那么多钱，还差点让曹大师气得拂袖而去呢？

要是你还想不出答案，就听我细细分析吧——什么是“背书”

你知道什么叫“支票背书”吗？

“支票背书”就是把支票交给另一个人，在后面签章，再付给第三者，到时候假使不能兑现，由签章的那个人对第三者负责。

如果你刚开始做生意，开期票，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细，不敢接你的支票，就可能要你找个有头有脸或他信得过的人背书。

彼此背书

佳佳公司从头到尾用的技巧，就是找人背书，而且招数之高。让人不得不叹服。因为他背书一次还不够，他总共用了四次背书？。

首先，你想想，以台湾南部一个刚成立，过去从来没办过任何演奏会，拿不



出任何纪录的佳佳公司，能请得动曹大师吗？

佳佳公司怎么证明它有实力？它当然得找人背书。

它找谁？

找国际音乐厅！

问题是，国际音乐厅也要看对象。突然冒出个佳佳公司，说要申请场地，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佳佳公司又得请人背书。

请谁？

请曹大师！

两次背书

国际音乐厅可以不认佳佳、不认小王，却不能不认国际知名的曹大师，于是批准了。

佳佳公司再拿国际音乐厅的“批文”给曹大师看。

曹大师可以不信佳佳的牌子，却不能不信国际音乐厅的牌子。当然。曹大师也就答应了。



算来已经交叉地用了两次背书，对不对？

好！现在你或许想，既然租了国际音乐厅，就该好好办。为什么佳佳公司不努力宣传，而敷衍了事呢？

但是，你再想想，佳佳公司的地盘在哪里？

在台湾南部啊！它可能未来主要的业务是做音乐代理，在南部城市办音乐会。它刚开张，可能人手不足、经验不够，调不出许多人到台北。

还有一点，在国际音乐厅的演出之后，接着就有南部的三场，加上一个月的钢琴讲座，要不要安排场地？要不要卖票？要不要报名？要不要宣传？

如果台北办好了，却用去太多财力和人力，忽略了它在南部的地盘。值得吗？

就算在台北打出一点名号，未来台北的音乐家，又可能老远坐飞机到南部，找佳佳做他的代理吗？

所以，佳佳可能不得不放弃台北。也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在台北好好做。

佳佳在国际音乐厅，只是为了找背书啊！

第三次背书

更重要的是“第三次背书”——

当南部的乐迷，知道享誉国际的钢琴大师，将要来台，而且在国际音乐厅演奏完，跟着到南部演出的时候，能不兴奋吗？



他们不必老远赶到台北去听，佳佳公司已经把大师请到他们眼前。

就算有人原来不知道曹大师，听说他在台北国际音乐厅演出，也就相信了。

这样的大师到来，能不去听吗？佳佳公司能不卖个客满吗？

加上曹大师果然技惊四座，当然钢琴讲座也报名满额。如果佳佳公司再把演奏录音拿出来卖，能不赚翻了吗？

交叉背书

何止于此，还有第四次的背书呢——你想想，佳佳公司除了获利，它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名”！

这个刚成立的音乐公司，第一次办音乐会，就上了国际音乐厅，就卖了个满堂彩。

如果你是南部的音乐家，想办演奏会，你会找谁做你的代理？

国际音乐厅、曹大师、客满的观众、如潮的佳评，都为佳佳公司做了“背书”，你可以不信佳佳，不信小王，你能不信那背书吗？

于是，佳佳公司一炮而红了。

它成功在哪里？

成功在它以小换大，以交叉背书使它建立了名声，也可以说它踏着背书者的“台阶”，一步步走向了高峰。



或许你要说，这背书都是找有名的人，你是无名小卒，也认识名人。更新微信ipip515，所以与你无关。

这么说。你就错了。要知道，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踩着别人头顶爬上去的。说不定你正在踩，说不定你正被踩，更可怕的是，你很可能被踩了，却没感觉。

不信?请看下一个故事。

请勿对号入座!

【坏人基因 34】小新人不大天后

“你怎么知道他给天后什么待遇?”小欣的妈妈也说话了,“只怕他是欺负你年轻,还是跟昨天那家签吧!”

“李总!您约的那个新人小欣和我们的天后,只隔了五分钟。”张秘书盯着记事本,忧心忡忡地问,“您要不要把新人安排早一点?我怕五分钟您还谈不完啦!”

“不用!”李总笑笑,“不过我正要叮嘱你,天后来了,如果我没谈完,对她说万分抱歉,因为有个小歌星,家里出了事,找我帮忙,请她稍等一下。

然后,把昨天我从日本带回的那个瓷娃娃送给她,说是我特为她带的。

“那不是要送给您女儿的吗?”

“没办法啦!要请天后等啊!”



“那您何不??”

李总一挥手：

“别说了，我有我的道理。看张秘书走到门口，叉喊住，“天后到了，还是立刻进来告诉我一声。”

小欣来了，初入道的小女生，给人格外清纯的感觉。李总在不久前的校园民歌演唱会上，一眼就看中了小欣。

“你一定能红!”李总对小欣严肃地说，“但是必须由我们公司来栽培，我们为你砸大钱??”

正说呢，张秘书敲门进来，紧张兮兮地报告：“天后到了咆!”

“什么?天后来了。”小欣赶快起身，“那我赶快走。”

“没关系!”李总把小欣的肩膀压了下去，抬头对张秘书说，要她等!

“要天后等?”小欣眼睛瞪得好大，“那不好吧!

您怎能为我这么个新人，要天后在外面等?”

“没关系!我这公司里没有所谓大牌。要被造就，就不能耍大牌，她早等习惯了。”堆上满脸笑容，“坐!

坐!坐!先谈我们的。如果你愿意被栽培，接受我们的训练，就先别计较收入，让我把钱全砸在宣传上，如何?接着抽出一份合约，“你先拿回去看看，不勉强，认为满意，就签好了，拿回来给我。”



“这么快就要签了啊?”小欣接过合约,挡住胸口,张大了嘴吧。

“不急嘛!你自己拿回去研究,问问你爸爸妈妈!”说着起身,拍着小欣的背,打开门。

“啊!”小欣尖叫了起来,“天后!天后!真的是你吧!你是我最崇拜的人了,能不能为我签个??”

说一半,被张秘书挡了下来:“改天!改天!”

说着把小欣推了出去。

另一头则见李总做成摇尾狗的样子,弯着腰、堆着笑,冲出去。

“你很大牌嘛!”天后拉着脸,“我已经等你十分钟了,你知道吗?要不看在这瓷娃娃还不赖,我早走人了。”

“哎呀!哎呀!我给您磕头,行了吧?张秘书没跟您说吗?哎!小女孩,家里有事,非求我帮忙不可。”

李总恭敬地拉着门,把天后让进去,叹口气,“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天生心软。”

“这李总的心也太硬了吧!”小欣的爸爸拿着合约,摇头,“跟另两家比起来,他给的未免太少了?而且一签就是七年。”

“可是他真的很有办法吧!”小欣瞪大眼睛,“天后就是他旗下的。”

“你怎么知道他给天后什么待遇?”小欣的妈妈也说话了,“只怕他是欺负你



年轻，还是跟昨天那家签吧！”

小欣先没答话，低着头想了半天，突然抬起头：“我想还是跟李总签，我觉得他做事比较有魄力，而且他很重视我。”

“他重视你？”小欣的爸爸问，“才见一面，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你们知道当他跟我谈的时候，要谁在外面等吗？”

“谁？”

“天后！”小欣叫了起来，“我出来的时候，亲眼见到的。”

想一想

像李总这样“既约了人，又要人等”，是踢会上早有的文化。

这好比打电话给他，就算他正闲得跷着脚看报，或坐在那儿发愣，他也不会立刻接，他要你等，等电话响了三四声之后，再用“匆匆忙忙”的语气接起来。

为什么？

为了表示他忙。

就算你是长官，除非他跟你早约好了，知道是你要打电话进来，或由他秘书先接，告诉他是你打的，他绝对要你等，使你觉得他正在忙，他没有吃闲饭。

慢慢接、急急讲



至于你是下属或外人，就更不用说了。他晚一点接电话，不但可以装出一副？你干吗在我这么忙的时候来电？，对你打几句官腔。当你说？您是不是正在忙？如果正忙，我等会儿再打过去？的时候，他假使讲？没关系，你说吧！我把事情先放下，听你的”，则显示”他卖了你一个好大的人情？。

相反的，你才拨电话，响半声，他就接起来了，只怕你要问？你是在等人电话吗？”“你在等我电话吗？”“你在等女朋友电话吗？

无论你怎么想、怎么问，都让他显得“弱势”。

他怎能不要你等？换作是你，你又怎能不叫他等？

我在忙，请等一下

好！再让我们回到约会的等。

那道理也一样啊！

如果你才到，他立刻请你进去，是不是显示了一一第一，他前面没有客人，也没在忙。第二，他急着见你。

再不然，就因为你是长官，是他敬畏的人物，他自己就算有天大的事，一手资源微信ipip885，也得放下；有什么朋友，也得立刻送走，好赶着出来迎你。

你会不会因此觉得“气壮三分”？

换作你是他，不希望你那些联想，你是不是也会要客人在外面，多多少少等一下，好比？电话响几声，你才接”？



第一次接触

连女孩子约会，都懂得要男生等的道理——你们是网络上的朋友，第一次见面，约好了一个人拿杂志，一个人抱书包，在某地方碰面。

你会早早就抱着书包，站在那儿等吗？

天哪！你是在等着他偷偷观察你啊！搞不好，他还带了一票同学，正在对你品头论足啊！

更搞不好，他看你长得“有点抱歉”，一转身溜了，从此连网上也见不到了。

所以请问，有几个女生不懂得晚一点到？

晚一点，让他先站在那儿，东张西望，心急如焚。于是，你出现，使他如释重负、万分欣喜。

你不是一开始，已经占上风了吗？

请你脱光了等

“等”是门大学问。

医生要病人等，又希望病人觉得没等太久，他就用个方法——舔许多间诊疗室，先让你坐在门口十分钟，再由护士带进诊疗室十分钟。又由护士送进袍子，‘要你脱下衣服换上，说医生马上就来。

如此又过了十分钟。可是虽然前后已经等了三十分钟，你却没觉得那么长。



政商界的大人物也一样，他们常有两间“预备会客室”，先让你在其中一间等。你岂知旁边还有一间，别人早在等。而他在里面还正跟另一组人谈呢！

这时候如果他叫你等，又把前一组(或前两组)客人，经过你这间，送出去，甚至介绍你们认识，你就要好好想想了——如果你是“小的”，他送个“大款”是跟上层打交道的。？

如果你是“天后”，他送个“小欣”的，他利用你，抬高自己的身价？

一个房间四个门

出来，是不是秀给你看：

“我可出来，他是不是

像前面故事中说

正因为怕人猜。政界的人物，常在他的大办公室里开四个门，一个通厕所，两个通会客室，还有一个——直接通往外面的走廊。

那个门是他躲过客人或记者，用来开溜或送客的。使那些在会客室等待的人，不知道他前面会的是什么客人，也使大家不至于“猜疑”——他在“等”

这件事上，用了什么心机。了解了这一点，你就要知道，对于那些久经世事的人，即使你无心，要他等三分钟，他也会猜疑。相对的，如果你是“人物”，有可被利用的价值，就要随时小心，要你在外面等的人，有没有耍手段。

打开天窗说亮话



问题是，人与人交往，何必处处用心机呢？我固然在这儿“点出”，这些手段，希望你不被利用，但是真正盼望的还是建立一个互信的场合。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是李总，你又无意利用天后，你就应该亲自出去，对天后表示歉意，请她稍候。你甚至应该特别开着门，使里面的客人见到你的表现。

你这么做，不是既表现了诚意，又不致令人多心吗？

再不然，你就要舔那个偏门，直通走廊，使小欣见不到天后，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猜忌。

至于根本之计，则是你应该绝对守时，说几点，是几点，不但显示了你掌控时间的能力，也表现了你对人应有的尊重。

想想，约好下午三点，准三点，百货公司门口的玩具钟正敲呢，一个抱着书包，一个拿着杂志的网友，一起走到钟下，是多么好的开始！

恭喜您！成了名人

好！现在让我们回到前一章结尾时说的——“你很可能被踩了，却没有感觉。”

可不是吗？天后被李总踩了，表示“大天后我也不甩，我很权威”。

小欣看傻了，佩服李总，签了约，李总的目的达到了。问题是。天后知道吗？

她当然不知道。许多情况下，被踩的人是没有感觉的。举个例子来说：在美国只要你稍稍有点“成绩”（还不算成就），便可能突然收到某《世界名人录》编撰小组的信。



上面首先自我介绍，说过去他们出版了多少名人录。列出人名，吓你一跳，有里根、布什，还有毕加索、张大千。

接着他表示经过调查，你有资格入选，先恭喜你、赞扬你一番，再说，如果你愿意，请寄照片简历及购买几本名人录的支票。

那数字。说出来，也吓你一跳。不过几本烫金封面、精装本的书，就要那么多钱。此外，还问你要不要入选证书？证书也是烫金的，装在贴金箔里的雕花镜框，又要数百美金。

可是，你想来想去，天哪！能跻身《世界名人录》，跟那些了不得的是多么？光宗耀祖？啊！

能花钱就是“大师”

这“名人录风”，也吹进了中国。

如果你是艺术家，而且十分大牌，可能有专人去拜访你，说要出版当代名家画集，希望你提供画作的幻灯片，至于？简历？，不劳烦你，你这样的名家，他们早有资料。

”要花钱吗？”你问。

“不！当然不！能请到您是我们的荣幸。

？他说。

你心想，当代名家画集当然应该有你，而且不要钱，不费力。甚至当你没有幻灯片时，他们还能免费为你刮影。



何乐不为?岂能不参加?

于是隔两个月，全国的大牌小牌，叫得出名字的艺术家的都收到了彩色邀请函及样张。

打开样张，全是大师的彩色作品及生平简介，其中包括你。搞不好，还有你列名顾问。

然后跟《世界名人录》一样，恭喜收信人入选，邀请他参加，只要他提供幻灯片、简历和彩色制版、印刷成本，并购买多少本作为纪念。

那些只学画两三年，还没出师的“小画家”，和画了二三十年，教了一票学生，却还画不好一棵树的“老师傅”们能不惊喜吗?

“只要我从书架上拿下这么厚厚一本《当代名家画集》，就能对学生证明我是名家。?”

“瞧!老师姓张，只因为第二个字是四画，要不然就排在张大千前面了。?”

就算要花掉不少银子，看在那么多当代大师都参加了，他能不参加吗?

开我财路揩你油

现在让我们回头想想，《世界名人录》将里根列名其中，他们需要里根同意吗?他们未征得同意，就把里根列入了，里根会去告他吗?

话再说回来，那“名人录”或《当代名家画集》，对于入选的“名人”、“大师”又有什么伤害吗?



那伤害也极为有限，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可能被人踩，被人利用，自己却没有感觉。”

但是，话说回来了，碰上高手，可就没那么简单，请看下一个故事。

【坏人基因 35】大哥有请

车子？没关系！保证不会丢，秦哥在这儿请客，有人敢偷车吗？

“表哥！好久不见了。没别的事，只是问候一声，还有??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我下礼拜三过五十生日。”

“哟！都五十啦！”王部长故意把声音拉高，“恭喜！恭喜！”又想了想，“这个??这个??你过

生日，我当然要去。”

放下电话，王部长对老婆伸伸舌头，“是小孟！

八百年不打电话，还活着。”

王太太哼了一声：“不务正业，也混到半百了，不知道现在又搞什么名堂。”

跟着小孟就有了名堂，拨电话给张董，说：“张董啊！我是小孟！好久不见了，不好意思，打扰了??一直不敢给您打电话，您这几年愈爬愈高，股票都上市了，我还在给人打工，但是，也混到半百了，下礼拜三请客??哎呀，都是几个提拔后



进的人，像是王部长??对!就是那位王部长，他一定到，而且亲口答应的。您不信?可以打电话给他，他秘书的电话是??噢!谢谢!那天恭候了!”

挂上电话，小孟又拨给了童代表，说：“童代表，我姓孟，您大概不记得了，大概十年前在王部长嫁女儿的喜宴上见过。对了!王部长最近还问您好??是!是!我一定会转达，其实你们也可能碰面，下星期三我做个小东，王部长一定到，还有张某某，对!就是那位张董??也没事，只是大家聚聚，张董也一直仰慕您，想认识认识??好极了!”

接着小孟又拨电话：“秦大哥!王部长、张董事长和童代表，全请到了??您过奖!小事一桩嘛!几个人都是我老朋友，当然一叫全来了。”

果然全来了。

星期三，凤凰餐厅前面排了一列黑色宾士车，每位司机先生，除了有个大红包，主人还特别开了一桌好菜招待他们。

车子?没关系!保证不会丢，秦哥在这儿请客，有人敢偷车吗?

会不会被拖?更保证不会!王部长的车谁不认识?

就算不认识，也有兄弟会告诉他。

想一想

小孟的宴会多风光啊!

让我们算算：“有政务官王部长，有商业巨子张董事长，有民意代表童委员，还有黑道大哥秦先生……?”



小孟多能干哪!他没什么背景，没什么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不务正业，为什么能请到这些?人物?

呢?

因为他懂得利用“人际关系”，而且由一点出发，由王部长下手。

有“情”、有“益”、有“力”

王部长早知道小孟不怎么样，以自己的地位甚至应该敬而远之。可是亲戚毕竟是亲戚，人家许多年不来烦你，而今找来，又是恭恭敬敬请你参加他的半百寿宴。人之常情，你能不参加吗?

好!王部长决定到了。小孟开始向张董下手，商界的人最需要政界的关系，就算他跟小孟只有一面之缘，而今小孟说出?不信可以打电话给王部长?，甚至连电话号码都说了的时候，他能真拨这个电话吗?他又能不信小孟吗?

现在政商两住大老都决定去了。那童委员就算不必拍王部长，为了竞选，总要多些人脉，结交些有钱的商界大老，将来才好募集竞选经费，当然也爽快地答应了。

至于那秦大哥，更不用说了，能结交权贵可以增加兄弟的分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当然要到了。

你甚至可以猜，那顿排场不凡的寿宴，根本是由秦大哥付钱，自始就是秦大哥要请客，只是交给小孟去办罢了。

勾结的开始



他们平常是不容易这样聚会的啊!甚至可以说某些人是极力避免跟?另一个圈子?接触的。

只是，人到了，彼此也介绍了，你好转身就走吗?世界上有这样做人的吗?何况就算你不欣赏秦大哥，在座总有你想见的人哪。一手资源微信 ipip885

就这样一席饭，他们认识了、沟通了、交换了名片和电话，王部长说不定还请童委员在质询时多多照顾。

至于照顾不了的，哈哈!说不定秦大哥一拍胸脯：“有什么跑腿的、摆平地面的、搜集情报的，甭管啥事儿，只要找小弟，立刻办到。’’你会发觉这世上就有那么多窄巷子，是警车进不去、警察摩托车也进不去，只有脚踏车才能进去的。这世上也就有这么多办公室里三年都搞不定，由秦大哥出面却三天就搞定的事。

肥了??富了??

他们是怎么勾结的?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靠小孟这样“穿针引线”的“中人”认识的。

他把平常见不到，却彼此十分需要的人，用一种很自然的方法拉在一块儿。

他当然也有好处。

他就好比清末民初时期的“买办”，对中国一片陌生的洋鬼子，透过那些会几句?洋泾浜?的买办，逐渐进入中国的锡会。

当地的人不透过买办，就见不到洋老板；洋老板不透过买办，就做不成生意。



清末民初，多少买办就这么发了，不但发，而且发进了政界，影响了大局。

人人可以做“买办”

但是，当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王部长、张董和童委员的时候，他们固然结识了一些新关系，自己有没有损失呢？

当有一天，出了弊案，捅出来，某人与某人聚了餐，甚至拿出当天的照片，提出后续来往的证据，这些人能不被牵连吗？

你或许要说“我是小市民，找不到买办，也攀不上权贵。”但是，你要知道，在每个角落都有像小孟那样的人哪！

某太太邀会，认识她的人不多，信任她的人更少。

她聪明，先去找杂货店老板娘。因为那开了几十年的小店和老板的殷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老板娘看在老顾客的情面和未来的生意上，入了会。

她再去找某有钱太太，说：“杂货店老板娘已经加入，又约了十几个好朋友，有人一参加就是三股，您也加一份吧！”有钱太太看老板娘入会了，也不疑有他的加入。

某太太再以这两人作号召，不是跟小孟一样，就能真招到几十人吗？

“一缺三”成了“三缺一”

至于平常吃饭、签字请愿、联名抗争、合买东西，甚至打麻将，哪一样不见



人使用这种技巧？

“谁谁谁都到了，就缺你了，你不来，三缺一就玩不成了。”

你要是真打电话问那两个人，只怕他们听到的也是同样的话。

打麻将事小，但是如果你因此而入了股、投了资、签了名，到头来发现别人实际都没参加，后来落你一个人？扛下面的事？，可就冤了啊！

餐馆门外看菜单

了解了这一点，如果有人对你说大家都参加，就缺你的时候，你最好别懒，伸手拨几个电话，问问是真是假。

如果你是个作家，某杂志找人约稿，说某某大牌都为他们写了。你最好也拨个电话，问问是不是真的？那杂志正派不正派？

如果你是位官员，有人请你吃饭，你最好先问明一共请了哪些人，更新微信 ipip515，然后叫你的秘书找那些人的秘书查证一下。

很可能就这么几通电话，便真相大白，使你少了许多未来的纠纷。

也很可能就这么几通电话，就使你认清事实，不致落人圈套，伤了名、损了利，甚至丢了官！



【坏人基因 36】不是猛龙不过江

龙董不得不出面了，还是他有办法，一切的风风雨雨麻烦事，靠他出面，几句话就摆平了。

“上刀山，下油锅，我都不怕！”龙董狠狠拍了一下桌子，“不要再跟我啰嗦了。”

“是！是！是！”萧总经理连连鞠躬，退了出去，临出门，却又回头，支支吾吾的，“您放心！我固然跟您说了这么多，但是全公司上上下下都支持您，会计那边也准备好了。”

“准备什么？”

“准备来查账啊！”

“查账？怕什么？我还怕他们不查呢！”龙董一瞪眼，“难道你们有弊吗？你说！”

“没有！没有！我们当然没有，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是连一毛钱都不逃的。”萧总急着解释。

“那就好！准备所有的账册，欢迎他们查账。”

果然，话才说完，税务局就来了。

不过不是来龙董事长的建设公司，是去了他楼上那家。

“要命啊！”那家的桑老板在电梯里碰到龙董，直叹气，“奇怪了！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他们最忙的季节，怎么突然来查账？”放小声，“喂！你们有没有被查啊？”



“没有。”龙董脸一拉，又一笑，“查，我也不怕。”

“听说三楼老蔡最近也被查了呢！”桑老板摇摇头，“莫名其妙。

隔一天，又是龙董去吃中饭的时候，看见五楼的小高抱着一箱东西。

“什么好东西啊？”龙董笑嘻嘻地问，“神秘兮兮的？”“好东西！好东西——”小高把“西”字拉得特长，“账目、报表、单据、划拨单、发票??”

“哟！怎么啦？”

“怎么？”小高苦笑了一下，“税务局来查，我拿去给会计师。”“奇怪了，怎么搞的？怎么大家都被查税？”龙董开会的时候问。

“是啊！听说咱们大楼，有六家被查了，蔡先生和桑老板都有了麻烦。所幸，就咱们没被查。”萧总说。

“查啊！我们不怕查，愈早查愈好！”龙董还是那句话。却见张副总比了个手势：“不过这也麻烦，昨天我接到桑老板的电话，说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一栋大楼，就我们公司没事。”

沉吟了一下，

“然后，他提到咱们圆环的那栋房子。”龙董一下子站了起来，“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张副总摊了摊手，“我说圆环那房子还没完工，他就问会不会先借给谁用。”



“我借给谁用，干他屁事？”龙董的脸沉了下来。

没想到，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龙太太也问了，“你新盖那栋叫什么‘及天天厦’，该完工了吧？”

“快了！正挂外墙花岗石呢。”

“有人买了吗？”

“还没有开始卖，问的人倒不少。”

“我爸爸也问了。”

“问这个干什么？难道他要买？”

“他怎么可能买，他问你的是不是要借给谁做‘竞选’总部。”

“他怎么会知道？”龙董放下筷子，“谁传出去的？”

“还不是你要借的人说的。”龙太太只当没事，“谁不巴着要那块宝地？”

那确实是块宝地！

五条大马路汇集到圆环，谁经过这儿，能不抬头看看那横面宽达五十米的“及天天厦”？

怪不得原来叫“及天大厦”，龙董硬是加了“一横”，说，“大还不够，不是大厦，是天厦！”



天厦，当然只有天子能用，谁要是用了这天厦做“竞选”总部，气势一定可以震四方，胡先生不是说了吗？

他要是“当选”，连庆祝大会都不用借场地了，只要用那天厦前面的圆环，就够了！

胡先生跟龙董是小时候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两个人当年一起花五毛钱租小脚踏车，轮着骑；一起去果园偷橘子，一起去女生学校门口看妞，还一起入伍当蛙人。只是后来一个经了商、一个从了政。

所以今天龙董不把“及天天厦”租给执政的共和党，却坚持借给胡先生，是有道理的。

胡先生对这事，当然感激得不得了，隔两天就来个电话，“老龙！没给你添麻烦吧？”

“笑话！咱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是怕麻烦的那种人吗？”龙董总是笑着回他，“到时候，你来布置就

成了。一手资源薇信ipip885，你可以准备一个特大的看板，把整个大楼正面全用上，让人从飞机上都能看得见。”

“今天我开车，老远就看见你那新建的大楼。”

龙董的舅舅，下午突然跑来，“好地方也！”拍拍龙董的肩膀，“我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租你的一楼，为期一年，我想办个商品展，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真对不起！舅舅！我已经决定借给一个朋友了。”



“朋友?”舅舅嘴巴张得大大的,“不会是那姓胡的吧?他选不上的!共和党的力量多大?他是拿鸡蛋砸石头啊!”凑到龙董耳边,“别趟这浑水。’,“我不怕!”龙董冷笑一声。

“你不怕,我怕啊!”

当天晚上龙董就接到八十岁老娘的电话,颤颤悠悠地在那头喊:“你别找麻烦好不好?你知道你舅舅最近出了麻烦吗?连他后院加盖的那小间,都要被拆了。”

龙董的眉头皱了起来:“妈!这事我管不了,谁要他盖违建,他不违法,谁又会去拆?”

“问题是,他说都是你害的。”

“妈!我没害他!我行得正,什么都不怕。”

“恐怕咱们山上那别墅有问题了。”

才隔两天,萧总突然气急败坏地跑进龙董办公室,“又有人来测量了,由某大学地质系的教授带队。”

“不是早测过了吗?”龙董歪着头,盯着萧总。

“是啊!经过鉴定,是逆向褶曲,不会滑坡,而且建照都下来了。‘“那又为什么再调查呢?”

“说是有地质学家在附近发现走山现象,一路追过来,怀疑咱们那块地也有危险。”



萧总正报告呢，张副总冲进来，说南部那块建地也出了问题。

“那‘祭祀公业’突然冒出几个人，说他们从来没有同意过。”

“笑话！”龙董的脸色都变了，“不是大家开过会，全同意了吗？还是由那个谁谁谁出面，早没问题了吗？”

“那个谁谁谁也不认账了。”张副总露出哀求的神情，“看样子还是得您出面了。”

龙董不得不出面了，还是他有办法，一切的风风雨雨麻烦事，靠他出面，几句话就摆平了。

连大楼里那几家公司也雨过天晴，大家碰到龙董都称谢不已。天天厦落成的时候，龙老太太、龙董的岳父和舅舅都到场了。

六十多米的鞭炮由楼顶垂到地面，足足燃放了五分多钟。还有几百支冲天炮一齐冲天，真是“及天天厦”啊！

晚上就更是热闹了，党政要员、媒体记者、转播车和支持的民众都到了，在点灯按钮的一瞬间，几十道烟火，把夜空点缀成火树银花、灿烂非凡。

从大楼楼顶缓缓垂下一个超大的帆布看板，执政的共和党候选人大照片，露出最亲切的笑容??么？

想一想

只怕你太干净



对于独裁的统治者而言，你有钱、有名、有势，他都不怕，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你干干净净？。如果你不但干净，不逃税、不贪污、不包二奶、不闹绯闻、不走后门，而且有名又有钱，就更是他惧怕的人了。

因为他没有你的小辫子，想对付你的时候，不知如何下手。

因为当你有名有钱又有清誉的时候，自然就有“势”。

那“势”是群众拥戴的“势”。

譬如你是学界领导，在专业上受到国际肯定。

那么，到了紧要关头，只要你出来讲几句话，就可能对大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却是统治者原先无法估算的。

专抓你的小辫子

所以，不要因为你有清誉，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无欲则刚，认为谁也没办法找你麻烦。要知道，正因为你无欲则刚，你的刚就犯了统治者的忌？。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你是一颗未爆弹，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他的对手吸收，而且引爆；也不知道哪一天，你看不惯他的施政而会自己爆炸。你在，他怎能不操心？

所以他必然时时刻刻注意你最新的发展——是不是遇见了红粉知己？好极了！记下来！

是不是做了关税？好极了！记下来！



是不是接了谁的馈赠，而没有报收入?好极了记下来!

是不是接受了某建商的三折别墅?好极了!记下来!

要知道，这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国家的调查人员，专门做的就是“去了解?踢会领导者的工作。

他们了解之后，只是记下来，存入档案，等到哪一天要用你了，才把档案打开。

甚至当他发现你作了大弊，可以立刻将你绳之以法的时候。他都忍着，不吭气。为什么?因为放长线、钓大鱼。今天他把你揪出来，大不了去掉一个你。相反的，如果改天他把档案件在你面前打开，你，不得不听他的，他不是多了一个助手、一个杀手吗?

到那一天，你过去建立的名誉、地位，你所拥有的财富、人脉，都成了“他’的利器，他何必今天把你揪出来呢?

伯仁为你而死

偏偏你这个人真清廉，硬是没有把柄落在他手上。他怎么办?他还是有办法，就好比打仗的时候，你是游击英雄，来无影、去无踪，他抓不到你。

但是你家小啊!就算家小也被你藏起来了，你还有亲戚朋友啊!

他把你那村里的人，男女老幼一起绑起来，你一天不出来，他就一天杀几个给你看。

为你一个人，死了那么多无辜者，你忍心吗?



于是，你现身？

就算你心硬，不现身，当那些村民因为你而被杀光，他们的亲友，甚至你的国人，能不怪你造孽，使他们遭殃吗？

结果，你原来想拯救苍生，苍生却为你而死。

你原来的善，都成为了恶。

你不捅他，我就捅你

回头想。龙董事长是不是碰到同样的情况？

“当道？先不找他，却找他四周的人，他那大楼里，每一家公司都被修理了，就留你龙董的公司安然无恙，你能不被责难、怪罪、怀疑吗？

这就好比。别人都不想惹事，躲起来不吭声，你跟他们在一块儿，却大呼小叫，引人注目。

这好比，几个人在荒僻的地方行走，发现一大袋现款，大家都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正计算如何分配的时候，你却说应该拿去招领，说不定那失主是用来救命治病的。

他们能说你不对吗？

就算他们拜托你，叫你不要“拾金不昧”，你也勉强同意了。可是分钱的时候，你硬不要，说？我可以不讲出去，但我不拿这钱。？

他们的心里能不战战兢兢，怕你随时把他们出卖吗？



如果那袋现款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几个人又都是穷哈哈的光棍，你想想，你能没有危险吗？

举个更毒的例子，又好比三个人一起作案，那两个人各给对方一刀。接着叫你也捅一刀，你坚持不做，只怕那一刀就捅在了谁身上？

请你老娘出马

龙董知道楼上楼下的朋友都因为他，被查了。

但是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只坚持自己的决定。

于是，“当道”又有了新的做法，他由整你的朋友，到整你的亲戚。

你是圣人，好！我对付不了你。你总有亲人吧！

他们能个个都是圣人吗？

他先动之以情，托你老岳父出面，婉转地暗示你一下。你还不听？好！他又请你舅舅出面，说要租你的地方开商展，给你一个台阶下。

舅舅为什么出面？他还不是被逼的？他摆不平，他家后面加盖的老违章建筑就要被拆了。

于是你八十多岁的老娘也不能不说话了。

让你寸步难行

龙董连他老娘的话都不听，硬要把大楼借给他的老朋友胡先生。



“看样子，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非要把刀子架到脖子上不可。？”

他不得不对你动刀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几块地的岩层走向是百分之百的逆向？（也就是岩层的斜向，是斜向山的内侧，下大雨或地震时不易滑坡。）于是他借着最近“土石流”、地震和塌方死了不少人为由，重新检讨已经发给你的建照。

他是为广大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着想啊！你能说他错吗？

而且不是由他出面，是由客观的学者出面。

他也由你只差临门一脚就谈成的“祭祀公业土地”下手，那块地原来属于同一宗族，必须相关的继承人同意，才能卖，他就对那些手下手，要他们不认账。

今天，你再够意思，再够义气，当自己的生存出了问题，全公司员工的生计有了麻烦，你还能不软化吗？

搞不好，他这时候出面，不但不是向你借、向你租，而且是向你买那大楼的底层，而且出高价。

这一进一出、一软一硬、一得一失之间，差了多少？

如果你是龙董，你这尾猛龙还猛得起来吗？

恶霸与善霸



所以，政治上除了有“恶霸”，还有“善霸”。

统治者对恶霸可以慢慢处理，因为随时一刀毙命；反而是善霸，他最好早下手。

除非你这善霸，可以成为霸，却把姿势摆得极低，而且早早就摆明：“我绝不过问政治上的事务，我的家族也绝不涉足政治圈。”

也除非你这善霸，能够“善门常开”、“来者不拒”，哪一派的人物来拜山，你都接待、都为他祈福，都讲些希望国泰民安、不痛不痒的话。

他知道你坚守原则，知道你好比二次大战中的瑞士，就算三天能把你拿下，也会留着你，做个点缀。

读过李白的名作《行路难》吗——“有耳莫洗颖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

读过《老子》中的名句吗——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读过《庄子》的名言吗——

“坚者毁矣，锐者挫矣。”古圣先贤为什么想出这许多?低姿势?的道理?这是处世的智慧，也是千百年来在独裁统治下不能没有的人生哲学。如果你还想不通，请看下一章！



【坏人基因 37】快乐赛神仙的那一夜

听到菲菲，小强的心又一惊，那一夜，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有那样的地方，有那么多漂亮的……“给了吗？”

“给了。”

“给多少？”

“三万美金，照您指示的。”小强向陈总报告，“可是我一直想，会不会给太多了？上次那个叫查理的，我们才给了他一万??”

“不多，一点都不多。”陈总笑笑，“你以后就知道了，这个克林顿比总统那个克林顿不差，现在他们公司派他出来调查亚洲市场，将来亚洲区的主管非他莫属。”

“可不是吗？”小强也笑了，“也跟那个克林顿一样色，瞧他昨晚上看菲菲的那个样子，就像要把菲菲吃掉似的。”

“吃了吗？”

“吃了吧！”小强伸伸舌头，“最起码，我给了妈妈桑五万块。后来，大家各自带出场，谁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一晚上没回去，我太太还跟我吵了一架。”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陈总直道歉，低头，从抽屉里掏出一张照片，“这个，昨晚上拍的，可别让你老婆看到，偷偷撕了吧！”

小强瞄一眼，脸一下子红了：“天哪！您什么时候拍的？”



“哎呀!我儿子送我一个小照相机,正好带了,随便按了一下,底片都甩了。”
陈总把两只手张开,

还把抽屉拉大一点,好像要小强检查似的,突然,脸又一沉,“算下来,这两天的开销??”

“您上次给我的还够。”小强低着头,掐着手指算,“三万美金红包,加上晚上应酬,加上??”

“哎呀!哎呀!差不多就成了。”陈总哈哈地笑了几声。

“不不不,要算要算,虽然没有收据,我可是有账的。”小强急着说。

“什么?有账?”陈总叫了起来,又接着放小声,“快把账撕了,这种事只能记在心里,怎么能有账?”

声音更小了,陈总伸长脖子叮嘱,“这是行贿呀!”

千万别给人留下把柄。”想了一下,“对了,不要每回都跟我报,一笔笔拿,太麻烦,你干脆自己去银行开个案,我给你一笔公关费用,全存在里面,随时提,多方便!”说完,就掏出一张支票,“喏!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票子,没抬头,你就直接存入你账户吧!”

陈总的话果然没错,那克林顿回美国之后,没多久,就被委派为远东区的主管,而且,更新微信ipip515,第一个指定的合作厂商就是小强这一家。

“哈哈!这叫拿人的手短。”陈总得意地告诉小强这个消息,“这年头,谁说西方人不拿红包?告诉你,连大学教授都拿,我有个朋友的儿子,硕士班过不了,请他教授到台湾玩一圈,就过了。也是我那朋友带到菲菲那儿搞定的。”听到菲



菲，小强的心又一惊，那一夜，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有那样的地方，有那么多漂亮的??

转眼，三年过去了。

小强菜鸟高飞，已经做到了公关主任，当然，也又送出不知多少红包，谈成多少原来谈不成的生意。

陈总真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从来不怀疑小强的那些“开销”，只要小强说用完了，陈总一定立刻想办法补上。

对于这一点，小强是又感激又惭愧的，因为他曾经私下动用二十万，帮弟弟渡过难关。

小强是够不简单了，钱，在小强户头里，没个数；送红包和去那种场合，也从来不开收据，小强说多少是多少，他就算中间吃下几百万，又有谁知道？

只是对于陈总老是要他去行贿，小强是愈来愈觉得不舒服，这毕竟是违法的啊！有一天要是被抓，怎么办？

所以，当另外一家公司找小强，而且要他负责技术部门的时候，小强立刻心动了。

“我是学这个的，一天到晚做公关，几年下来，把学校教的都还给老师了。”小强对陈总说，“我还是喜欢搞研发。所以请总经理成全。”

“什么？”陈总跳了起来，“你想跳槽？”

“我不是跳槽，”小强急着解释，“我到那家公司是搞研发，是在技术部门，



跟这儿的工作不一样。”

“笑话!”陈总冷笑了起来,“你以为他们真是找你去技术部门?得了吧!他们是看中了你跟那几家外国公司的关系好,想靠你去搭线。”

小强急了,脸发白:“是真的!是真的!他们绝对是要找我去搞研发。”

“好!”陈总猛拍了一下桌子,“如果你真是去搞研发,我不留你,但是,我可把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把我们公司的关系带过去,把我出卖,我可对你不客气!”

关掉那个“公关账户”,把剩下的钱,一文不少地还给陈总,连中间挪用的也垫回去。

小强一下子轻松了,身体轻松、心情轻松,连灵魂都轻松了。

只是,果如陈总所说,到新公司研发部门才三个月,上头就找他,问他认不认得某公司的远东区负责人克林顿。

小强想了想,点了点头。

“听说你跟克林顿的关系不错。”新公司的老总说,“我们现在很想为他们公司代工,说实在的,

再不抓住他们也真不行,你靠近生产线,最清楚,现在产能利用率只有不到一半了。”

接着公司几位高阶主管出面,一起请小强早餐聚会,动之以情。



“我答应过陈总，只是过来搞研发，绝不碰业务和公关。”

“笑话！”新老总的脸拉了下来，“你做什么，干他屁事？你有你的自由啊。又笑了，“你上来负责联络，事情办成，我们把你升上来做合伙人，单单每年分红就比你现在的薪水多几十倍。”

克林顿还真够意思，一听是小强，立刻安排了会面的日子。在电话里还神秘兮兮地谢谢小强那天晚上带他去那“快乐赛神仙的地方”。一手资源微信 ipip885

这一会面，也真是立竿见影，立刻决定对小强的新公司下订单。

要不要再去看菲菲？”小强临走，小声问，“我们再去？”

不了！不了！我现在当上这个职位，再过一年就回去做副总，不能不小心。克林顿拍拍小强的肩膀，“此事只待成追忆。”

回到公司，小强一下子成为英雄人物。

只是英雄突然成了狗熊，小强跟着接到法院的传票，说他被告了。

“谁告的？”

“陈总！”

“告什么？”

“侵占！”

我没有侵占啊！我清清白白，一毛钱也没贪污过。”小强对律师说。



“可是他们举证历历，说你把人家给公司的票子，存到你的私人账户。

“那是陈总指示，用来做公关的啊!”

“你有账、有收据吗?”

“??

祸不单行，跟着新公司的老板把小强叫上去：

“那个克林顿不是说要对我们下单吗?他怎么全下给了陈总那边?,, “不可能!” 小强气急败坏，当场抓电话，打给克林顿。

“对不起啊!小强先生。”克林顿在那头冷冷的,”我跟你说过，我马上要升副总了，我不希望出事。”

“出事?”

“陈总说你知道，那天晚上在菲菲那儿，他拍了照片。他还说给了你一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个??这个??可是他说他把底片已经甩了啊!”

“笑话!甩了?他才甩了一张给我，叫我看着办!”

想一想

早有埋伏



陈总厉害吧！他能在三年前请克林顿喝花酒的时候，就用预藏的照相机拍下可以用来作证的照片；又能早早就舔下陷阱，要小强把支票存在小强的名下。

然后，在紧要关头，照片拿出来，账户查出来，克林顿和小强都没处躲，也没得说。

可不是吗？克林顿马上要调升了，这时候突然有客户告他接受色情款待，而且有照片为证，他能不出问题吗？只怕现在的职务都难保。

小强也一样，支票是进了你私人账户。那些钱也都一笔笔由账户里被你提出。虽然你说是拿去作佣金回扣，但是你有证据吗？你拿得出收据吗？当你那些收贿的人作证的时候，他们又可能认账吗？

所以说陈总“高”哇！

他请吃的花酒、拿出的钱财，他都留了证据，照片和交换记录都是铁证。

相反的，那些被拍照的、被要求开账户、为公司打拼的人都没有证据，一手资源薇信ipip885，只要敢谋反，就有你好看。

只因你无义，所以我无情

这章要谈的，就是领导者怎么“舔局”，使下属进入他的圈套。

那局是非常高明的，表面看，他绝不是局。

想想，大家聚会时拍张照片作纪念，有什么错？

那表示交情啊！



为了办公事方便，放一笔钱在职员名下又有什么错？那表示对职员的信任哪！

高明的局是使你不得不陷入的局，它是一把牛排刀，怎么看都是为你切牛排，请你大快朵颐，但是只要一言不爽，那刀就能捅进你身体。

高明的局也可能备而不用。

想想，小强如果一辈子跟着陈总，陈总用得着告小强吗？他又有必要用照片对付克林顿吗？

当然不！你跟着我，我就一辈子照顾你，你就是我的兄弟，说不定将来我还把公司交到你手上。

哪一群同事，在打算闯一番事业，展望一片美罍时，会警戒到有一天同事能变成敌人？话说回来，你讲好就算跳槽，也不会挖我墙脚、抢我客户。是你无情，岂能怪我无义？

老板设局

真正可怕的是，几乎古今中外所有的领导者都懂得“舔局”。这“局”不是上一章讲的那种平常收集踢会领袖的“小情报”，存在档案中，等必要的时候拿出来。因为那是你自己犯错，算不得他舔局。

真正的局，是他安排好，让你自己进来。

譬如台湾早期，不准打麻将，只要被抓，就以私下聚赌论罪。

但麻将是多少人的最爱啊！他能不打吗？



于是起初偷偷打，躲在屋子最隐秘的地方，关着门，桌上铺着厚厚的毛毯，甚至用橡皮的?无声麻将?打。

渐渐人们发现，法虽立下了，因为不近人情，并不抓，于是愈来愈大胆，门窗大开，甚至几个人打着赤膊，在阳台上作方城之战。

想想那时候，晚上走进踢区、眷区，有几天能不听见“哗啦哗啦?的麻将声?

巡查的警察都聋了吗?

他为什么不抓?

他不抓，会不会影响他的“威仪”??

当然不会，因为他是能杀不杀，他是仁者，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感激他还来不及啊!

但是，相对的，“他”或“他的长官”，今天说要拿你开刀，你又能逃得掉吗?

是的!法律是规定不得在家聚赌，但抓不抓在我，你让我不痛快，我就抓。法律是一把刀，无所谓对错，全看它在谁的手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也有些政府曾定下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就拿清朝来说吧!你知道明末清初的地方官，才拿多少薪水吗?有人算过，就算家里人口少，过得简朴，也不过半年就花光了。

他怎么办?



他当然有办法——

如果他是高官，譬如巡抚，下面没有直接管百姓，自然有地方官按一年三节去送礼。而且送的除了礼物，更有白花花的银子。银子哪儿来的？是地方官向人民刮来的，而且刮得有道理。他说：“你们送来这许多缴税的碎银子，我要熔化了，铸成大的银锭，才能送给中央。这银锭在熔化的过程中，一定会损失，所以我要多收一点。”

这“多收的”还有个正式名词，叫“火耗”。

听来十分合理，问题是各地方定的火耗有多有少，他说的虽然合理，做的却不一定合法。这一点，难道统治者不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他也知道如果不给下面的官员加薪，又不让地方官“贪那一点”，官员们就活不下去。

于是就像早期台湾警察一样，看着事情发生，然后视情况“选择办案”。

不是要贪，是“不得不贪”

统治者既舔恶法，又开“方便门”的好处，正是可以选择办案。

你看看！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内阁学士吏部右侍郎史貽直的奏折——臣听说大臣如果守法，小臣就会廉节。督抚是外面官吏的表率，督抚廉节，则地方官不敢不廉；督抚如果贪污，则地方官不得不贪……？（意译）注意！他用的句子是“不得不贪”。天哪！贪污还有不得不贪这回事。

为什么不得不贪？除了因为要上贡、送礼、行贿，而不得不贪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大家都贪的时候，你不能自命清高，否则就是“水至清则无鱼”、？



过洁世同嫌？。

如同我上一章所说，当三个人去作案，遇上不得不灭口的场面，其他二人都去捅了一刀，要你上，你能不上吗？不上就把你也灭口了。

当初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官不贪就过不下去，你说你不贪，仗你家有钱，可以吃祖产，事情真就这么简单吗？以后他们还敢不敢找你玩？

共利结构？共犯结构？

事情发展到此，就更可怕了！只要你也去捅了那一刀，也加入了那个游戏，也贪了那么一栋房子，也吃了那么一场花酒，也关说一个超贷。

你就像小强和克林顿一样，永世不得脱身了。

当然，从那一刻起，你也就更得到“大家”的信任，因为你也成为了？共利结构？当中的一员——你用一块不值几千万的沼泽地，超贷十几亿；你介入关说。硬是摆平一些案子。统治者不知道吗？

他当然可能知道，而且可能正是他默许的，他也正窃喜你成为了他的好兄弟。

明天他出来竞选，你不拥护他，行吗？别说他当时就把你揪出来了，改天他下台，上来另一个统治者，又能不把你揪出来吗？

既要新人笑，哪怕旧人哭

正因此，一朝天子一朝臣，许多“昔日座上客”，当主子换了，就变成？今日阶下囚？。



你或许要问，你可以见风转舵，改投新的阵营啊！

对！你是可以。问题是，“新主子”能全接吗？

他固然知道留住你的小辮子，他一天不揪，你就得听话一天。

可是他怎么向他的班底交代？

以德报怨是不错，但是何以报德？前朝的臣子也都接，那些当年跟着他打天下，只要被抓都脑袋

不保的同志，他又如何照顾？他当年的理想、赤诚、允诺，都到哪儿去了？

还有一点，新朝有新人，如果旧朝遗臣都留用，新臣如何安排？

所以无论在政界、商界，甚至只是个普通人，“亲疏德怨”都是要分清楚的，否则就是没有原则，不可能得到拥戴。

正因此，新的统治者上来，就算短期内他尽量不动，他也不可能长期不动。他要铲除前朝遗老，更要安排自己的人马。

于是新权力架构建立了，原来跟随新领导者，有着共同理想与革命情感的那批人，开始彼此帮助，以瓜分更大的政治版图。

当然这“彼此帮助”，也可能由“新特权阶级”

发展成“新的共利结构”。

你千万别以为“新人”一定比“旧人”清廉。



那清廉可能只是暂时的，当新人由“马背上的革命者”变为“桌子后的统治者”；当革命的热情退去，人性贪婪的本色就会浮现。而且因为“饿久了”，他

可能吃得更狠；他也可能不得不贪，好快速累积战斗的本钱，以应付敌人的反扑。又因为弊端愈来愈多，使他更得保住权力，为他的“共利结构”护航。

直到有一天，由那些熟知运作方式的旧朝遗臣捅出来，又经媒体报道，那“结构”才能稍稍动摇。

再经过一番争逐，这个统治者又下去了，旧的一批人再上来了，那“结构”就再被拆散，而且一一重组。

少吃鱼翅鲍鱼宴

读到这儿，请不要怪我把“诈”说得太明白。

要知道，这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诈，也都有这样的共利结构。就算所谓“最民主先进”的美国，也有许多黑暗的角落。

大家真正应该高兴的是，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能容许我们把内幕摊在阳光下。而且由于一批人上、

一批人下，如同“滚石不生苔”，使锡会的共利结构已经愈来愈不容易持久。

我不是教你诈，而是希望经过我的这番解说，你能了解合情合理的制度、严明的执法、公正公开的政府作业、畅通的舆论管道和公平的选举制度。

才是杜绝黑金的利器。



我也希望初入錫会的朋友，由小强和克林顿的身上得到一些教训——能不舒入风月场所，就别去，尤其不要跟与自己有利害关系，或未来有利害关系的人去。

不是属于你的钱，就别进你的账户和荷包，就算代管也不必，否则就要有他托管的证明，免得以后背了黑锅。

至于民意代表，我诚恳地建议你少参加莫名其妙的约会，少吃莫名其妙的鱼翅鲍鱼宴。你想想，当你通过?买办?，认识一批又一批的工商巨子、政坛耆宿、黑道老大，你能不受影响，不成为那共利结构中的一员吗?

当黑金提供一个“好机会”，举座的朋友都“参一脚”的时候。你能说?不?吗?

你既然不容易说“不”，又不愿意说“好”，就尽量少趟浑水。你永远要记得，你是人民选出来的，不是官员选出来的。

你要听的声音来自人民而非权贵。如果你没这本事，就别在竞选时夸下海口，说你会为民喉舌、清廉问政吧!

【坏人基因 38】诸葛亮出马

老孙先没吭气，突然又像触了电似的大叫：“帮帮帮!”

“我当然帮，您老的事，我上刀山下油锅，都才到底。”

“什么?您不是开玩笑吧?您真要出来竞选?”



赵主委笑了起来，“您今年高寿啦？”

“不高不高。”老冯比了比手指：“才七十。”

“七十。冯老！”赵主委凑近点，拍拍老冯，“您看看，现在出来选的都才几岁？您何必跟年轻人争呢？”

那些后生晚辈做您儿子都成了。”

“做我儿子都成了。不错！”老冯狠狠拍了一下大腿，“要是我有儿子，就要我儿子出来选了。就因为我没儿子，所以只好自己出马。”

可不是吗？老冯当年的战友老孙、老钱、老李，全退休了，可又不是真退，是把位子让给了下一代，由下一代出来打天下。

只有老冯，没结婚，不但孤家寡人一个，而且大概因为生性淡泊，虽然当年冲锋陷阵，他从来抢第一，可是后来眼睁睁地看别人争地盘、抢位子，老冯非但不抢，有时候争执不下，还出来帮着调解。

“结果，你们都上来了，连孩子都上来了，就我一个人，可怜兮兮，我想来想去，不是滋味，所以这次非出来选不可。”老冯对老孙说，“去年你儿子出来选那什么委员，我虽然力量有限，也帮着你去找老钱、老李，让他高票当选。这次我自己出来，你总不能不帮吧！”

老孙先没吭气，突然又像触了电似的大叫：“帮帮帮！我当然帮，您老的事，我上刀山下油锅，都帮到底。”

老冯才走，老孙就打电话给老钱。



“他要出来选，而且看样子是真干，要我帮，我原来已经说好的，要帮小蔡，可是这下麻烦了，换成你，你帮谁？”

“嗯??”老钱不知道怎么答，正好门铃响，佣人来说冯老来了。就急急挂了电话，迎了出去。

“听说你要出来选。”老钱一见面就问。

“你听谁说的？”老冯的声音闷闷的、硬硬的，“我先问你，你支不支持我？”

“当然支持，一句话！”老钱把老冯拉着坐下，“过去您老支持我那么多，我当然支持您到底，只是??只是上面决定提名您了吗？”

“他妈的上面，”老冯狠狠地骂道，“哪儿是上面?根本是下面，那姓赵的小子算老几，他说要提年轻的，笑话!我就选到底，让他们这些年轻人看看到底是我们老的厉害，还是他们小的厉害。”

“当然是老的!”老钱拿出香烟，“您抽烟。”

“不抽了!早不抽了。”老冯手一挥。

“戒啦?真不简单!”

“不能不戒啊!是抽不起啊!”老冯还是那硬邦邦的口气，“不像你们家大业大、位子大，抽得起。”

才说完第二天，赵主委就到了老冯家里，送了不少水果，还带了两大箱香烟。

“听说您喜欢抽这牌子。”



“又是谁告诉你的?”老冯哼了一声,“他没说我戒了吗?我抽不起。”

赵主委堆上一脸笑:“您真会说笑,以您的地位,要抽什么不成?”

“可是我抽不起。”老冯两只手一甩,“我这是他妈的——两袖清风。”

赵主委赶紧过去把老冯的手按住。

“您看!我这几不是给您送烟了吗?又怕送的不对味。”一回头,站在后面的秘书赶紧呈上一个厚厚的信封。

“这是一点小意思,请您收下。”

未料老冯一把推开,瞪大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拿回去!拿回去!连烟我也不要。”指指赵主委和后面站着几个跟班,

“告诉你们,别想劝我退出,

我是铁了心了,而且几位大老,当年都是跟我穿一条裤子打天下的,他们全支持我。老钱、老孙全说了,他们支持我,老李就更不用讲了。”

“我正纳闷,您为什么没来找我。”老李一见面就来个紧紧的拥抱,“我还多心呢?怕你把我当成了外人。”

“笑话!你是外人吗?”老冯把老李推开,盯着老李的眼镜片小声问,“咱们是外人吗?”

“不是!”老李赶紧说。



“当然不是!”老冯大叫了起来,“就因为不是,我知道你最没问题,所以不急着找你。”

“别人都搞定了吗?”老李又小声问。

“搞定了!不搞定我还叫冯子才吗?老钱、老孙我全搞定了,他们原来都有了人,可听说我要亲自出马,立刻就转向支持我了。”

“当然!当然!”老李笑道,“要不是有您,我们几个也不会有今天,包括几个儿子也进不了政府要害部门,对不对?”

“你言重了。老同志嘛!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话说一半,被老李打断了,

“说到有福同享,不知道这几年您过得怎么样?

还是一个人?”

“当然一个人,”老冯一瞪眼,“怎么?你要给我介绍?”

老李没介绍,当天晚上倒是带老冯去好地方,介绍了几位漂亮小姐给老冯,而且酒吃一半,赵主委也来了。

看赵主委到,老冯居然立刻站起来,要回家。

老李过去在老冯耳边小声说了些话,又看看漂亮小姐。更新微信ipip515,老冯也不领情,大声喊:“我累了,搞不动,明天还得四处拜票呢!”



这一天赵主委好像学乖了，直鞠躬，说要送老冯回去。

“不用了！我不杀风景，我也坐不起你那黑头车，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

老冯从来是坐公共汽车的，现在一大早就出门，连车都不坐了。他用脚走，一路拜票。

妙的是，好多从来不认识的人，听说老冯要出来参选，居然都表示支持：“我们早听说您最耿介了，不贪污、不恋钱，而今连个职位都没有。”

“可不是嘛！现在老了，没饭吃了，不得不出来，还请大家支持。”老冯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好像突然年轻了十岁。

最高领导人，高主席终于出马了。

“您老看来可真不像七十的人。”高主席见面就热络地握手，“早想来拜望您，一直怕打扰，现在听说您出关了，才敢过来。”接着引荐了一批“在位子上的人”。

“电视上全见过，电视上全见过。”老冯笑道，“不过过两天我也要上电视了。”

“您这么身经百战，还怕吗？”高主席看着老冯，“只要您出马，谁不敬重十分？”笑笑，“我们这次安排的那个小蔡也说 he 最敬重您，他原来也要过来，怕您不欢迎。”

“我怎会不欢迎呢？”老冯哈哈笑道，“君子之争嘛！年轻人有年轻人拥护，我这个老家伙只能找老家伙。唉！我也不过试试啦。”

“可是您这一试，我们原来推的小蔡就非输不可了。”高主席露出忧心忡忡的表情。



“哪儿的话?他有那么多人支持,您、赵主委,不都支持他吗?他家里还有钱。”看看四周,“我!连几把椅子都没有,房子小得你们站都没地方,怎可能争得过他。”

“可是??可是,”赵主委过来小声说,“您有您的影响力,您一说出来,钱先生、孙先生、李先生都说非支持您不可,算算票数,也相当多了,虽然不一定能让您当选,但是票一分散,小蔡就输定了。”

“那你们就放弃小蔡,支持我好了嘛!”老冯咧着没牙嘴,“让我过几天当官的瘾嘛!”

老冯果然自己去登记参选了。

老冯果然上了一个又一个电视节目。

他侃侃而谈,让人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位能参政的老人,高主席和赵主委的眉头就锁得更深了。

所幸,投票前几天,老冯突然说生病,决定退选了。而且抱病帮小蔡站台,请大家把原来支持老冯的票转给小蔡。

高主席和赵主委当然对老冯感激之至,除了安排一个大房子,给老冯养病,专车带老冯看病,还安排了一个漂亮护士和管家随侍老冯左右。

老冯也偶尔坐着他的黑头车去开会,在会里大发高论,一干大老无不对老冯的真知灼见竖起大拇指:“真是今之诸葛亮啊!幸亏高主席亲自出马,三顾茅庐,才能请出山哪!更多资料请加微信ipip885或ipip515,而且,要不是老冯帮忙,小蔡怎么可能以些微的差距打败强劲的对手?老冯真是居功至伟呀!”

想一想



老冯帮忙了吗?他明知两边的差距很小，他再分散票源，不但自己赢不了，小蔡也一定输。

老冯不但不是帮忙，还是扯后腿，为什么大家还要感激他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退出了。

问题是，他本来就不该参选，这退出是应该的。

这也没错，但是他表了态，既然表了态，就应该“分点糖吃”。

会哭的小孩有糖吃

今天有人请你喝喜酒，你有两个孩子，只能带一个，可是另一个也要去，坐在地上大哭，你怎么办? 你有几个办法——第一，你把他骂一顿，说他算术考不及格，你还没修理他呢。再哭，就给一顿臭揍。

第二，你告诉他，只能带一个小孩，这次带哥哥，下个月又有喜酒吃，到时候就带他。

第三，你说：“乖乖在家看电视，等下妈妈给你先去买个大汉堡，外加你最爱吃的奶昔。另外，给你一百块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社会跟家庭一样啊!

今天你表示你也要出马，而且号召你的一票老朋友帮你。“上位”的人算一算，你还真能挖走一大块墙脚。票已经不够了，你这一搅局?，就完了。

他也会给你三种选择——



第一，“你小心一点！你那笔呆账我已经压下了，你再不老实，我就叫银行催缴，看你倒不倒！”

第二，“这次由他先选，下次再轮你，我下次一定提名你。大家轮着来，好吗？”

第三，“你已经年岁不小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就让别人出马吧！你要吃要喝要拿，成！、我们满足你，绝不让你吃亏，绝不把你冷落。”

步步高升的庸才

老冯不是就因此，不再被冷落吗？

就这么表态一下，他就由个破落的小房子，乔迁到个大宅院；就由孤苦伶仃一个老人，成为有仆从、有护士、有司机，甚至有头衔的人物。

这表态多有效啊！

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在一个团体里、公司里，甚至家庭里，你是乖乖牌，卖命的时候你跑第一，回来之后从不争功，你以为大家自然会把最好的位子给你吗？

当然不会，因为你淡泊名利，你“功成不居”，你不喜欢这一套。一手资源
微信ipip885，正好！本来位子已经不够分配了，少你一个，不是太好了吗？

于是你会发现那些最没声音、最不争的人，总被人冠以“没有企图心？，也就很难在人群中出头。

反而那些能拍马、会扯淡、争功诿过的庸才，一个个你踩我，我踩你，步步高升。



所以，好比 EQ 比 IQ 重要、人际关系比智商重要。企图心也是一种才能，它甚至比办事的才能更重要。

浪子回头金不换

读过基督教《圣经·路加福音》里迷途羔羊的故事吗？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想想，他说的不是一点没错吗？你可以为了失去一只羊，而把乖乖跟在你身边的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只为找那一只羊。

在《路加福音》里耶稣也说到浪子回头的故事——小儿子要父亲把他应该分到的产业给他，然后离开家，任意放荡。最后花光了财产，跑去为人养猪。饿得想吃喂猪的豆荚，可是主人都不给。

最后他不得不回父亲家。他老父远远见到，就跑去拥抱他、亲他，还吩咐仆人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为他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再宰了一头肥牛庆祝。

当他哥哥不平地对父亲抱怨：“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违背过你的命令，你都没为我杀过一只羊，而你这个儿子让娼妓吞尽产业，他回来，你却为他杀牛庆祝……？”

那老父怎么答？

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会争的员工得好处



读完这个故事，你算算！是出外浪荡的小儿子得的多，还是大儿子得的多？

小儿子可以拿完了属于他的那一份，再回来拿一些；大儿子这个乖乖牌，得的会比弟弟多吗？

这是人性。也是真理。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会争的职员有好处，那些“无争”的人，则可能到最后才被想起。

所以，无论你怎么淡泊，无论你怎么“不喜欢跟人争”，当你遇到不平的时候，一定要表态，否则你非但不会被尊重，而且可能被歧视。

别做边缘人

对的！你可能被歧视，甚至被误解，最后成为“边缘人”。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大明星，今天有个巨片，里面的主角怎么看都由你演最好。

那制片和导演私下来拜望你，问你能不能出马。

你看了脚本，不喜欢，也可能因为有别的片子，分不开身，于是私下婉拒了。

他只好找别人。改天别人演了，轰动了，甚至得奖了。人们会怎么说？

他们先会想：“这不是由某人演最恰当吗？为什么他没演？然后，他要自己找答案，于是“某人被冷冻了”、“某人走下坡了”、“某人过气了”的声音都出笼了。

那片子愈成功，你对比得愈落寞。



你可怜不可怜？

可以“不拿”，不能“不说”

所以碰上这种情况，即使你要拒绝，你也要公开拒绝——你可以先放消息出去，某制片来找你了，你正在审阅剧本。然后，你再放消息出去。说自己因为有另外一部片约在身，绝不敷衍了事，为了不影响这片子的进度，只好放弃。

当你这样做之后，固然可能令找你的人不太高兴，但是最起码你不会引起许多揣测，使自己受伤。

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公司里，上司找你谈，要给你升官，你因为某些原因而婉拒时，也应该请求上司在升另外一个人的同时，对大家说事先征询过你的意见，是你？让贤？。

想想，这样做能减去多少“副作用”？你即使没升，面子不是也够了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常说“不平则鸣”。记住！遇到不平，一定要鸣！你不鸣，你就是孬种，就会令人瞧不起，就是怯懦。即使你有能力，也会显得无能。

我们也常说“匹夫一怒”，什么是“匹夫一怒”？“匹夫一怒”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怒所当怒。即使你平常是好好先生，该发怒的时候也要发怒。

而且，如同故事中的老冯，你愈是平常不愠不求、不温不火，有一天，你发怒，愈管用。

到时候，那些争的人都会愣住，惊讶地回头看你这个总是“没有声音”的人



要说些什么。

他们甚至会一起让开，请你“先”，觉得亏待你太久，理当轮到你了。

于是，如同那迷失的一只羊，本来很平凡，但是今天，竟然在九十九只羊的注视下，被主人扛在肩上回家。

于是，如同那被冷落，甚至被遗忘已久的老冯，被劝退之后，反而以退为进，坐上高高的位子。

现在你懂了吧！为什么一到选举，就有人表态要参选到底，可是上面一出马劝退，就又多半退让了。

他们真退了吗？他们是以退为进哪！

【坏人基因 39】机场罗生门

车队后面，还紧紧跟着一辆车，是阿里的体旅车，阿里多负责啊！他坚持亲自把夫人说不是她的行李送去宾馆。

对阿里来说，这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事了。从进“外交部”，他就负责接待贵宾的工作。当然，长官不可能一开始就派他去接机，而是派他负责杂务，譬如帮贵宾提行李，带贵宾的宠物出来，安排“后送行李”等等。

接了五年飞机，阿里在机场真交了不少朋友，连要他到美国去，阿里都以家有老母而婉拒了。



为此，人们还耳语了一阵子，有人说阿里是因为寡母病重，家里又有钱，生怕去美之后，有一天老母蒙主宠召，来不及回来争产业。也有人猜，阿里是在机场交了女朋友，怪不得喜欢往机场跑。

不过由阿里担任这工作也真对，第一，阿里有辆宾士休旅车，派不出车的时候，阿里可以开自己的车，帮忙运贵宾的行李。

谈到行李，那些贵宾可真难对付，尤其是西方人，都带老婆，女人的行李惊人，大概除了一天三套衣服、五双皮鞋，得换来换去，连他家的家具都带来了，大箱小箱的，可也真亏阿里这么有耐性的人。

至于外调嘛，其实阿里也看不上。亚洲、欧洲、美洲，他全走遍了，跟外面的人也混得挺熟。

这又是阿里过人之处，正因为跟外面的人都熟，阿里接机才能特别顺利。

譬如贵宾在吉隆坡机场刚上飞机，那边的朋友已经打阿里的手机，告诉阿里几点起飞、几点到达。

所以阿里对时间的掌握最精确，连“部长”要去接机，都得问阿里几点出发最好。

不过今天阿里可算错了，害“部长”坐在贵宾室等了一个多钟头。

当然这不能怪阿里，要怪机场的怪天气，突然狂风骤雨，使原本应该准时降落的飞机，不得不暂避到曼谷。

所幸一个多钟头，风雨过了，没多久贵宾就到了。



“部长”到空桥热烈地跟贵宾握手，又问候贵宾的夫人，说：“害您受惊了。”

“没有!没有!安全重要。”夫人很客气也很幽默，“而且我没去过泰国，能去看看，也挺好。”

“可不是嘛!”一位“礼宾司”的官员一边带贵宾往外走，一边说，“正好您那五大箱‘后送行李’，原来下一班飞机要晚一个半小时才到，现在您的航班一误点，变成一起到了。”

“我的后送行李?”夫人一怔，“五大箱?”

“是啊!我们的人已经帮您运出来了。”官员转身喊阿里。

阿里正往他的车上搬行李呢。

“哎呀!”官员跑去拍阿里一下，“你也真笨，现在一起到了，就直接抬上车，一起运回去不就成了?”

正说呢!贵宾夫人跟来了，指着那五大箱行李问：“你们说这是我的后送行李?”

“是啊!是啊!”官员说，“刚下飞机的。上面还挂着您的行李条呢!”

夫人一怔：“不!这不是我们的，我们的我已经看着运上车了，一定是搞错了。”

官员和阿里都傻了。

“我??我想还是先运去宾馆吧!”阿里用中文说，“搞不好是她先生的，做太太的不知道，这种事情常发生。”



“礼宾司”的官员想了想，“也对！”又朝贵宾夫人一鞠躬，“是可能搞错了，您请上前面的车，这些事有这位先生负责，他是行家，您放心。”

于是在警车和摩托车的开道下，一排黑色的车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车队后面，还紧紧跟着一辆车，是阿里的休旅车，阿里多负责啊！他坚持亲自把夫人说不是她的行李送去宾馆。

只是，阿里今天真是太衰了，车子开到一半，居然出了毛病，不得不半途下高速公路修理去了。^想一想好！故事说完了。这故事我讲得非常含蓄，不知你是否看出了端倪？如果在机场，夫人硬说不要那五件行李上车，行李又退回去，会怎么样？

可能确如阿里所说，是贵宾先生的，先生带了不少东西，太太不知道，结果先生追问下来，只好又由机场送去。

也可能不属于先生，表示那是无主的行李。

五大箱，沉甸甸，怎么会无主呢？

无主的行李，怎会由送机的人员挂上贵宾专用、免检的行李牌，上面明明白白写的是那贵宾的行李呢？

还有，如果贵宾的飞机没有误点，一个半钟头之后，贵宾早进了宾馆，那五箱行李由下一班飞机送到，会由谁去接？

当然是阿里。

人人会“夹带”



现在你想通了吧！

阿里为什么宁愿留下，不愿“外放”。他为什么家里有钱，又有能力四海度假，而且跟外面的人混得那么熟？

如果你还想不通，就让我再解说一下——这世界上有许多人懂得“夹带”。

买菜的时候，顺便要一根免费的葱，是夹带。

为公家买公物的时候，对店老板说：“我不还你价，但是，我另外要给自己买一个，请算我便宜一点。”是夹带。

走私毒品的人，把毒品藏在箱子的夹层，绑在身上，塞进肛门、阴道，甚至装在保险套里吞下肚子，是夹带。

送报的人，把不属于报纸上的广告宣传单，夹在报纸里送出去。是夹带。

夹带多棒啊！他是顺手为之，可以属于“情”，也可以属于“弊”。你想想，在报上登个全版彩色广告要多少钱？而你印好单张广告，请报贩夹进报纸，才花多少钱？人家打开报纸，照样看到，效果差不多啊！

你的牙膏是自用的吗？

这世上最会夹带的人绝不是拿葱或塞肛门、阴道的那种人。

那些人太笨了，因为他是自己夹、自己带，有风险。

聪明人最起码像“夹广告”，是请别人夹带。



你知道许多国际机场，都会特别警告旅客，不能随便为陌生人带东西吗？像是罗马机场，在比较特殊的时候，他们会派出专门人员，询问每个坐美国航班飞美国的旅客：“你的牙膏都是自用的吗？有陌生人送你礼物吗？你的行李是自己装箱的吗？在来机场的路上，你的行李曾经离开你的视线吗？有朋友托你带东西吗？”

你只要对其中一项说“有”，他就要把你行李整个搜一辨。

为什么？

因为一般机场的 X 光机，无法查出塑胶炸弹，也因为航空公司都假舔？旅客自己带的行李比较安全，旅客不会明知是定时炸弹。还带上飞机，把自己炸死？。

也因此，当你行李交运，人却没上飞机的时候，他再三广播找不到你，一定会先把你的行李从成堆的货物舱里翻出来，拿下飞机。

没拿下飞机，他绝不敢起飞，惟恐你的行李中有炸弹。

请你帮我死

尽管如此，还是有多少飞机被炸了。

可能是自杀式的，那些炸人的，自己也被炸死了。

也可能是“绝情”和“无情”的人所为，他把有炸弹的行李偷偷藏在亲友的行李里，把亲友一起炸死。

也可以说他是交由亲友去夹带。一手资源微信 ipip885

还有一种人，他在“通关”之前，趁机把毒品或炸弹放在别人小孩子的背包



和玩具里，或是在空

中爆炸，或是等?通关?以后，他再去小孩那儿把东西拿(偷)回来。

也可以说。他利用检查人员不会怀疑小孩的弱点，要小孩为他夹带，就算小孩被查出来，他只要不出面，也可以全身而退。

无主的行李?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想想阿里和贵宾。贵宾为什么总有“后送行李”?那行李是谁帮贵宾送上飞机的?(那种行李依规定是不必验关的。)阿里为什么硬要用自己的车，帮贵宾运那“后送行李”?

这一次，阿里的车为什么半路出了问题，下了高速公路?

如果在机场，贵宾坚持把那五箱行李打开，里面可能是些什么东西?

是谁请谁做了夹带?

假使查出来，里面全是违禁品，鸦片、摇头丸、古柯硷??的时候。贵宾说不是他的，外面的人硬说是贵宾的，阿里也双手一摊，谁该负责?又是谁的?

看清楚再带

看了这个故事，你以后坐飞机能不小心吗?你能让行李离开你的视线，把行李交给旅馆暂时保管，又不锁箱子吗?

你能帮人带“不知内容”的东西吗?



你托别人带东西的时候，能不当面打开，给对方“看清楚”吗？

如果经过检查之后，有人突然说有样东西不小心，夹在你行李中了，请你还他；或在检查前说他东西太多，请你帮忙拿一样的时候，你能不警戒吗？

带小孩旅行时，你能让他背一个不拉紧拉链的包包上飞机吗？

夹带的学问真是太大了，不信？请看下一个故事。

【坏人基因 40】小陶的花花之旅

虽然上面风大极了。尤总和洪副总，又比小陶年岁长得多，可还一路陪着，走完全程，令小陶十分感动。

才降落，小陶就吓了一跳。

天哪！这机场可不比咱们机场差呢！

进入市区，小陶更是瞪大了眼睛，只见一栋栋摩天大楼矗立在希代大街的两侧，每栋楼都各有特色。更惊人的是那规模之大，横面之宽，真显示了这城市的架势。

“地方不错吧！这几年进步是不少。”尤总经理回头，“就是污染严重了点，有时候连对街的东西都看不清楚。”又笑笑，“不过，陶先生，您放心，旅馆是五星级的，有空调，还有过滤，舒服得不得了。”

那旅馆何止舒服，真称得上金碧辉煌，而且服务亲切，连旅客登记都免了。



由旅馆副理带路，直上顶层的商务楼层，立刻有小姐接过小陶的证件去登记。

“您早上可以在这层楼用早餐。”另一位小姐带小陶参观商务楼层的办公室，
“平常也可以来这儿

看书报、喝咖啡或吃水果点心。当然??”

小姐又递过一份旅馆简介，

“您也可以到各餐厅

用餐，我们这儿有印式、中式、法式、日式料理，意大利比萨屋、德国啤酒屋、烧烤屋：咖啡厅、酒廊、夜总会，还有顶楼的摘星居。”小姐指指楼上，“您只要上一层，就成了。可以看全城的夜景??”

正说呢，尤总把小陶的证件送回来，神秘地笑笑，“还有哦??这儿还有地下室的桑拿按摩。”拍

拍小陶的肩膀，“您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全包!”

这尤总真是个大方豪爽的人，虽然小陶那么年轻，又是第一次来，尤总的招待可真没话说。更新微信ipip515，除了参观尤总的工厂，讨论未来合作的项目，更想尽办法让小陶玩得愉快。

“怎么样，要不要我带您去最高级的法国馆子?

外宾都去那个地方。”才把小陶安顿好，尤总就问晚餐。

“法国菜?”小陶腼腆地笑笑，“我不感兴趣啦!



我倒是想吃吃手抓饭。”

“手抓饭?”尤总怔了一下,又大笑起来,“这简单!这简单!不过您不觉得太土了吗?”

“不!不!不!”小陶直摇手,“我最爱吃手抓饭。”

小陶果然吃了不少手抓饭。

斯里兰卡绵羊配上印度特有的咖喱,小陶一辈子也没吃得这么撑。

可是尤总和他的属下洪副总、姜主任却吃得不多。几个人坐在旁边抽烟、倒茶,好像他们全是“陪吃”的,害得小陶直不好意思。

第二天,去工厂,正听简报呢,尤总又伸过头来问:“怎么样,今天晚上去哪儿啊?”

小陶指了指肚子,小声说:“我看哪儿也别去了,我昨天大概吃太多了,闹肚子。”

小陶的肚子确实疼,硬撑着参观完,就赶回旅馆了。

“大概水土不服。”尤总送小陶进房间,“要不要我给您请个医生来。”

“不用了!”小陶笑笑,“我带得有肠胃药,只是一点不舒服。”

“但是晚上 N 回 IUL 吃?要不要我带您吃点清爽的东西?”

“不用啦!”小陶说,“我晚上不吃了,空一空肠胃。”



虽然说不吃了，小陶醒过来，却觉得有点饿。

看看表，才晚上八点半，旅馆的餐厅还开，小陶就穿好衣服到二楼的中餐厅，叫了碗面，一个人躲在非吸烟区的角落吃。

九点了，餐厅里的桌子多半都空了，只有里面包厢还传来一片喧哗。想必是有钱人在宴客，单看那端上端下的鲍鱼、石斑和 x0 就知道。

还听见有人在劝酒，声音多像尤总啊！

果然，才回房间就又接到尤总的电话，说他正在附近，问小陶明天晚上怎么安排？

“要不要去听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尤总的音调很高亢，“我有路子，还买得到票。”

“三大男高音？”

“是啊！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啊，我请客，去吧！”

小陶想了想，觉得害尤总花太多钱不好，说：“我想还是不去了，倒听说印度舞不错，想去见识见识。”

印度舞最讲究手指的变化，小陶早听说，今儿可见识到了。还有蛇舞，真有意思。对了！还有倒茶，

用那长长的壶，远远地把滚烫的水，准准地注入客人的茶碗，真比得上北京的老舍茶馆，更是令小陶叫绝。



尤总和姜主任想必是老客人了，就算低着头一路嗑瓜子，都能知道台上演的是什么。

“怎么样？”尤总又揪揪小陶袖子，“看完，咱们要不要再找个好地方乐乐？”

“好地方？”

“是啊！好地方！”

小陶想了想，对尤总作了个揖：“不去了！我还没完全好，而且明天要上泰姬陵，想早点睡。”泰姬陵，真是壮观！虽然上面风大极了，尤总和洪副总，又比小陶年岁长得多，可还一路陪着，走完全程，令小陶十分感动。

“不要谢我们。”晚餐时，尤总举杯，“我们得谢谢您，还得请您回去多美言几句。”

“那当然！那当然！”小陶回敬，“合作一定能成功。”

回旅馆的路上，尤总又问要不要上夜总会。

“不去了！”小陶说，“您已经破费太多了。”

小陶哪儿都没去，倒是受不了一头沙土，到宾馆地下室洗了个头。

美发部就在桑拿旁边，几个妖娆的女孩子直对小陶招手。小陶指指头，笑道：“我去理发！”

“理完再来，好吗？”小姐笑得媚极了。



当地师傅的手艺真不错，尤其洗头的功夫，把小陶都洗睡着了，就那么迷迷糊糊的几分钟，小陶还做个梦，梦见尤总和洪副总，听见尤总那豪爽的笑声，还有刚才见到的那几个漂亮美眉。

回房间，小陶打了个电话给太太，很得意地说桑拿部的美眉叫他，他都没去。

“你去啊!你去啊!”太太居然在那头喊，“你去，明天就不要回来!”

可不是吗?明天就要回家了，晚上睡不着，想太太!也回想这四天，感觉像过了四年，住这么豪华的宾馆，受那么好的招待，真可惜，公务不能带太太一起来。

突然想到刚才那通电话，那是私人电话，还有理发钱，不该也要尤总付钱。小陶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知道，到人家里做客，打长途电话应该记下来给主人。

第二夫一早，小陶就去柜台问前一天的电话费是多少。

“您不用操心，尤总全包了。”柜台小姐说。

“不!电话费和理发钱一定要我自己出。”小陶坚持。

小姐只好从电脑里把账单输出来，又摊在柜台上指着给小陶看：“真的没多少!”

小陶看过去，只见上面黑压压一片，电话费是没多少，理发钱也不多，可是就在旁边，居然有那么一大笔??

“您去桑拿啊!”柜台小姐笑得好神秘，“还带了朋友?”

小陶没答话，继续往前翻，发现吃面的那一天，有两笔：“这??这是什么?”



“您用餐哪!”小姐歪着头找签单,“对!一张是您签的,一张是尤总签的……”想一想明明是小陶住旅馆,尤总怎么能把账签到小陶的房账上呢?

可能尤总跟饭店的人都熟,人家睁一眼闭一眼,让他签。也可能尤总帮小陶登记入住的那一天,拿了两张房卡。

小陶只有一个人,而房间最少可以住两位,又由尤总付账,尤总当然可以多拿一张房卡,然后在用餐和洗桑拿之后出示房卡,把账签到小陶房间的账下。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到头来,所有的开销都由尤总的单位付钱。只是开支的名目不会写尤总带员工吃鲍鱼大餐、洗桑拿、上夜总会。而是写招待某厂商代表陶某某。

本来嘛!有客户来,公司请客旅游、餐饮,由公司的人员陪同,报账的时候都是?招待客户?。难道还有为客户买好票,或带客户到餐馆。把人一放。

叫客人自己进去’看、进去吃的道理吗?

哪儿有这样做主人的呢?

背黑锅,说不说?

只是。如果客人不去夜总会、不去洗桑拿、不去吃大餐,主人自己呼朋引类地跑去消费,却把账挂在客人的名下,回公司以公费报销,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好。现在我请问,如果你是小陶,发现自己被人利用了,甚至有一天查起来,你还背了黑锅,明明没去找美眉,也成了去找美眉。

你怎么办?



你立刻跟柜台小姐说：

“这几笔不是我消费的，不可以挂在我的名下。

还是找尤总来理论：

“这些账，虽然不由我付，可也

不能说是我开销的，请您把它分开来。？”

如果今天我写的是《超越自己》或《攀上心中的颠峰》，我会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遇到不正当的事，不可以姑息，而应该举发。

但是，今天我写的是《坏人基因》，它不是“励志书”，是“处世书”，我要谈的就不只是是与非的问题，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怎样做最恰当”。

所以我会建议小陶两种做法：

一、他装作不知道，把账单还给柜台，说：“那么一点。确实不用算了，也不用对尤总说我看过了。”

二、他可以把自己打长途电话和理发的账挑出来付掉，却又对尤总装作没事的样子。于是尤总知道小陶看过账单了，他知道尤总搞了什么鬼，但他是“明白人”，“心知肚明”，不点破。

于是尤总会暗自佩服小陶懂得做人，尤总心里有亏，觉得欠小陶三分，只怕小陶临上飞机，还会去买个古董花瓶送给小陶做纪念。

君子有成人之美



现在，我又要请问，你觉得小陶是懂得处世的人吗？

恐怕不是。

为什么？

你想想，如果小陶接受了尤总的邀请，去吃法国大餐，去看了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去了好玩的地方，尤总和他的属下，不是名正言顺地陪小陶应酬，他们又有必要自己跑去吃喝洗桑拿吗？

举个例子。

你是 VIP，到法国去，法国当地的官员要请你看红磨坊歌舞表演，你说不想看，只想去看电影。

你做得对吗？

不错！你是为他省了钱，如果那是当地朋友自己掏腰包，你做得确实好。

但你怎不想想，不但是他要你看，其实也是他自己想看，公家出钱，与君同乐，何乐不为？你不去，岂非剥夺了他（甚至包括他属下）的机会？

同样的道理，小陶要尤总请吃手抓饭，而不去吃法国大餐，不是也剥夺了尤总和他属下吃大餐的机会了吗？

他们多想看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呀？他 41"1 对印度舞的节目早已经会背了，他们也见到手抓饭就没了胃口，你小陶为什么这样“不通气”、不“与人为善”、不“成人之美”呢？



客随主便

我们常说“客随主便”，问题是，许多人以为为主人省钱省事就是客随主便，却没想到主人可能反而希望借机会?花钱费事?。

所以，你真要客随主便，就应该把一切都交到主人手里，你依“他的方便?或?他的盼望?行事，他当然会高兴。相反的，你想想，如果照小陶这样处世，甚至临走还把不属于自己开支的账指认出来，他再去，别人会欢迎吗?

有一天，他自己出来创业，要找尤总合作，事情又容易谈得成吗?

假考察，真旅游

处世不难，你只要从对方的角度想想，就可以知道应该走的方向。

他如果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平常难得出国，今天他居然获得上面批准，用公费出国考察，由你安排行程。

你心想他既然是出来考察，就把各公司、工厂、市场、研究单位、政府机关，都安排下去，让他把?该考察的?都考察到。他和他那一批团员是不是会非常高兴、十分感激你的细心?

抑或，他们嘴上虽然不得不说你安排得好，私下却恨你恨得牙痒痒?

你应该怎样安排，他们才会高兴?

很简单!你想想如果你是他，换作那是三十年前的你，你会希望怎样考察?

于是你只安排几个重点的单位参观，而且事先为他们准备好各种资料，他们



只要大概看一看，回去就能写出不错的考察报告。

至于其他的时间呢？

当然是观光、购物、旅游??

你要想想，他们出国前已经接受了多少亲友的托付，买化妆品、照相机、名牌时装。他们对自己

心爱的子女做了多少允诺：

?爸爸(或妈妈)一定为你

买×××……?

他们的行李箱里也可能装了几十卷底片，打算留下历史的镜头回去秀。你能不一一满足他呢？

你甚至应该把他没想到，或只敢偷偷想，却不敢说出口的东西，主动提供给他。

哪个“年会”不夹带？

都是人哪！即使最讲究公私分明的美国人，也懂得“夹带”。

他们若是不搞夹带，何必总是在拉斯维加斯或奥兰多开各种“年会”？

何必要一大票人坐飞机去那沙漠中间的小城和佛州半岛的那一头开会？他们为什么不在芝加哥、华盛顿，多方便？



道理很简单——

他们要顺便去赌城，顺便去迪斯尼、海洋世界和环球影城。

他们说得好听，可以携眷，顺便在会后游览。

但是那“顺便”不是一种夹带吗？只怕原来不想去开会的人，只为了想可以顺便玩而去。在他心里，？顺便游览？比？开年会谈公事？还重要。你说，对不对？

刚直的人先死

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孔子不是腐儒，而是识时务的智者。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是“直”。但他也知道有时候？刚直？远不如？柔韧？，你几曾见过被大风吹倒的竹子？

竹子不是很直吗？它直而且韧，韧到利刃都不一定能砍断它。多么强的勇士，用多么利的刀剑，都不可能一次削平整片竹林。

在这个世界，每个地区、国家与民族，都有他们特有的状况，你不能用一个准则去对待。那些自以为？理想主义？、？完美主义？，一点没有弹性的人，不但不能改变那些环境，而且早早就会在那环境中消失。

《坏人基因》教你的不是邪，是直，但不是“暴虎冯河”的刚直，而是在远处坚持你的原则，在近处迂回前进的方法？。



【坏人基因 41】免费报道

免费报道（故事一）

当连续的镁光灯闪起，加上专业刮影机马达驱动的声音，要想不去注意那位记者也难。

在结婚的那天之前，凯西从来没有注意过镇上的“社区小报”。虽然偶尔在超级市场门口看到厚厚一叠，不拿白不拿，凯西也会顺手取一份，只是翻不了两下，就甩了。道理很简单，全是广告和应酬文章，譬如某家生了女儿，某家儿子进了常春藤盟校，某家母狗一胎生了六只。更新微信ipip515，当然最多的还是结婚消息，满满两大张，全是照片！

正因此，结婚这天，凯西不得不注意这家报的存在。

当连续的镁光灯闪起，加上专业摄影机马达驱动的声音，要想不去注意那位记者也难。

只见那记者一会儿搬椅子、一会儿登梯子，甚至躺在新娘的脚下抢镜头，虽然让人觉得有点表现得过火，但是对于新人来说，倒愈有一分高贵的感觉，仿佛自己成了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

尤其暗自高兴的是新娘子，新婚之夜就一个劲儿地猜：不知道那记者拍出来的美不美？什么时候会上报？他们应该会先通知我们吧？”

果然，第二天记者就把照片送来了。

呵！好大一摞！而且居然全部免费奉送。



凯西简直乐歪了，急着问：

“什么时候上报啊?哪些会登出来?”

明天就可以出来了，全城的人都能看到!”记者从口袋里又掏出几张照片，会登这些，登一个整版，

您说棒不棒?而且纯粹为社区服务，我们是不收钱的。”

凯西高兴地把照片接过，翻了几张，心里凉了半截，不解地问：“为什么登这几张呢?你看!这张笑得好丑，那张又闭了眼，还有一张弯腰的，差点穿了帮。凯西指指另外一堆照片，“这里面有不少好的，你为什么不用呢?”

记者把两堆照片拿起来比了比，摇摇头，不解地说：“你说得对呀!我也不清楚是怎么选的，难看死了。”一手资源微信ipip885，说着抓起电话，“让我打个电话回去问问，来不来得及换。”

可惜电话那头传来坏消息：

“版已经制好了，除非整个重做。”

“那就重做，求求你，我可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像吸血鬼，太丢人了。”

记者先不做声，低头沉吟了一下，为难地说：“可是制版费不便宜呢!而且工人都下班了，还得叫他们回来加班，才能赶得上夜里印刷。”

“多少钱?我们出!”新郎、新娘异口同声说。

接着颤抖着签了支票。



免费报道(故事二)

老康用“剩下的医疗费”东山再起了。大家都说老康是遇上了贵人，一撞撞走了霉运，又说真应验了中国那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大概因为生意垮了，债主逼的，老康最近很不安康，好几次开车，明明绿灯变黄灯变红灯，老康都视而不见，直直地冲过去，把十字路口搞得天下大乱。

所幸老康有上天保佑，不但没撞人，没跟别人的车子因此相撞，连交通警察都正巧不在，使老康没有吃半张罚单。

“我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老康现在每次开车，都不断在心里念着。

尤其碰上黄灯，明明可以冲过去，老康也不敢冲。他甚至在看到绿灯的时候，都暗自计算是不是该变黄灯了。“虽然债主追我，我也犯不着往鬼门关送。”老康心想。

这天晚上，车不多，直直的大马路上，大家都加足了马力冲，因为是联动的绿灯，冲得快，一次可以跑上十几条街。

老康看大家快，不觉脚下也加了油门，可是他心里算着“要变灯了!要变灯了!”

果然绿灯变黄灯，老康赶紧踩刹车，吱的一声停在路口，但是跟着当的一声，老康的车尾巴被撞了。

还好撞得不重，老康跳下车看，保险杠被撞坏了，撞他的是个中年女人，居然一个劲儿地骂：“你怎么搞的?黄灯，你已经停不住了，就应该冲过去，我算你会过去。跟着你，怎想到你发神经，好死不死踩刹车。”



也幸亏那女人开口骂。老康原来想算了，听这一骂，非把她驾照和保险卡抄下来不可。也幸亏抄下来，因为撞车之后的第三天，老康就开始有了车祸的后遗症。

妙的是，发现老康受伤的不是老康自己，也不是医生，是老康做律师的邻居小刘。是小刘看见老康的车被撞坏了，主动问老康的。问的第二天，老康就开始头晕。

老康遍访名医，把那骨科、内科、外科、脑神经科、内分泌科、精神科，甚至泌尿科全看了，各种断层扫描也都做了。可是头晕就不好，而且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

所幸有对方的保险公司负责，不但负责老康的医疗费，连老康不能工作的生活费都管。

登门的债主知道老康被车撞了，精神恍惚、双眼失神，也不好意思来打扰了，几个善心的，还送了鲜花、水果和慰问卡。

转日艮三个月过去，老康的病毫无起色，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病和复健，只是怎么看，都找不出病

因，颈椎没问题，脑没震荡，身体功能也都正常。

可是老康就是晕，晕得扶墙走，晕得连“房事”都不行了。

没人送花了，也没人送水果了，只有律师小刘常来探望。

这天一大早，门铃响，老康跑去门口，扶着门框，打开门，是两位西装革履的男人，先捧上一束花，再掏出名片，原来是保险公司的。



老康请二人进去，跟着小刘也由办公室赶来，四个人讨论老康的病情，又拿出文件，请老康签了名。

文件是老康承诺由于病情特殊，愿意由保险公司一次给付医疗费，以后完全自己负责，不再向保险公司请款。

说妙也真妙。保险公司的人一走，老康就不用扶墙走了，非但如此，他还能跳、能转，抱着小刘又转又叫。

跟着，老康打电话找来他的债主们，把欠债一次还清，还带着老婆孩子去夏威夷度了个假，连着三个晚上，演出“一夜七次郎”。

老康用“剩下的医疗费”东山再起了，大家都说老康是遇上了贵人，一撞撞走了霉运，又说真应验了中国那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想一想

看完这两个故事，你有什么感触？

凯西真倒霉，莫名其妙损失一笔钱。

保险公司也真倒霉，老康根本没伤，只是装作头晕，就骗走那么多医疗费。

他们都太衰也太笨了，对不对？

没有标准的标准

告诉你，他们都不笨，遇上那样的情况，长痛不如短痛，恐怕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给钱了事？。



对!凯西是可以告那报纸，问题是什么叫美，什么叫丑，这世界上有个定则吗？

报锡就说觉得那些照片性感、漂亮，凯西能怎么说？

好比你去水果摊买水果，问这西瓜甜不甜。

“包甜的!不甜退钱。”

你买回去，一吃，如同菜瓜，明天拿去还他，他抢过去，咬一大口。满脸流汗，边嚼边喊：‘真甜哪!您怎么说不甜呢?’’ 请问，你能拿到消费者协会告他吗？消费者协会有规定含糖多少才算甜吗？

什么是冷？

又好比你坐计程车，天热，没开冷气，你问他有没有冷气？

“当然有!”

于是你要他开，他也开了。可是那冷气一点都不冷，热得你直淌汗，你骂他冷气不冷，他回头笑

道：

‘什么?不冷?我都冻得要感冒了。请问，你又怎么说？’

再次强暴

这世上最有理说不清的，就是抽象的东西。



这世上最麻烦的事，就是跟你缠个没完的事。

你是可以告报纸。以前就有女人被强暴，因为报上刊出受害者姓名、地址，违法，而被那女人告的事。

你告啊！他欢迎你告。你愈告他，他愈有新闻——“本报某日报道某某女士遭强暴之事，被某女士控告，今日开庭??”

“本报上个月某日报道某某女士遭强暴之事，本报被告败诉，本报不服上诉……?”

?本报去年某月某日报道某某女士遭强暴之事，今天??”

请问，你就算告赢了，你又“得偿所失”吗?

你是一个人，它是一个报，你有两只眼，它有几百万只眼，你只能告一次，它却天天出报，而且新闻讲究自由，记者彼此?相护?，你讨得了什么好处?

所以如果你是凯西，最好花钱了事，只当花钱办喜事，做宣传，留个美好的回忆。再不然，你就不理那报纸，由他去登你不喜欢的照片，是他白贴了刮影、制版和印刷费。

一次买断、破财消灾

让我们再看看老康的故事。

老康说他头晕，有谁能说“他没头晕。他是装的”呢?

他就天天去找名医，找上三年五年，保险公司出医疗费、出交通费、出生活



费、出律师费，要贴到哪一辈子啊！

你知道在美国报纸上，有多少这种为你免费打交通伤害官司，不赢不收费的广告吗？

遇上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八成是“一次买断”、“破财消灾”。

认赔杀出、壮士断腕

我们处世，有可为，有不可为，绝对不能认定自己样样都能赢。

好比玩股票，看情况不对，就该认赔杀出，否则你只可能跌得更深。

你尤其要认清情势，当自己遇上的对手，可能长久与你纠缠，拖垮你的元气、拖累你的时间，而且所争的又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时，你一定要认赔杀出。

再举个实例——

我的印刷厂有一次为我印书，印得不好，被我责怪，要扣他钱。

“是纸张品质不好，会掉毛，所以印不好，您应该罚纸行。”印刷厂老板说。

可是当我找纸行来，纸行却举证历历，是印刷厂没有好好印，绝对错在印刷厂。

“好！我非罚印刷厂不可。”我对纸行老板说。

你猜纸行老板怎么说？



他居然拜托我不要罚印刷厂，说他宁愿认错，罚他好了。

“为什么？”我问，“你不是说纸的品质没问题吗？”

纸行老板苦笑一下，“可是我不敢得罪印刷厂啊！改天动不动他就通知我，说我的纸有问题，不能印。这纸的品质又没一定，随便他挑毛病。我怎么受得了呢？”

你说，换作你，你又会不“吃下来”吗？

你今天吃下来，印刷厂知道你吃了亏，改天纸有一点小毛病，他会小心一点印，让你过关，否则他三天两头要你派车把纸？载回去？，相较之下，你取哪一个？

只怕它嘴脏

在印尼的 Komodo 有一种蜥蜴，叫“科摩多之龙”，虽然它的行动不快，也不大，但是它能吃大它五倍的水牛。

你猜它怎么办到的？

它偷偷爬到水牛旁边，冷不防咬水牛一口就跑。

看来它一点没占到便宜，但是，它的嘴特脏，全是腐肉菌，那水牛被咬的地方开始发炎、溃烂。

蜥蜴不急，它很有耐心地守在水牛附近，看着水牛因为坏疽腐烂而倒下。然后，它才过去。

吃完了，它再去找下一只水牛，而且因为刚吃完坏疽的水牛肉，嘴上全是腐肉菌，保险一小口又能让另一只水牛再烂、再死。



你就撕票吧！

各位读者，这世上有许多这种蜥蜴，它不强、不看来也不聪明，但是它有耐性，它能等，而且它很毒，小小一口，就咬住你，与你纠缠到底。

遇上这样的人，当你发现你被它咬了一口的时候，最好忍痛把那块被咬的肉割掉，即使那是一条腿，你也可能得把腿砍断。只有砍断，你才能活下来，找一天，报那一腿之仇。

最后，我要讲一个美国石油大王哥帝的故事给你听。

石油大王的儿子被人绑架了，剃下了一根手指索赎，否则就要把他儿子杀死。

“我不付！一毛钱也不付。”石油大王说，“你们把我那儿子杀掉算了。？”

所有认识这石油大王的人都吓了一跳，“什么？”

你那么视财如命，把钱看得比你儿子的命还重吗？”

石油大王居然开了记者会。

“如果我今天付了赎金，我有那么多孩子，改天还有别的会被绑架。”石油大王斩钉截铁地说，?但是我今天发誓不会付一文钱，我也发誓，如果

绑匪杀了我儿子，我这辈子就要用我的财力，跟他周旋到底。？”

结果，他没付一文钱，绑匪却放了他的儿子。

为什么？



因为石油大王不希望由于付一笔赎金，造成终生的不安，他不要绑匪长久的纠缠，宁愿牺牲一个儿子。至于绑匪呢？他们也不希望因为杀一个人质，终生被石油大王追杀，他们也不要长久的纠缠。

摆脱纠缠，壮士断腕，经常是很痛的事，你要够种、够狠、够智慧，才办得到。

【坏人基因 42】小心刺客

郭教授的笔真快，才五个月已经翻译了半本史记。不但史学界关心，连记者都常打电话问郭教授的进度。

“当时韩国的宰相侠累正在家，四周围了很多拿着兵器的卫士，聂政飞身而人，直直地冲向侠累，嚓！一刀，就在台阶上把侠累给刺死了。事情突发，下面的人全乱了，聂政高声怒吼，身随剑走，一下子杀了几十人，但是对方人太多，他眼看不敌，回头一刀，把脸上的肉给切了下来，又一刀把眼珠挑

了出来，再往下深深一刀，把肚子剖开，肠子都流了出来??”

郭教授说到这儿，满堂一百五十多个学生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好多女生还蒙上眼睛叫了起来，正好打下课钟。

“好！今儿就讲到这儿。”郭教授抖抖袖子，又拍拍长衫，一转身，走了。

“教授！教授！”好多学生都追了出去，“您怎么不讲完嘛！我们正紧张呢！”
“你们自己看嘛！”郭教授颌一扬，笑道，“你们自己有书，又不是看不懂。”



“可是我们看的，就不等于您讲的啊!”有个女学生撒娇似的靠过来。

“那??那??”郭教授拍拍女学生，“将来我死了，怎么办?

“老师!不要这么说嘛!讲史记，就算司马迁活过来，也不如您讲的。”一个男学生说，“您应该每堂课都录影，以后的学生才能见到您的风采。”

“我啊!”郭教授摇摇手，“不喜欢上镜头。”

“那就录音。”几个学生喊，“出有声书。”

“我也不喜欢录音。”

“那您就把你讲的，写下来，出书，出书总可以了吧?’’后面一群学生一起喊。

学生的这句话，真让郭教授灵光一闪。

“对啊!我何不把讲史记的内容写出来呢?”郭教授晚上对太太说，“放眼当今史学界，有谁讲史记能如我讲得这么生动。”

“是啊!你早该出一本白话史记了。”太太说。

“对!白话史记，就叫《白话史记》。”郭教授兴奋地一击掌，“台湾还真没这么一本《白话史记》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文言文，没办法欣赏史记，如果写成白话，又由我写，不畅销才怪!”

郭教授是说到做到的人，第二天就开始动笔。



几个历史系的同事看他在办公室振笔疾书，知道他决定写白话史记，也一齐竖起大拇指：“一定轰动！”

学生们听说更是满堂尖叫，好多人喊要买十套送爸爸妈妈、男朋友、女朋友。

郭教授的笔真快，才五个月，已经翻译了半本史记。不但史学界关心，连记者都常打电话问郭教授的进度。

当郭教授完成三分之二的时候，新闻就更热了，不但郭教授以前的门生，纷纷在副刊上写文章吹捧，郭教授还在家里接受了电视专访。

哎！这是我们早该做的，你看看！连德国人前两年都有了德文本的史记。

日本人更早，由一群著名的汉学家联合翻译成日文的白话史记，人家翻得好极了！郭教授很谦虚，也很自信地笑着，“我这是跟着人家走，为中国史学界做一件早该做的事。”

郭教授终于在万方瞩目中脱稿了，脱稿的那一天，历史系的师生特别为郭教授举行庆功宴，当着几百位师生，郭教授把沉甸甸的一摞稿子交到大学出版社王社长的手里。

记住啊！郭教授握着王社长的手，“排好字，由我亲自校对，要校三遍。”

“那当然！那当然！”王社长乐得合不拢嘴，“我相信这会是我们最轰动的一本书，第一版我就要印十万套，一定会造成大抢购。”

大概近一年来积劳，第二天，郭教授特别累，也起得特别晚，还是被王社长的电话吵起来的。



“您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王社长在那头问。

“哪个报?”

“各大报，几乎每家报??”王社长结结巴巴的，“您看看就知道了。”

郭教授叫太太赶快把报拿来，坐在床上把报打开。

天哪!就在第一版，足足占了半版——白话史记由日本十位著名的史学家联合执笔，再经本公司精译，今天隆重推出。

广告上居然还引用了郭教授接受电视访问时说的那段话——“一群日本著名的学者联合翻译成日文的白话史记，人家翻得好极了!”

再低头，看看价钱，一个月之内，特价全套只要六百元，还附赠小礼物。

郭教授急了，叫王社长以最快的速度排版，又连夜校对。

但是当他完成三校，决定上机印刷的时候，前月图书的畅销排行榜已经出来——文学类第一名《白话史记》。

报上的新闻也出来了——

由日本学者执笔的《白话史记》，经某出版錫引进中文版，甫推出即造成轰动，一个月销出十二万套……想一想

如果你是大学出版錫的錫长，你原来看好郭教授的算第一版就印十万套。现在，闹了双包，别人先出了。吗?还是先印个两万套，看清楚再说?



如果只印两万套，那么多书店，每家才能分到几本？书特别制作海报，并且摆在明显的“平台”

上吗？

如果不，郭教授这本书还能上得了畅销排行榜吗？

如果上不了，下面还需要印很多吗？

是谁抬了轿子？

换个角度，假使你是书店负责人，抢先出的《白话史记》，已经上了畅销排行榜的第一名，你会不会继续大量订书？

当然会，而且那本书由十位日本汉学名家执笔、中文古书译为日文。本来就多半用汉字，翻回中文不太会失真。比起郭教授“一个人”赶出来的书，不可能差，价钱又比郭教授的便宜，凭什么拒绝？

问题是，一本《白话史记》，怎么会造成如此轰动？抢先推出赚了大钱的书商应该感谢谁？

当然应该感谢郭教授！

因为未印先轰动，郭教授一边写，一边有各路人马，包括郭教授自己和他的门生故旧、新闻媒体，一起为他宣传。

说不定那书商能想到用日文本翻译，也得谢谢郭教授呢！

郭教授不是在接受电视访问时说“日本人更早，由一群著名的汉学家联合翻



译?，还赞美?人家翻译得好极了!”甚至说他是“跟着人家走”吗?

所以不是人家抢搭郭教授的车，是郭教授跟着人家走，他本来就起步慢了啊!

人海战术

或许你要问，郭教授是在完成三分之二的时候才谈到日本人早作了《白话史记》，书商听到时已经晚了，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翻译、排版、校对，而且抢在郭教授前面一个多月出版?

你如果这么想，就太外行了。

你知道翻译能多快吗?

好比钓鱼，如果一个人用一根钓竿钓，确实慢;但你何必那么死心眼。不一个人用十根钓竿钓呢?

书商当然懂得这些，一本外文书到手，他可以劈里啪啦，撕成二十份，发给二十个外文系的学生去翻译，就算三百页的书，一人才分十五页，三天也翻完了。凑在一起，就能排版印刷。而今电脑网络更快，网上直接下载、组版，就输出制版了。

最慢，五天，书已经在印刷机上，你信不信?

阿妈出马

翻译日文书就更妙了。在台湾，他可以找二十个中文系的学生，每人拿着一份日本原文、一架录音机，去找一位受日本教育的?阿妈?，阿妈边看边说，学生回家整理好，再交给一位专家?顺一顺?、校对一下，挂上专家的名字，就能付梓



出版了。

这世上，原创最难，也最珍贵，如同西方人说的那句俗话——“第一个用玫瑰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玫瑰比喻女人的是蠢材。”

当别人已经发表，你再跟进，就算你只慢半步，感觉上也要差得多。

秘笈不可走光

此外，要晓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偷取别人原始构想的人快极了。

假使他与你同样是专家，同样焚膏继晷地钻研多年，而始终不得其解。今天你走运，先得到答案，你不必把全部“秘笈”露给他，只要露出个小小的角落，外行人虽看不懂，“他”却能豁然贯通。

那是“灵光一闪”哪！你连一点闪光都不能让你的对手窥见，否则他就可能抢走，或是与你同时发布消息，说他做了突破。

请看，有多少科学上的突破不是两组人，在两地同时宣布？

怎么那样巧？早不突破，晚不突破，好死不死，一起宣布？

一窝蜂现象

再请看，有多少影视导演，在同时宣布要开拍同一个题材。杨贵妃、慈禧、包公，都死多少年了，一直等着你们拍，你们怎么非“赶在一起”、抢作一堆、争得你死我活呢？

那也是灵光一闪——



“天哪!对呀!这是多好的题材，我过去怎会没想到?叫他想到了，不成!他一拍，一定大卖，我现在手上的这个戏，一定输给他。快!把手上这个先搁下!更新微信ipip515，我们也拍那题材，别让他一个人占先。”

就是这么回事，一窝蜂，全拥向一个地方。

看戏写脚本

至于盗版，就更严重了。

你是名作家，又把作品拍成戏，打算戏红了之后，再卖原著，两边通吃。

你的戏先上了，果然造成轰动，可是戏没完，你正要出书，市面上已经有书了。

“不可能啊!我的书稿不可能流出啊!”你喊。

可是书就出来了，内容一点不差，只有结局可能不同。为什么?因为你一边播戏，他一边改写成小说，看你戏快播完了，他瞎编一个结局，先出版了。

戏正播，正热，谁问那是不是正牌?只见书中人物一点不错，就买了。改天你?正品?出版，他还会买吗?

偷到你哭

作家演讲就更麻烦了。你在上面讲，他在下面听，一边听，一边记，你才讲完不久，他已经冒你的名出了?你的书?。

再不然，他更毒，他用他的名，用你的内容，听你演讲的才几人?改天你告



他剽窃，只怕他还倒咬你一口：我先出的书，书早写好了，是你剽窃我书中的内容，放在演讲里。”

于是。你只好先出书，再以书中内容演讲。但是不知你“苦处”的听众，又可能责怪你：‘为什么炒冷饭呢？您讲的，书里都有了，何不讲点新的？’

正片来上演，盗版满天飞

这个资讯的世界是非常可怕的，盗印快，盗拷更快。电影没上演，可能光碟、录像带已经满天飞。

那些看盗版的人还不给好评，说：‘不怎么样嘛！场面没场面，刮影没刮影。’

是啊！他看的是盗拷好几遍的东西，“宽银幕”

成了“小银幕”、立体声成了‘单音’。画质更甭提了，满眼‘雨点’’加‘花’，他只当自己看过了《卧虎藏龙》，却连虎在哪儿、龙在哪儿全没看清，然后还妄加批评。

结果原来等着看首映的人，听到他的恶评，可能不去看了；他自己看过盗版，更不会去看。

你这制版、导演能不受伤害吗？

谁害死了阿奇里斯

受伤害，要自己检讨——

你为什么看管不严？



你下面的人为什么嘴不紧？

你为什么耐不住性子，不等果子熟了，来个惊天动地的宣告？

你读过希腊神话里的阿奇里斯吗？

阿奇里斯的母亲在她这个独生子小时候，曾经把他浸泡在神水里。一手资源
微信ipip885，使阿奇里斯全身刀枪不入。

但是，阿奇里斯仍然有个弱点，就是脚后跟，因为当他母亲倒提着他，浸入神水里的时候，惟有提着的脚跟没有浸到。

后来，阿奇里斯虽然百战百胜，却被敌人一箭舐中脚跟，毒发而死。

所以，西方人总用“阿奇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来形容一个人的弱点。请问，阿奇里斯的死，该怪谁？不该怪他的敌人，也不该怪太阳神阿波罗，该怪的是他的妈妈和他自己啊！

世上只有这两个人知道他的弱点，他们不说，谁知道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阿奇里斯之踵，也都可能被人舐中，不能不小心。请看下一个故事。

【坏人基因 43】口水变炸弹

“你承认了是吧？朱厂长，你的东西会爆炸，你还瞒着，你是欺骗顾客，我要告你！告诉你，很多人要告你！”



朱厂长是个很谨慎的人，所以他生产的机器不但品管好，而且从来没出过安全上的问题。

自从朱厂长的大儿子到美国就读研究所之后，他的品管就更进步了，只要是他新开发的产品，一定会送到美国公司作安全鉴定。一手资源微信 ipip885

那种安全鉴定公司有意思极了，他们会把电开关“不断开了关、关了开”。他们也会从各个角度

作撞车实验；他们还会从不同高度坠下钢珠，测试下面玻璃的强度；他们甚至会接受运动鞋公司的委托，用机器不断拉扯摩擦运动鞋，以了解那鞋子是否耐穿。

朱厂长的机器送去，当然也少不得受一番折磨，明明标示每分钟不得超过两千转，到那厂里却要开到三千转、四千转，开到不能开为止。

朱厂长花了大把银子和十架机器，最后终于换来一纸报告。

“什么？开到三千五百转的时候会震动，旁边的钢板会弹开？”朱厂长拿到报告吓了一跳，打电话给美国的儿子。

“哎呀！您紧张什么嘛！人家是告诉你最大的能量，有谁会开三千五百转呢？而且我们的产品说明写得清清楚楚，最高只能开到两千转。”儿子在那头喊，“那是耐力实验，我们机器能开到三千五百转才坏，已经了不得了。您别瞎紧张好不好？”

但是朱厂长从来就是个爱紧张的人，他什么事都不往好处想，就好比每次出家门，都会检查煤



气炉，甚至把电器插头都拔下来，他惟恐失火，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这鉴定报告出来，朱厂长的毛病就更严重了。

他明明知道，也亲眼看到鉴定报告里证明他的机器十分安全，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就总看到有工人被弹开的钢板切断手脚的血淋淋的画面。

这一天，跟老朋友宋老板一起吃饭。

“怎么样，新机器还好吧？”朱厂长问。

“太好了！太好了！”宋老板对朱厂长拱拱手，“十分感谢，幸亏你的机器好，能开得快，要是换成我以前用的那种，一分钟才一千三百转，绝对应付不了现在接的单子。”

朱厂长一惊，连脸色都变了：

“两千转啊！”宋老板有点诧异地问，“你不是说可以开到两千转嘛？”

“噢！朱厂长松了口气，”那就好！那就好！

又瞪着宋老板叮嘱，“只能开到两千转哟，绝对不能开太快。”

宋老板一怔：“不能开太快？开太快会怎么样？”

“哎！”朱厂长挥了挥手，“两千转不算快，你用不着操心啦！反正，我告诉你，不要开到两千转以上。”

“我不会的。”宋老板笑了，又伸着脖子问，“怎么样？是不是有人不按规定，



开太快，出了毛病？”

没有！”朱厂长举起酒杯，“喝酒！喝酒！”

可是那宋老板居然紧追不放。一顿饭吃完了，下电梯的时候还问：“告诉我嘛！是不是有人出了毛病？”

“告诉你没有嘛！”“那你干吗问我？一定有毛病。”宋老板直打酒隔，嘿嘿地笑着，“你瞒我??”

“没有啦！”朱厂长有点不耐烦了，“告诉你，是美国的安检鉴定公司，说开到三千五百转的时候，旁边钢板会弹开，你才开两千转，操个屁心！”

三个月过去，朱厂长发现奇怪，订单好像减少了。正纳闷，接到一个厂商的电话，语气不太好，劈头就问：“朱厂长，你的机器是不是会爆炸？”

“谁说的？”朱厂长心头一震，“谁说我的机器会爆炸？”

“大家说的。”那头吼过来，“业界全知道了，你还不知道，你装糊涂对不对？我厂里的工人，今天都拒绝操作那架机器了，你要我怎么办？”

朱厂长火了：“笑话！你开两千转，按规定，怎么可能爆炸？”

“你承认了是吧？朱厂长，你的东西会爆炸，你还瞒着，你是欺骗顾客，我要告你！告诉你，很多人要告你！”

想一想

好！故事讲完了。



你说，朱厂长是不是无妄之灾、晴天打大雷？

他的机器比谁的都安全，甚至吹毛求疵地送去美国的专门公司鉴定，更多资料请加微信ipip885或ipip515，规定两千转的，一直要开到三千五百转才出问题，怎么会好心没好报，无中生有地惹来这么大的麻烦呢？

一定是那宋老板多嘴，把朱厂长的话传了出去，又传得不正确，搞不好还加油添醋，当然，也可能在传的过程中，愈来愈失真——“孙老板，我今天跟朱厂长吃饭，他说机器不能开太快，超过三千五百转会裂开。？”

“李经理，我今天碰到宋老板，他说他得到可靠的消息，朱厂长生产的新机器开太快会炸。？”

“陈老板，你有没有听说，朱厂长的机器不安全？会爆炸！我是听李经理说的。？”

只怕再传下去，就出现已经有人被炸断手脚，甚至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消息了。

问题是，这以讹传讹，搞得天下大乱，是因为谁？

空穴不来风，无风不起浪。

要不是朱厂长自己露出那么“半句话”，会惹出那么多事吗？

是谁露出要害？

这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是谁？

是你自己。



这世上最知道你弱点的人是谁？

当然也是你自己。

譬如你是个副教授，要升等，送论文去系里审查，你有必要告诉同事，你的论文主要参考了哪本国外的著作吗？

术业有专攻，你精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懂；你不说，他们不会知道你的主要参考书；就算你在参考书目里列出来，他也不一定会去对照。

但是今天你主动透漏内幕，那听到的人能不去外面说吗？

是谁提供新闻

人都有传话的毛病，遇到他的“独家新闻”，他更是要传，表示他神通广大。问题出在，他传的时候可能不传全部，而加油添醋。

在审查会议上，主持人问大家对你论文的看法，大家都说好，偏偏有个人不说话。

谁？

就是捧到”独家消息”的那个人。

“这论文我细细看了，足足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其实只花两小时)。

?那人眉头深锁，“你们知道，

我跟他私交不错，但就事论事，我不能不说，我发现他大部分都是参考某本



国外著作。？

大家眼睛全亮了，佩服这位教授的认真，他居然能挖底，挖到那么专门的书。

接着原文书拿出来，上面画了红线，比一比，果然有不少雷同。虽然你也有独到的见解，但是审论文的人能不说、能不传吗？传来传去，到后来变成你是？抄的？。

无说己之短

人都有个毛病，中国人尤其有这毛病，就是用“自暴己短”的方式，表示自己谦虚。

古人不是说了吗——“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

换句话，就成了“应道人之长，应说己之短。”

问题是。当你说出自己的短处之后，当面听到的人，可以感觉你是谦虚，但是当他把话传出去，那话就难听了。

你自己说出你的短处，当然是真的，也当然正中你的要害，当有人拿你那短处质问你、攻击你，你能不承认，又能不受伤吗？

而且因为是你的要害，你很可能被一拳击倒、一箭毙命。

这要害，就是？阿奇里斯之踵？啊！

藏一手



古人明训“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固然没错，但是你要知道，今天你上了战场，或上了如同战场的商场？，那句明训就当改为“无道人之长，无说己之短”，免得你助长了敌人的势力、减少了自己人的信心。也免得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抓住你的阿奇里斯之踵，一箭毙了你的命。

如果你是个舔计家，你必须知道在取得专利前，你的资料不可走漏，即使要试作“原型”，那图也要一部分一部分拿出来，或分开许多不同厂制作。

如果你是大牌作家，你千万别把一本书的稿子，一次交给一家报或杂志先连载，再出书。即使要交去连载，那稿子也要分批给，免得你没出书，别人早由报或偷去整本稿子出了书。

如果你是记者，你千万别在两军交战时，勤快又准确地立即现场报道：“某处落了弹，某处失了火，

某弹未命中，某弹未爆炸……”

否则你在报，敌人在听，他们根据你的报道“修正方向”，结果你以为你聪明、努力、尽职，却不知害死了多少自己的人。

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公司、每个国家，都有“阿奇里斯之踵”。你再聪明、再谦虚、再能干，都不必说、不能说，而且要做到——打死也不吐半个字。

【坏人基因 44】情色攻坚事件

“请签名！”绥太太也堆上一脸笑，”我们就需要您这样热心公益的人。”说着递过一支笔。



“绥主委!绥主委!不好了!咱们楼下开特种营业了。”

小刘气急败坏地打电话给老绥，接着老绥、小刘和小张、小袁全到了楼下。

一楼正在装修，原来的三家餐馆不见了，两家服装公司倒闭了；古董店更不用说，早就关门大吉。

六家店面显然落到了同一个“大户”的手里。

中间的隔墙被打掉了，水管电线拉得张牙舞爪。

“你怎么知道是特种营业?” 绥主委问小刘。

“我问的。”小刘指指那一条条水管，“我好奇，问工人拉那么多水管干什么。”

“工人怎么说?”

“工人说是装浴室。”

“装那么多浴室?”

“是啊!” 小刘耸耸肩，“我也这么问啦，工人说要隔成一个一个小房间。”突然装做神秘地放小声，“你们想想，一间一间小房间，干什么?”

小张笑道，“说不定开旅馆!”

“笑话!” 小袁插嘴进来，“有在这么贵的地段，一楼开旅馆的吗?只怕是开妓女户，洗涮方便。”



第二天晚上，绥主委家灯火辉煌，十一个委员全到了。

绥主委已经打听出来，一楼是要开一家大型的理容中心。小刘则去管区作了抗议，可是得到的答案是，这属于住商，只要不违法，管区就没办法取缔。

“算了吧！只怕早打点过了。他们又多了头肥羊。”绥主委哼了一声，“用膝盖想也知道啊！”

如果是纯理发，能付得起这一楼的开销吗？”

正说呢，小袁和他太太拉了一条白布进来。小袁可真快，已经写好了抗议的布条。

“写好了，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挂上？”小张问。

“笑话！我找揍哇？”小袁一瞪眼，“要挂大家一起去。”

“去！”主委一声令下，大家簇拥着下了楼，三下两下把白布条正正地绑在店门口，两条大柱子之间——誓死抗拒违法业者污染本大楼委员们吆喝的声音惊动了许多住户，大家都跑下楼看，一个个竖起大拇指，还有人带头鼓掌，一时掌声震动了半条街：“绥主委英明！委员们真是为民喉舌。”

可是才兴奋几个钟头，第二天，一大早，小刘就去敲门：“绥主委，不好啦！布条被人扯下来了。”

“我早猜到，你急什么？”绥主委还没睡醒，老人家有失眠的毛病；吃了安眠药，又起不来。

“可是，可是，”小刘结结巴巴的，“布条被扔在大楼门厅的地上。”



“扔进来又怎样?” 绥主委醒了一半。

“上面有股味道。小刘更急了,“我没敢拿上来, 怕危险。”

“危险?” 绥主委瞪大眼睛。

“是啊!布条被泡了汽油。”

绥主委气了:“这还有王法吗?走!我们去报案!”

先打了几个电话给各委员,再拉着小刘直下地下室停车场。

出电梯,见停车场站了好几个人,围着一辆车。

绥主委大吃一惊,冲过去,天哪!玻璃崩了一地,正是绥主委的宾士车,这不打紧,地下室还弥漫着一股汽油味,一条布从宾士车的油箱垂到地上,还在滴油呢!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拍照,带回分局做笔录。

小刘和几个委员因为要上班没办法多待,只好由绥主委一个人去。

但是笔录做了,据说警察也找一楼业者问了话,接下来却没消息了。

“没办法证明是‘那家’干的,总不能乱抓人哪!”警察对绥主委说,“你们要是不同意开理容院,可以由全体大楼住户开会,做成决议,送给市政府。

“对!我们召开全体住户大会。”当天晚上,绥主委就找来几位委员’”反正也该改选了。”



“我们当然选老绥。”大家都说。

“不不不!” 绥主委挥挥手,“你们看!我车子已经砸了,这两天搞下来,跑这里,跑那里,报案,做笔录,我真是受不了了,还是换你们年轻的来吧!”

“换小刘!换小刘!”有人喊。

“喂!”小刘环视四周,“你们要知道我有多忙啊!你们是看得到的,当然小袁最好。”

没想到小袁低着头,半天没吭气,终于开口了:“那天我老婆和我写那抗议布条,也不知是谁传了出去,我今天回家发现门打不开,锁被灌了强力胶。我老婆吓得连家里都不敢待了。”

十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多亏绥主委一拍桌子:“得了!得了!等开大会,选谁就是谁,选我我就继续效命到底!”

全体住户大会终于举行了。凡是不能参加的住户,都要填委托书,委托出席的人代为投票。

这是绥主委想到的点子,以免出席人数不足,造成流会。大会在附近小学的礼堂举行,用礼堂不用教室,是因为怕当天人太多。绥主委早早就到了,和他太太,两个白头发坐在门口,请大家签到,并发选票。

三点的会,三点半才到了十几个人,小刘、小袁都不见人影。还有几个根本不认识的,想必是新的住户,姗姗来迟地出现。

“哇!没见过,几位想必是新邻居。”绥主委站起来欢迎。



几个人点点头，没说话，带头的掏出一叠东西，是授权书。

绥主委一看，更兴奋了：“太好！太感激了，我正担心人不够呢！幸亏几位帮忙，可以开会了。”把签到簿推到那人面前：“新芳邻，请签名！”

“请签名！”绥太太也堆上一脸笑，“我们就需要您这样热心公益的人。”说着递过一支笔。

“不用了，我有。”那人自己掏出一支万宝路，重重地在一楼店面所有人的格子里签下大名??

新委员产生了，十一席委员，一楼占了六席，互选之后产生新的主任委员，正是那位用万宝路金笔签名的人。

想一想

总共十一席委员，那开理容院的占了六席，当然主任委员非他莫属；当他做了主委，大楼管理委员会又由他的人掌控，你还想把他的理容院赶出大楼吗？

问题是，那些义愤填膺的原任委员呢？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他们可能怕事，怕到头来重担会落在自己的身上，可能怕车子被砸、门锁被灌胶，也可能怕搞不好大楼被人纵了火，自己被活活烧死，于是退缩了。

请进毒气室

你知道二次大战时，六百万犹太人是怎么死的吗？除了被打死、病死、饿死、累死，他们有太多是乖乖地听德国兵的话，脱光衣服，走进毒气室被毒死的。



他们为什么那么乖？

因为他们还怀有一线“生的希望”。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被装成“集体淋浴室”的样子，德国兵美其名，说是为他们杀菌消毒。

而那毒气室上面的水管确实有时是喷清水的。

只是，也常常喷出来的不是水，是毒气。

只因为犹太人存着那么一点可能喷出水的希望，就乖乖地进去领死。

带头的先死

少数的恶政、暴君，就利用人们这种侥幸的想法，以他们的极少数。残害了无辜的大多数。

想想，如果大楼的居民能不怕事、不怕威胁，人人挺身而出，那些坏分子能得逞吗？

但是，也想想，多少团体里面，那些敢说敢言的人，往往到最后都成为牺牲者。当所有人都后退的时候，站着不动的人，就自然成为了？前进者？。

要使那些后退的人退得更远，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站在前面的那几个——干掉。

所以想当然的，在一个没有公义，或是、“有道德而无勇气”的地方，你要当绥主委，你一定？衰？！



你孤掌难鸣，最后也只好退让。

是谁造就了黑金？

国家不也一样吗！

为什么“商而优则仕”？因为当你商而优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没有政治势力，就可能被欺侮，你就成为了边缘人，打不进某些圈子，得不到某些商机。

当这些巨贾富商都“入了仕”，或使他们的家族从了政，自然会跟前面故事里？一楼的业者？一样，会好好保护他的事业，会好好为他的弊端？护航？。

踢会的公义还能伸张吗？

这要怪谁？

怪人民啊！

如同大楼里以后开满了特种营业，没人敢阻止，要怪谁？

要怪那些“只敢暗中怒吼，不敢明处声讨”的居民！

你为什么怕他、听他的，写委托书交给他？

你为什么怕他、买他账，把票投给他？

他愈有钱，愈有势，愈能赚更多的钱，愈能呼风唤雨，愈能花钱买票，更新微信ipip515，愈能用媒体给你洗脑，你愈没有翻身的机会。



今天你骂黑金、骂政商勾结，说句实话，你是在骂你自己。请问：事情发生，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夺一个社团

好！说得太严肃了，现在让我们回头，谈谈数字游戏。

像前面大楼管委会选举，当一方出席人数不多的时候，另一方只要发动全员到齐，就能夺权。这技术可以用在许多方面。举个小例子——你是中文系的学生，参加了地理系的社团“地理学会”。

你想当选那地理学会的会长。

你办得到吗？

你不是地理系的，地理不是你的专长，那学会里都是地理系的学生，你就算有几个要好的，恐怕也赢不过人家。

你要怎么做才能赢？

简单！你只要算算人数，如果那社团有五十个团员，你能掌握十个人，就发动三十个你自己系里的朋友去。

社团活动是公开的，理当不得拒绝外系的同学加入。

搞不好，那社团还对你一下子带进三十个生力军感到兴奋呢！岂知投票时，四十一票对三十九票，你硬是以两票险胜，赢了地理系的竞争者。

搞不好，你发动更多中文系的朋友加入，结果出个怪现象——从此那地理学



会，一届传一届，都由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担纲。

换一个党魁

现在你该了解，为什么那些小党不能办党员直选了吧！

那小党的党员不过万人，另一个大党党员超过千万人，大党只要发动一万多个党员去加入小党，明天小党的党主席和党代表，就落入了大党的口袋。

如果你是创党的元老，不错！小党是你创的，党章是你定的，名声。是你打下的，只是，对不起！

我力量太大、人数太多，一个不小心，就把你踢翻了。

抢一个公司

你开发出一种产品，做得好，愈搞愈大，订单也愈接愈多，起初你找亲戚朋友投资扩厂，亲戚朋友捧你场，你还能当董事长。

但是有一天，突然涌入几倍的订单。

你怎么办？

看到生意来了，不接？

你不接，你那些投资的亲友看你有权不赚会高兴吗？

于是你接。



只是你的厂就一点点大，你吃不下那样大的订单啊！

你只好再募集资金，譬如你原来是三亿的资金，现在增加到七亿。

那增加的四亿如果也像前面故事里“一楼的业者”怎么办？带来四亿资金的人也要管事，他的股份占多数，董事会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于是你由“鸡首”成了“牛后”，你成为少数，被架空了。除非你有独门技术，还能在里面居要角，否则你只好由那个：“老板”变成“伙计”，再不然，则功成身退了。

无论从政从商，你都要小心这数字效应。六比四，差的不是二，为只要移去一个，就成为五比五。

你也千万别为一下子涌入大笔订单或大批同志而高兴，因为喧宾可以夺主，当“宾”比“主”多得多，就是你做不了主的时候了。



(五)

【坏人基因 45】别死得不明不白

我父亲是学药剂的，在我二伯开的药厂里工作了几年，也当过“陕西戒烟所”所长。他去世，留给我一堆医药方面的书，那些书我都看不懂，但有个好处，就是我十三岁时家里失火，整面书架因为压得很紧，成了“防火墙”，所以没有波及邻居。我的邻居当时是台大医院住院部主任，父亲死后，母亲常说只怪他们搬来晚了，要是早认识，我父亲也不会死。她这番话，我过了十几年才懂。母亲也常怨父亲学医药，没好处，反有坏处，是父亲自以为内行，又跟医生打成一片，大家嘻嘻哈哈，直到把病拖坏了，那些医生朋友才明着跟他讲：“我们医院治不了，您还是转院吧！”

家里失火之后三年，我总咳嗽、胸痛，去看了两次医生，都说没问题，只是神经痛。隔不久，我半夜吐血，吐了半盆，进入台北中心诊所，医生看两眼，照个片子，没再管我，去把我母亲叫到隔壁房间骂，说人都快死了，怎么你还不知道？难道没看过医生？

接着，我休学一年。又隔两年，我总觉得心跳气急，有人介绍一位岛外回来的名医，诊断为“精神紧张，心脏不协调”，给我先开镇静剂，又开一种降血压的药，看了好几年，没改善，幸亏护士暗示我去看新陈代谢科。我看了台大的陈芳武医师，被骂一顿：“怎么眼睛都凸了才来？”没多久，他就把我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治好了。陈芳武真是位极有个性的好医生，他不但骂我、骂我给看病的上一个医生，也骂同事。为了治凸眼，我去看眼科，那医生为我在眼珠后面注射可的松，陈芳武知道了，拉着我，冲过长长的走廊和一层楼，把那眼科医生骂一顿：“你给他打可的松，他自己不分泌了怎么办？”

大学毕业第二年，我进入中视新闻部，跑医药和警政，这两条采访路线真不



错，使我能看到不少好医生、听到不少医药界的黑幕，还有，就是帮人找关系，使可能被“救死”的，成为“救活”。当然，也就知道许多明明能“救活”的，却被“救死”。我也有不少这种消息，都是从护士那儿听来的。因为我除了跑新闻，晚上也在家教国画，有两个学生同在一家大医院工作。我常听她们咬耳朵，说当天手术室里某笨蛋又弄死一个。跑了五年医药警政，我去美国，有两回走在街上突然头晕，差点被车撞死，看洋医生，说只是“神情恍惚”（lost concentration），多吃点维他命就好了。直到多年后，我去报税，会计师的丈夫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胸腔内科的教授，而且诊所在旁边，我进去聊到这事，他顺便为我听听。他才听两下就说不不对劲，你肺下头都没声音，支气管不通嘛！怎么一直没发现？我又去看敏感科的医生，用个机器又吹又吸，才发现肺只“工作”了百分之五十二。如果不治，随时可能报销。

六年前，我老母在公园脑溢血，送到医院，虽然抢救过来，却不能走、不能说话，也听不懂话了，拖了一年，终于辞世。我后来勤读医学书籍，发现许多对脑溢血病人该做的，急诊室都没做，就请教我的医生朋友。朋友笑笑说：“谁让你没立刻找你熟识的医生去，有自己的人，他们就不同了。”我说要告那医院。朋友又笑笑，告不赢的，她太老了！不值钱了！然后叮嘱我一堆避免被“试刀”的方法。他说得好，初出道的医生总得慢慢上手吧！用谁试刀呢？当然是没关系的、不怕被医死的。这使我想起我太太美发师的姐夫，肝癌，美国医生动手术，打开来又缝上了，说没办法，等死吧！所幸那人的儿子在台大学医，立刻找教授、寻门路，把病人接回台湾动手术，居然又活了五年，还四处旅行，享受不少余生。

我的医生朋友太多了，从我院子扔出一块石头，打到的八成是医生。我的左邻是小儿科，左对门是脚科，右对门是心脏科。我一个礼拜打三天球，其中两天是医生球友，一位是医院院长，一位是牙科名医。正因此，我耳濡目染，旁敲侧击，对医界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也很喜欢台北的医生，当我血脂化验报告出来，正常。医生说：“对不起！你正常，不能继续给你开药，必须不正常才成。”我说：“正常是因为吃药啊！”那医生很坦白，叹口气说碍于健保规定，他也觉得很无奈。我又跟其他医生抱怨，他们居然一瞪眼：“你笨！你停药两个礼拜再验嘛！”



另外一位说得更棒：“你早上吃一餐很油腻的早点，再去验，就说你是‘空腹’。”

我又跟大陆的朋友说这笑话，岂知他们根本没感觉，叫我上网，自己看看，那里的黑幕有多少。我在美国的一位富豪朋友，认识一堆达官显贵，竟然也上过当。他在大陆摔伤就医，说髌关节裂了，花了不少银子、躺了不少的日子。他后来把X光片带回美国，医生看了居然说：“根本没裂嘛！”问题是他前些时胸痛，幸亏及时来医，做了心脏血管支架，捡回一条老命。才发现他的美国医生也粗心，多年来居然没给他做过“跑步机”的运动心肺功能测验。

过去半世纪，我亲自经历，也冷眼旁观。看了太多可怜可悲可恨可憾的“医界现象”。也藏身在社会角落，亲自去访查求证，发现药局医院的许多诡异。但我都忍着，虽然写了四本，却未曾涉及医药的题材。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外行，没资格论断。直到大前年，我的一位好朋友，对我说他怎么被医生延误了。明明可以立刻安排美国最先进的医疗，他在台湾的医生却说得靠特殊关系，才排得上，然后要他一次一次“进贡”。他对我述说时，已经病危，脖子削去三分之一，声音好像由个小盒子里传来，颤抖而带有回音。我听得很吃力，但我答应他，要写出来，使别人不再上当。

于是有了这本书，涉及医、疗、药、检的虚伪，无良商人的卑劣，医疗体系的疏失，贪官污吏的包庇，民众应有的警觉。我没有要斗争哪些特定对象，只是写出我在各地的观察与感触。所以书里的故事就算是真的，也经过改写，任何人名、药名、补品名、化妆品名，都是虚构。很巧的，本书完成时，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顾鲁曼(Jerome Groopman M.D)也出版了一本《医生是怎么想的》(How Doctors Think)，里面坦陈了许多医界的问题。根据顾鲁曼统计，在美国有近五分之一的病人被误诊，每年因此冤死的达到九万人。美国如此，台湾呢？内地呢？只怕多得多！

别死得不明不白我父亲是学药剂的，在我二伯开的药厂里工作了几年，也当过“陕西戒烟所”所长。他去世，留给我一堆医药方面的书，那些书我都看不懂，



但有个好处，就是我十三岁时家里失火，整面书架因为压得很紧，成了“防火墙”，所以没有波及邻居。一手资源薇信ipip885，我的邻居当时是台大医院住院部主任，父亲死后，母亲常说只怪他们搬来晚了，要是早认识，我父亲也不会死。她这番话，我过了十几年才懂。母亲也常怨父亲学医药，没好处，反有坏处，是父亲自以为内行，又跟医生打成一片，大家嘻嘻哈哈，直到把病拖坏了，那些医生朋友才明着跟他讲：“我们医院治不了，您还是转院吧！”

家里失火之后三年，我总咳嗽、胸痛，去看了两次医生，都说没问题，只是神经痛。隔不久，我半夜吐血，吐了半盆，进入台北中心诊所，医生看两眼，照个片子，没再管我，去把我母亲叫到隔壁房间骂，说人都快死了，怎么你还不知道？难道没看过医生？

接着，我休学一年。又隔两年，我总觉得心跳气急，有人介绍一位岛外回来的名医，诊断为“精神紧张，心脏不协调”，给我先开镇静剂，又开一种降血压的药，看了好几年，没改善，幸亏护士暗示我去看新陈代谢科。我看了台大的陈芳武医师，被骂一顿：“怎么眼睛都凸了才来？”没多久，他就把我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治好了。陈芳武真是位极有个性的好医生，他不但骂我、骂我给看病的上一个医生，也骂同事。为了治凸眼，我去看眼科，那医生为我在眼珠后面注射可的松，陈芳武知道了，拉着我，冲过长长的走廊和一层楼，把那眼科医生骂一顿：“你给他打可的松，他自己不分泌了怎么办？”

大学毕业第二年，我进入中视新闻部，跑医药和警政，这两条采访路线真不错，使我能看到不少好医生、听到不少医药界的黑幕，还有，就是帮人找关系，使可能被“救死”的，成为“救活”。当然，也就知道许多明明能“救活”的，却被“救死”。我也有不少这种消息，都是从护士那儿听来的。因为我除了跑新闻，晚上也在家教国画，有两个学生同在一家大医院工作。我常听她们咬耳朵，说当天手术室里某笨蛋又弄死一个。跑了五年医药警政，我去美国，有两回走在街上突然头晕，差点被车撞死，看洋医生，说只是“神情恍惚”（lost concentration），多吃点维他命就好了。直到多年后，我去报税，会计师



的丈夫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胸腔内科的教授，而且诊所在旁边，我进去聊到这事，他顺便为我听听。他才听两下就说不不对劲，你肺下头都没声音，支气管不通嘛！怎么一直没发现？我又去看敏感科的医生，用个机器又吹又吸，才发现肺只“工作”了百分之五十二。如果不治，随时可能报销。

六年前，我老母在公园脑溢血，送到医院，虽然抢救过来，却不能走、不能说话，也听不懂话了，拖了一年，终于辞世。我后来勤读医学书籍，发现许多对脑溢血病人该做的，急诊室都没做，就请教我的医生朋友。朋友笑笑说：“谁让你没立刻找你熟识的医生去，有自己的人，他们就不同了。”我说要告那医院。朋友又笑笑，告不赢的，她太老了！不值钱了！然后叮嘱我一堆避免被“试刀”的方法。他说得好，初出道的医生总得慢慢上手吧！用谁试刀呢？当然是没关系的、不怕被医死的。这使我想起我太太美发师的姐夫，肝癌，美国医生动手术，打开来又缝上了，说没办法，等死吧！所幸那人的儿子在台大学医，立刻找教授、寻门路，把病人接回台湾动手术，居然又活了五年，还四处旅行，享受不少余生。

我的医生朋友太多了，从我院子扔出一块石头，打到的八成是医生。我的左邻是小儿科，左对门是脚科，右对门是心脏科。我一个礼拜打三天球，其中两天是医生球友，一位是医院院长，一位是牙科名医。正因此，我耳濡目染，旁敲侧击，对医界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也很喜欢台北的医生，当我血脂化验报告出来，正常。医生说：“对不起！你正常，不能继续给你开药，必须不正常才成。”我说：“正常是因为吃药啊！”那医生很坦白，叹口气说碍于健保规定，他也觉得很无奈。我又跟其他医生抱怨，他们居然一瞪眼：“你笨！你停药两个礼拜再验嘛！”另外一位说得更棒：“你早上吃一餐很油腻的早点，再去验，就说你是‘空腹’。”

我又跟大陆的朋友说这笑话，岂知他们根本没感觉，叫我上网，自己看看，那里的黑幕有多少。我在美国的一位富豪朋友，认识一堆达官显贵，竟然也上过当。他在大陆摔伤就医，说髋关节裂了，花了不少银子、躺了不少的日子。他后来把X光片带回美国，医生看了居然说：“根本没裂嘛！”问题是他前些时胸痛，幸亏及时来医，做了心脏血管支架，捡回一条老命。才发现他的美国医生也粗心，



多年来居然没给他做过“跑步机”的运动心肺功能测验。

过去半世纪，我亲自经历，也冷眼旁观。看了太多可怜可悲可恨可憾的“医界现象”。也藏身在社会角落，亲自去访查求证，发现药局医院的许多诡异。但我都忍着，虽然写了四本，却未曾涉及医药的题材。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外行，没资格论断。直到大前年，我的一位好朋友，对我说他怎么被医生延误了。明明可以立刻安排美国最先进的医疗，他在台湾的医生却说得靠特殊关系，才排得上，然后要他一次一次“进贡”。他对我述说时，已经病危，脖子削去三分之一，声音好像由个小盒子里传来，颤抖而带有回音。我听得很吃力，但我答应他，要写出来，使别人不再上当。

于是有了这本书，涉及医、疗、药、检的虚伪，无良商人的卑劣，医疗体系的疏失，贪官污吏的包庇，民众应有的警觉。我没有要斗争哪些特定对象，只是写出我在各地的观察与感触。所以书里的故事就算是真的，也经过改写，任何人名、药名、补品名、化妆品名，都是虚构。很巧的，本书完成时，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顾鲁曼(Jerome Groopman M.D)也出版了一本《医生是怎么想的》(How Doctors Think)，里面坦陈了许多医界的问题。根据顾鲁曼统计，在美国有近五分之一的病人被误诊，每年因此冤死的达到九万人。美国如此，台湾呢？内地呢？只怕多得多！

【坏人基因 46】两道疤痕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再一刀，就“到了”。高医师的手却停在半空中，迟迟没动，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一颗颗冒出来。护士赶快为高医师擦：“您有没有不舒服？”高医师僵硬地摇了一下头。

住院医师麦克清了清喉咙，小声问：“要不要我接手？”



“不用!”高医师又硬硬地摇头说,“你看看,是什么?”

麦克凑近看了一下:“瘤啊!”转头看手术助理大卫,大卫也说:“瘤嘛!”

“你们再看!看仔细!”高医师沉声说。

两个人又看,还彼此使眼色,转头对高医师说:“确定是瘤嘛!”

高医师的脸一下子红了:“明明不是瘤。”

“是什么?”两人异口同声问。

“是胎儿!”高医师“当”一声,把手术刀放下,“缝上!”

“缝上?”麦克靠近,用膝盖在下面顶了一下高医师,“高老师,缝吗?还是说…”

“不要多说了!”高医师转身,“你们接手,小心缝好,我去跟家属解释。”

高医师往门外走,老护士海伦追过去,小声问:“您要怎么说啊?”

“我实说!怪我没看出来,没想到她四十二岁,还怀了…”

“您换个方式说吧!”海伦有点央求,“高教授,您是知道的,医院里哪个手术出问题,都…”

“我不一样!”高教授手一挥,走了出去。

才出手术室,病人的丈夫就焦急地冲过去:“高医师!怎么样?我太太还好吧!”



“很好!”那男人如释重负地大出一口气:“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幸亏有您。”

“不要谢我!”高医师挡住鞠躬的男人,“只希望你不会怪我。”

“怪您?”男人脸色一下子变了,“手术出了问题?”

“没有!你放心!你太太很平安。”高医师拍拍那男人,“这要怪我先没看出来,以为是肿瘤,没想到打开来才发现你太太怀孕了,是个胎儿。”

“胎儿?”男人瞪大眼睛,“死了吗?”

“没有,一点也没受伤,我及时发现,已经没问题了。”

男人没吭气,站在那儿怔着。高医师又鞠了个躬,道歉,告退。

但是才转身,就被那男人在嘶吼中一把抓住领子:“庸医!我要你赔偿!”

医院免费把她转到楼上的头等房。因为那女人才知道情况,就开始尖声高喊:“赔我孩子!我孩子要是有什么问题,我找你们拼命!”搞得病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那丈夫也天天来吵,甚至他太太回家之后,还每星期都来闹。医院很高姿态,免费检查、免费接生。还怕开刀的伤口裂开,免费做剖腹产。所幸母子均安。

转眼六年过去,那小孩长得聪明漂亮,幼儿园毕业还拿了奖。高医师好几年前就退休了。他不得不退,因为那一家人隔一阵就到医院大闹。“庸医把胎儿当肿瘤”成了大新闻,大丑闻。医院赔了很多钱,高医师的官司也还没了结。那女



人甚至站在高医师家门口，把衣服裤子扒开，大声喊：“两道疤!两道疤!姓高的郎中!你怎么赔我?”

这是由三十年前，一位台湾妇产科医生告诉我的故事改编，那位早期妇科名医确实因此几乎身败名裂。

当年如果你是高级医师，在旁边两位住院医师赞成的情况下，你说“没错!是瘤”的时候，你是凭自己良心，把病人肚子缝好，再去向家属和病人认错，还是一既然已经打开了，对胎儿也可能有些影响，何必冒险呢?干脆!一刀割掉，然后向家属和病人报告好消息，说肿瘤已经切除。甚至，你可以说幸亏你发现得早，没有扩散，保证没问题。

于是，你接受病人和家属的道谢，甚至向你下跪，说你“恩同再造”，送你“妙手华佗”的匾额，四处为你宣传…于是，你的名声更响亮了!生意更好了!病人更多了!只怕有一天你死，病人们都会排队送葬呢!只是，我请问你：下一次，又碰上这样的事，你会怎么做?还有，你的学生、助手看在眼里，改天他们当了家，碰上这类情况，他们又会怎么做?再往坏一步想，如果一个医生把小事做大、把小毛病说成大毛病、把小手术变成大手术，发现非但病家会加倍感恩，而且可以加倍收银子，甚至加倍安全，你会怎么做?

比如你是肠胃科医生，起初你只是判断错误，“切开来”，才发现是胃溃疡，而且不严重，吃吃药就能治好。套用前面的“思考方法”，你会乖乖缝回去，再向病家道歉，说你没看清楚，接受病家责难；还是干脆来两刀，把那溃疡的部分割了，然后对病人报告：“您放心!手术很成功，而且不是恶性肿瘤，不会扩散，您放心吧!”接着是病家的厚礼与“三呼万岁”?

看病，本来就有许多“心症”与“推论”。什么叫严重?什么叫轻微?完全由医生判定。比如乳癌，只是把那癌症相关的地方切掉，还是切除之后，外加化疗，又或干脆把一整个乳房都切了。更甚一步，你可以咨询病人的意见：“既然一边



有乳癌，家族又有这类的病史，是不是两边都切掉？一劳永逸嘛！”

病人如果选后者，你动两边的大刀，手术费多得多。没人能说你错！因为这是你的判断，也是病人的选择，世上任何人都不能硬说你错。多少不必要的手术，就这么出现了！

不知你有没有听过这句早年台湾医界的“黑色幽默”：“xx 地方出来的没胃、xx 地方出来的没甲状腺、xx 地方出来的没子宫。”这里的“xx，都是有名的私人医院，由大有名气的医师动刀。

你可以想，正因为他专门、又有名，所以这类病人都往他那里求医，他自然手术多些。他们都是在必要、必须、救人第一的选择下，把病人的胃、甲状腺和子宫切除。而且，因为他们是专家、是名医，特别安全。换做别人动刀，只怕病人还会死在手术台上。你当然不能怪他们做了这些“整个切掉”、“一劳永逸”的大手术。只是，如果有个审核评估的团体；如果像今天的好医院，事后能把案子拿出来检讨、做病理化验；又如果，旁边其他的医生能适时表示意见，那些手术都有必要吗？

谈到医院小组开会检讨和病理化验，如果每个医院能确实执行诚信公布，乱开刀的情况应该能避免。

这个故事完成之后，我特意去请教一位妇产科的名医。他说他虽没听说相同的事情，但知道有个类似的案例——

病人确实有子宫肌瘤，而且已经相当大，但是医生为她动完子宫摘除手术之后，切下来的组织送去做病理化验，赫然发现肌瘤旁边有个很小的胎儿，结果闹上了法庭，医生被修理得很惨。

我当时问，难道手术之前不先验孕吗？他说当这妇人已经不年轻的时候，有



可能忽略，超声波也不一定看得出来，还说怀孕的时候，因为内分泌的改变，肌瘤常常会快速变大，而且有不正常的出血，容易误认为还有月经。

所以为了保险，做大手术应该选择有病理化验的医院。甚至在手术之前，明着问医生是不是有病理化验，并表示你要看报告。当医生听你这么说，他会猜你不是“马马虎虎”的人，搞不好后面还有“行家”指点，他当然会因此比较慎重。

其实岂止大手术要病理化验，即使小手术，只要切下来组织，譬如皮肤上长个小东西，动手术切除；直肠镜发现息肉，切了下来。就算那是一点点的“小东西”，也应该做病理化验，因为很可能因此发现皮肤癌或直肠癌。

四十年后，梁思成从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xx 医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个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用碘酒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了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边的 X 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被发现了，但是由于攸关某医院的名声，被当成“最高机密”隐匿起来。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想想!梁启超是何许人也，他在五十五岁的英年，被“名医”给医死了。医院居然还能把消息压下来，而且是大名鼎鼎的北京 xx 医院。消息是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的!一手资源微信 ipip885

所以，要想了解手术房里情况，或“间接”促使医生特别小心，你与其托院长大人“关照”一下，恐怕还不如跟能进手术房的小医生、小护士攀攀关系。举



个例子，如果你认识当天的实习医生，又如果护士跟你熟稔，她事先跟医生说与病家有交情。甚至只是做麻醉之前，或局部麻醉之后，那实习医生或护士跟病人聊几句，让主刀的医师听到都管用。做大手术应该选择有病理化验的医院。

【坏人基因 47】老将出马

“三十年前，我左眼半边都看不到了，多亏您妙手回春，硬把我救了回来，到今天都没问题。”翁董事长抬头盯着墙上一幅画的小字，“富贵长春，对不对？您看！我现在都六十了，还看得这么清楚，全仗您啊！”清了清喉咙：“所以这次小犬出问题，非请您出马不可。”“这当然！这当然！我一定效力。”钟主任总算找到开口的机会，“只是，我也老了啊！”“您这是哪里话！老资格、老经验，年轻人学不来的。我就是听说好些人找那个叫什么…什么方医生，在眼睛上打洞。这…怎么治得好呢？就算治好了，也维持不了两年啊！我只信任您动刀，因为我自己就是铁证。”翁董指指自己眼睛，笑道，“您说！对不对？这儿打个小洞、伸根管子进去动手术，不是开玩笑吗？”钟主任点点头，又一笑：“不过，方医师可是学成归来。当然如您所说，新方法恐怕还得接受时间的考验，我是不信这套啦！我还是用我的老方法。”“当然是您的方法好！保险又持久。”翁董事长起身告辞，又弯腰，把放在桌上的礼盒往前推了推，“小东西，请您务必打开来，自己尝尝。”翁董事长才走，医生娘就急急冲出来，打开礼盒，她早知道，按规矩，这礼盒里不止是吃的。打开盖子，眼睛一亮，摸了摸、数了数，医生娘把礼盒捧到丈夫面前。钟主任还是不安，戴上老花眼镜，看翁董名片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你是太客气了！太多礼了！”“一句话！我一定亲自动手。而且安排早上‘第一刀’，手术室特别干净。”

钟主任果然立刻交代下去，安排了早上第一刀，而且强调自己亲手主刀，为此，还把另一个病人的手术时间改掉。钟主任这次不再是“动口不动手”，他要亲自上阵了。消息传出去，好多实习医师都说要来学，连医学院里一些有志眼科



的学生都说要溜课赶过来。主任动刀，果然不一样！以前就算对外说是主任亲自操刀，也只是站在旁边用嘴指挥，全由下面的主治医师甚至实习医师动手，大不了中间由主任下去看一看，帮忙作决定。但是这一天，主任果然全副武装，伸出两只手，往前一站，接过手术刀…而且教授就是教授，钟主任一面动手术，一面不忘身边和楼上大玻璃窗后的学生，一点一点解说，怎么把剥落的地方找到，很轻很稳地托回原来的位置…只是，说要很轻很稳，主任的手却好像既不轻也不稳，有两回还半路停下来，用力闭上眼睛，猛眨，而且不知是不是为了慎重，一看再看，甚至手术已经完成了，还要掀开，再检查一遍。而且，缝一半，挺直了腰喘气，停了老半天，才继续。

只是，不知为什么，手术才几个月，翁少东又觉得眼里有闪光、视觉有变形，找钟主任看了两回，都不认为有问题。还是翁董的儿媳妇坚持，说她的一堆朋友都讲方医师的内视镜手术，不论青光眼或视网膜剥离，愈后都好极了。翁少东才又去看了方医师，而且是偷偷去的。方医师的手术也进行得非常低调，还事先向钟主任请示了一番。钟主任治不好的，方医师用内视镜两三下就搞定了。内视镜不但伤口小、复原快，而且因为能转弯，所以看得到传统手术不易见的角落。话一下子传开了。钟主任一个星期才来门诊一次，还没几个病人。方医师一个星期来三次，却不但回回挂号满额，还有不少人要求加挂。搞得方医师常常到晚上七八点才能离开。不过，最近传说，方医师真要“离开”了。不是他自己要走，是没接到钟主任发的新聘书。

很多人只信名医，甚至托关系、送红包，非看名医不可。名医，当然有他不平凡的地方，他八成医术高、医德好，或善于研究和宣传，否则不可能成名。问题是，名医就一定好吗？他过去好、三十岁好、四十岁棒，今天他六十了，还好吗？这就像有人信房屋的风水，买了风水奇佳的房子，认为一定福寿康宁。只是，当他住上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住上好几代，那房子老了、塌了，还能福寿康宁吗？老医生的手还稳吗？同样的道理，当你找名医之前，先要想想：这名医会不会太老了，或像前面故事中的钟主任、钟教授，近几年只是指导，很少亲自操刀。加上上年岁大、记忆力差，连技术都生疏了。还有，他看个名片上的电话号码都得戴



老花眼镜，他的眼力还够不够?尤其动眼科这样精细的手术，他的手会不会抖、腰会不会酸、眼会不会花?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由他在开刀房指导年轻医生动手，反而比较安全?又有些人会在发现“名医”只是在旁边指导，没有亲自下手的时候，气得要死，觉得白送了红包。要知道，名医最重要的是经验。即使一个名医老了、手抖了、眼花了，他的经验仍然是“新手”无法比的。这时候，如果由老经验的医师指导“手眼稳健”的年轻医师动手，不是黄金搭档吗?

有位美国医师亲口对我说，当他在大医院做住院医师的时候，开刀开一半，常紧急呼叫他的教授来指导。他说得很坦白——“经验不够嘛!碰上从来没遭遇的情况，不知怎么办，往不往下开?怎么开?只好请教授过来帮忙。有时候教授一看就知道了，有时候教授会亲自下场操刀…”可见，经验太宝贵了，那情况可遇不可求。常常病人的生与死、救与不救，都在医生的一念之间。小医生请大牌医生到手术房帮忙做决定，另外有个原因，如果出了问题，那“大医生”曾经到现场，可以帮忙“罩”。尤其当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事后开检讨会，那些小牌医生如果没有大牌“护着”，常会被剋得抬不起头，甚至呆不下去。要知道，“白色巨塔”常常并不白，里面可能有一堆黑幕、一堆派系和权力倾轧。因为毕业的医学院不同，可以分成“x大派”、“x医派”；由于所受指导或留学国家的不同，可以分为“日本派”、“美国派”…

不要以为医生们都用同样的方式思考，不信你拿同一个“案子”给不同派系的医生看，他们很可能有南辕北辙的想法。不同科的医生更不用说了。譬如胆结石，内科医生可能问你是不是常痛，如果没影响到你生活，就不必去管它，因为许多人都“满袋子石头”过一生。碰上外科医生看法就不同了，他可能指着你的超声波报告说：“瞧瞧!多少石头在你的胆囊里，随时会出麻烦，譬如阻塞你的胆管，结果胆汁不能通过，胆囊发炎、肝出问题，搞不好要你命!快开刀把胆囊摘除吧!”遇到中医，则可能给你把把脉，认为平顺，开些化石草给你吃，让石头自然化解。至于民间，更有各种偏方。说的人煞有介事，好像铁证如山，也有人基于“济世救人”的想法，四处散发电子邮件，告诉你胆结石太容易对付了，只要喝多少柠檬水，再喝下多少橄榄油，那化石自然就会排出…后二者，我们且不



讨论，只看前面内科和外科医生。你能说谁一定对、一定错吗？所以在动大手术、做大决定之前，你应该多看几位医生、多听不同的意见。医生们常彼此找麻烦，偷偷观察“对手”有没有犯错。碰上这种情况，你别不高兴，反而应该开心，因为被观察的那一方必定特别小心。你还可以在旁边偷听，甚至发掘真相。因为他们在争执时很可能透露“实情”，让你知道原先被隐瞒的医疗疏失。

【坏人基因 48】贝贝的大眼睛

“不是说好要唱三首吗？怎么两首就下来了？”经纪人气急败坏地冲过来。贝贝没说话，突然背过身蹲下去，捂着脸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心里很急、很慌、很想逃…就下来了。再不下来，我就会晕倒在台上了。”经纪人拉过贝贝一只手，把脉，天哪！快得像机关枪似的。贝贝近来确实不对劲，非但瘦了一圈，而且总出状况。像是昨天那场演出，前奏完了，贝贝居然没开口，幸亏乐队张老师反应快，又重复了一小节，贝贝才跟上，可又老是走音，好像气不足。过去两年，贝贝由歌唱比赛胜出，一路爬，歌唱得愈来愈好、人也愈来愈漂亮，公司已经请专人为她写歌、派人跟她配舞，打算“力捧”了。

当天晚上制作人就拉贝贝去医院。“不要嘛！不要嘛！”贝贝推，“我已经找好了一个医生，约好明天去，是我妈妈朋友介绍的，美国刚回来的心脏科名医。”“干你们这一行，最容易出这毛病。”名医才听完贝贝诉苦，就笑道，“我见多了！八成因为长期精神紧张造成的心跳过速。”拍拍贝贝，“不过，慎重一点好，我还是先给你做个心电图。”心电图出来了，除了心跳快，看不出什么问题。不过名医毕竟不同，一边看心电图，一边说：“心电图虽然好像没问题，最好还是做个断层显影，你跟前台约个时间，早上来，穿运动服、球鞋，因为要一边跑步一边测量，还要做断层的扫描，看看有没有哪条血管不够畅通。”断层扫描的报告出来了，是张照片，黑底，上面一格一格红红黄黄蓝蓝的颜色，原来是心脏里血液流动的样子。“漂亮！”名医指着报告说，“你瞧瞧！多漂亮！显示心脏完全没有缺



氧的情况，这是我从美国进口的新机器，它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一边点头，一边送贝贝出去，还大声说了一遍：“漂亮！漂亮！人漂亮，心也漂亮！”外面候诊的人全听见了，大家交头接耳地议论：“那是贝贝！贝贝也来看病。”

拿着名医开的药，贝贝觉得安心多了。吃了名医开的镇静剂，心跳慢了些，但还是浑身乏力，老想睡。有一天，刘小姐一边为贝贝画眼线，一边嗫嗫嚅嚅地对贝贝说：“你最近的眼睛好像变得比较大。”贝贝私下照镜子。她确实觉得眼睛比以前大了，只是大归大，因为她眼睛原来就不小，现在看起来反而有点大得吓人。对于贝贝手抖这件事，名医也没在意，还笑道：“麦克风，同一个姿势，拿久了，当然会抖！我跟我在美国的太太打越洋电话，话筒拿久了，手也抖。”

这一天，贝贝看完病出来，到前台交钱，忘记把太阳眼镜戴上，柜台小姐一边打电话，一边盯着贝贝笑，说正好有事，可以跟贝贝一起下楼。进电梯，里面只有贝贝和那小姐两个人。小姐突然对贝贝说：“贝贝小姐，您是不是该去看看新陈代谢科？”又赶紧叮咛贝贝一句：“千万别让我老板知道。”贝贝去看了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医生先把脉、量血压、摸摸脖子，又叫贝贝把眼睛闭上，双手伸出。再拿了个仪器，架在贝贝脸上，从侧面量眼睛。叹口气：“虽然还没验血，但我看你八成是甲状腺功能亢进。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了，眼睛都凸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来？”贝贝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很快就治好了。她的气不再急、心不再乱跳、体重不再减轻，只是，她凸出的眼睛再也无法复原。她的 MTV 停拍了、通告不见了，不得不退出歌唱演艺圈，而且背后得到个“金鱼眼”的外号。问题是，正如新陈代谢科医生说的，为什么她不去检查？连诊所的柜台小姐都看出来了，名医为什么不知道？名医有没有为她验血？验血时有没有查 T3、T4、TSH？大概一个刚上医学院的学生，都猜得出这心跳过速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亢进造成。为什么名医一直没发现？

医生常说“不见舆薪”，愈是专科医师愈可能如此——你来看我这心脏专科，八成与心脏有关。你怎可能往新陈代谢科去想？胃痛，你去看肠胃科，他也八成先往肠胃想，给你开药、为你检查，还可能给你做胃镜。搞到后来，才想到你是



心脏有问题，由于心痛，带的胃痛。搞不好，你胃没治好，心脏病发，死了。直到你死，你和你家人都没想到你的胃痛是心痛。连那肠胃科的医生也可能以为你没再去看他，是他为你治好了，没想到你尸骨已寒。

各科医生往自己那科想，还有个原因——如果他不把你往自己那科带，你这生意不就跑了吗？连那捏脚的师傅都可能对你说，你脸色泛黄，肝不好，由他好好捏捏脚底的某个穴道就成了。于是你不赶快去看肝胆肠胃科，却天天跑去捏脚，直到肝硬化成了肝癌，才警觉。请别怪那捏脚的，换作你是他，你能说“我这一看、一捏，猜您是肝有毛病，快去看肝胆肠胃医生，别来捏脚了”吗？这种人不是没有，但是少。如果你碰上，无论他说得对不对，都得感谢他，因为他“无私”。

谈到私，医生除了把你留住，还有个情况，是当他诊所新进了什么机器时，他八成要把你的病往那机器上想。只要有时间，恐怕医生会把他有的心电图机器、跑步机、超音波…全为贝贝做了。不做白不做，多做一项他就多收一项费用。正因此，许多心脏科医师，只要知道你有钱、有保险，动不动就给你挂上个机器，监测二十四小时的心电变化。

反正你付钱嘛！反正有全民医保嘛！

医生开单，全民买单。谈到这一点，请不要怪医生坑你。要知道，多少难查出的毛病，就因为这多此一举的检查，硬是查出来了。所以有全民医保的台湾，“医生开车，全民买单”，许多“鸡婆医生”救了不少在欧美先进国家不太可能早期发现的病。只是碰到这种要为自己诊所或医院多赚点钱的医生，你一方面要感恩，一方面得想想会不会像贝贝一样，在这里花太多时间，误了病？

专科医生为你做一堆检查，还有个原因——他如果不为你好好检查，改天你在他那一科出了问题，他怎么交代？你来看心脏科，他没为你好好检查，放你走了，接着你心肌梗塞死掉，他砸不砸招牌？挨不挨告？但有一点你必须知道，就是每个医生都可能偏心他自己的“码头”，非万不得已，他不会“长他人的志气，灭自



己的威风”，把你往别处推。没错！出车祸，你五脏都移位了，送到他的医院，他明明设备很好，却可能介绍你到其他医院。他是逃避，不想你死在他医院，或懒得花力气，而且吃力不讨好。而且就算他是大医院的医师，譬如你去做“xx 拉皮”，他明明知道隔壁一家的机器更进步，花的时间少，又比较不痛，而且效果更“深层”。他会主动告诉你吗？

更往上一层想，很可能你在找医生的时候，已经犯了“自我诊断”的错误。举个例子，如果前面故事中的贝贝，不是一开始就去找那心脏科的医生，而是去找一般科的大夫，很可能结果完全不一样。一般科的医生是什么科都看，更新微信ipip515，也可能什么都不专精。他可以给你看看喉咙有没有发炎，摸摸淋巴有没有肿大，压压肝脾肾脏有没有异常，听听心跳呼吸有没有问题，量量血压有没有不对。他也可以帮你抽个血、验个尿，甚至照个简单的超声波、测个一般的心电图。当他发现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的时候，则可能把你介绍给其他专科的医师。也可以说，一般科的医生是负责“把关”和“过滤”的，把那些“没什么事”，却爱大惊小怪的病人“挡下来”；也把自以为没什么事，却可能有大毛病的人“移上去”。正因此，许多美国的保险公司规定，任何人看专科医师之前，先得去找一般科的医生，通常也就是你选定的家庭医生，由那医生开转诊单(Referral)，才能去看专科医师。

问题是，在岛内人们常有个错误的想法，认为一般科的医生太“一般”，于是像贝贝一样，先“自作主张”，直接找专科的医师。岂知一般科医生能以客观的立场，做整体的检查、全面的怀疑。如同打仗之前，先整个了解地形。如果贝贝一开始去看一般科，很可能那医生会先给她验血，或直接介绍到内分泌科、心脏科，甚至精神科。

但也不是说什么病都非找一般科。今天你眼睛红肿，当然可以直接找眼科；你鼻子发炎，当然可以直接找耳鼻喉科。如果都先去找一般科，可能多跑了冤枉路，也可能因为一般科的医生不够专业，给你开出的药不能见效。



所以一般科的医生能看到什么程度，成为一门很大的学问。也可以说，一般科的医生必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应付的时候，不可以勉强，而应该立刻把病人介绍给专科医师，以免延误了病情。

举两个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

我的女儿在树丛里玩，大概碰上了毒藤，皮肤红肿起来，我不确定，带她去看小儿科医生。医生看了又看，还把另一位医生也叫来看，仍不能确定是不是毒藤造成，于是介绍我把女儿带去皮肤专科。女儿走进皮肤科医生的诊疗室，刚进门，还距离一丈开外呢！那医生居然已经很确定地说：“碰上毒藤了！”

另一个例子：有位一般科医生的太太，眼睛突然觉得模糊，丈夫不能确定，要她去找眼科医生。眼科医生放大瞳孔之后看了又看，还不确定，又介绍给很远的另一位视网膜专科医生。视网膜医生一看就说视网膜血管破裂，还有轻微的剥离，立刻用激光做了手术。这位医生的太太回家了。对丈夫说视网膜血管有破裂，丈夫先一怔，立刻给太太验血糖。结果出来，他太太居然血糖奇高。可能因为糖尿病造成网膜血管硬化、破裂。从此她控制饮食。

从以上这两个例子可以知道，一般科医生必须自知不足，及时把病人介绍给别的专家。别的专家，还可能“自知不足”，再把病人介绍给更专门的医师。

专科医师就是专科医师，一般医生许久都不能判定的病情，专家很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但是，那专看视网膜的专科医生，除了视网膜，不常看其他眼疾。也可以说，可能你眼睛其他地方出了问题，找他是没用的。

至于一般科的医生，虽然不像专科医生，对“某一小项”特别精通，却能综合整理，作出关键的判断，发现那些专家没发现的问题。“一般科”与“专科”都非常重要，他们一样伟大，但是同样有限！



【坏人基因 49】来一刀

四个医生身上都带着手机，而且开到最大声，惟恐听不见。但是其他人的很少响，只有老赖的手机，总在紧要关头响起来，而且，只要响，老赖就非接不可。“在家破水了?多久痛一次?”“开两指了?胎音怎么样?”“羊水里有尿?叫麻醉师准备…”

你说!大家正开心，听到老赖在那儿大声喊，扫兴不扫兴?好几次，有人手气正好，来这么一下，运气就飞了。倒是老赖精神，他能一边遥控自己医院产房里的情况，一边照打不误。还叫大家别操心，反正医院就在对面，碰到紧急情况，跑过街就成了。

当然也有两次差点出了大事。一次是个脐带缠颈又难产，偏偏那天产房里忙，监测胎儿和孕妇的机器不够，突然发觉胎儿的心跳变慢了。还有一回，是孕妇特殊，大概因为第四胎，骨盆本来就活，她先不生，开两指就不动了，但是说生就生，一下子十指全开。据说老赖赶过去，连手套都没来得及戴，婴儿就冲了出来。老赖一把没接住，让婴儿掉在地上，幸亏没伤，不然老赖非吃不了兜着走不可。

今天的麻将说好八点开战，据说老赖产房里五点才进来两个，大家正猜他不可能准时上桌。却见老赖摇摇摆摆进来了，笑说：“简单嘛!剖腹产，还有一个，早着呢!”偏偏才不过五圈，电话催，说胎位不正，又是高龄妇第一胎。老赖问东问西，实在没办法，只好请老婆代打，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这种高龄第一胎，快不了!”老刘对赖太太笑道，“今天您就别为我们做消夜了，陪我们打牌吧!”却见赖太太一笑：“他去去就回来!你们放心，少不了你们好吃的。”果然没多久，楼梯响，老赖回来了。而且母子均安，刚接生个八磅的娃娃。说那一家人乐死了，原来以为都四十岁了不会有了，居然来了个儿子。老赖显然沾了娃娃的光，一上桌就和，和到第二天天亮，把三个人的口袋都掏光了。怪不得老赖那么有名，因为他做剖腹手术，横着在耻毛间下刀，开口小，缝得漂亮，技术又纯熟。更怪不得老赖在妇产界有那么个响亮的外号——“赖一刀!来一刀!”



据统计，美国医生平均在病人述说病况才十八秒的时候，已经开始打断病人的话，准备下处方了。我在岛内听到一个更生动的形容：“病人才坐下，还没开口，医生已经站起来，示意病人可以出去了。”譬如八小时看两百个病人，四百八十分钟除以两百，就算医生都不喝水、不上厕所，每个病人也只有不到两分半钟的时间。扣掉他写(或打字)病历和开药的时间，能有多少时间听你说?短看，是医生马虎没耐心。接生是最能慢能快的。慢，他可以等，等自然产。快，他可以不等，剖腹生产!赖一刀为什么能“去去就回”?因为赖一刀很干脆，他“来一刀”!

听说大陆许多医院，现在都准许孕妇的另一半陪产，这真是好消息。你想想，要避免医生马虎，当然最好有亲人在旁边看着。所以，除非你丈夫胆子小，怕看血，或看了之后可能“不举”，最好争取进入产房。当你老婆脸孔涨成猪肝色，拼命用力的时候，你握着她的手，一起用力，能给你老婆极大的鼓励，也会使你觉得“一起在用力生孩子”;当孩子终于离开产道，呱呱落地的时候，你太太松了口气，你也松了口气，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

千万别认为医生是一视同仁的。你用大脑想嘛——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少女，同样脸上受伤，碰到同一位医师，那医师会一视同仁吗?我在美国开医院的朋友说得很直接——在急诊室里当然先救严重的、年轻的。今天你家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和十八九岁的孩子一起进急诊室，他们会先救哪一个?医生虽然不会不救老的、丑的、平凡的，却可能比较容易忽略。尤其当你送去的是患心脏病、脑溢血的八九十岁的老人时。即使医院不承认，我仍然要猜：他们在骨子里有放弃的想法。他们可能想，这么大年岁，救起来也活不了多久;再不然半身不遂，成为病家和社会的负担，还是把那些资源留给年轻一代吧!这时候，如果你再不争取，他们甚至可能猜“你也想让老人就这样‘走’”。于是，他们更忽略了。除非你很积极地要求，甚至找朋友、拉关系、打招呼，让医院知道“你很在乎”，要求他们尽全力抢救。

说个真事给你听：纽约有位名人的太太气喘病发，由念法律的儿子陪着去急



诊。急诊室正忙，医生过来看看，好像病人还撑得住，因为别处忙，又走开了。独生子坐在旁边陪着，那妈妈的气一点一点变短，儿子居然没注意，等到医生护士再过来看，妈妈已经救不回了。想想，那儿子一辈子会有多悔？念了那么多书，还是读法律的，居然不会及时开口为母亲争取照顾。问题是，有多少家属、多少老老实实的善良百姓，不都曾如此吗？

所以，如果你是病人家属，要警觉、要积极，为病人争取照顾。如果你自己是病人，没人为你争，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千万要为自己争。“请您为我缝细一点，我还年轻，我会感激您一辈子…”于是他原先打算为你缝三十针的，改为缝五十针。而且事后，那医生会笑着对你说：“我给你缝得特别小心、特别漂亮…”换句话说，他有时会缝得比较不小心、不漂亮，只因为你“主动争取”，所以走运。

要避免医生马虎，最好有亲人在旁边看着。如果你是病人家属，要警觉、要积极，为病人争取照顾。如果你自己是病人，没人为你争，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千万要为自己争。

【坏人基因 50】嘴里的阴沟

“天哪！你多久没洗牙了？”哈比叫了起来，“满口牙结石，我都看不见你的牙了。”“我只是牙痛！”“当然痛。”哈比笑笑，“改天就不痛了！”“改天？”“对！全掉光，就不痛了。”盯着聂鲁格，“你得先洗牙，你是用保险还是自费？”“用这张卡，你洗牙得来四次，左上牙一次，左下牙一次，右上牙一次，右下牙一次。”聂鲁格眼睛瞪得好大：“我住在卡普拉山里，很不容易来一趟，要不是牙疼得要死…”“你还不来呢！对不对？”哈比又笑，“要省时间，就自费，八百块！”“八百？”聂鲁格又掏口袋，“我身上只有三百，刚才吃东西花三十，还有两百七。拜托拜托！”哈比医生转头看看窗外，又看看大门，哼了一声：“好吧！算你前天、昨



天、今天都来，再收你两百七。”突然一阵剧痛，聂鲁格指着嘴：“唔唔唔…这颗痛…”“这颗？”哈比医生敲了敲。当当当！连三声，连痛三下。“我知道！都蛀成这样了，能不痛吗？改天给你补。”总算洗完了，聂鲁格漱口，哈比指着一池子结石和鲜血。“你自己瞧瞧！你那还算牙吗？简直比阴沟还脏。”“可是，可是…我现在更痛了。”聂鲁格歪着脸、皱着眉，“能不能今天做？”“今天没空，而且你得先吃药，消肿了再来。”聂鲁格却一夜没睡好。疼啊！不但那颗牙疼，整嘴都疼。尤其想到哈比医生临走那段话：“治牙，没那么简单！得给你钻开清理，上药，封起来，再打开，你最少得来五次…”聂鲁格连心脏都疼了。

我那医生朋友的话里，还有一句关键，就是“缴了多少挂号费”。在有社会福利制度，譬如全民健保、老人医疗照顾、贫民医疗，甚至只是一般医疗保险的地方，因为“饼大”、“病人多”，就算保险公司（或政府医疗保险单位）给医生的钱只有一点点，医生们也多半不敢不做。因为不收保险，他的病人会跑掉一大半。可是收也有问题，是他赚得不够，甚至如果诊所开销大，他还得赔钱。他怎么办？很简单！他慢慢看。既然你每来一次，都得缴一次挂号费，还可能外加治疗手术费，那费用虽然不多，加起来也还不少，就请你多来几次吧！所以明知抗生素得吃完一整个疗程，七天甚至两个星期，否则容易产生抗药性。他却不一次给你开足，只给你三天的量，三天之后再来，再挂号，再给你开药。你三天之后“半”好了，没空来，没药吃，产生抗药性，那是你的事！你用保险，洗牙得分四次。至于自费，则只要一次。（据说还有医生是保险“马虎洗”，自费“认真洗”。）你牙疼，现在还发炎，不好处理，先消炎，改天再来补或抽神经。而且搞不好，你得来七次。好不容易补好了，或抽了神经，还得磨小，咬模子，做牙套，装牙套。隔两天，你又牙疼，发现装了牙套的那颗牙旁边的牙也出了问题。而且裂掉了，得拔。于是你那牙套白做了，又得在前后牙之间搭桥，把前后的牙齿都套上。天哪！搞不好你半年时间都在为那两颗牙奔波，甚至故意留几个蛀洞不补，隐瞒旁边的问题不告诉你，等你改天出问题，使他的生意能源源不断。



【坏人基因 51】中西合璧

“会不会是癌?”老汤小声问。“不会是肿瘤吧?”小美脸色苍白地问。老邝毕竟是多年深交,才听说就亲自跑来,“我认识个香港医生,世代清廷的御医,祖传秘方,药到病除。”大笑道:“你们知道香港一年有几万人得鼻咽癌吗?所以又叫‘广东癌’。香港人最会治鼻咽癌,尤其这位高人,不知道多少人,比老汤严重多了,十几服药下去,不到半年,全都生龙活虎,比生病前还神气哪!”

当天晚上老汤就打电话给那位高人。高人广东方言,沉沉地,一听就是见过大灾大病、大风大浪的。尤其高人那句话——“不用怕!显然不严重,吃药应该没问题。”让老汤夫妇立刻吃了定心丸。隔几天,尤医师的报告出来,虽然确定是恶性肿瘤。第二天一早,老汤又拨电话去香港。高人下午才回电。“机票得你出,药也不便宜。”高人话还没完,老汤已经喊道:“没问题!钱不成问题,您能为我专程来,已经感激不尽了。”

高人来了。一早飞机到,摸一摸,把一把,拍一拍,放下五包药,每星期吃一包,就匆匆赶下午的飞机回香港了。老汤也不含糊,除了机票和二十五万港币现钞,还派宾士车机场接送。每月高人来一次,吃了半年的药,六百多万台币花下去了,老汤不但吞咽困难、鼻塞流血,而且听力愈来愈差。高人也确实细细摸过老汤的脖子,知道那硬块一点没缩小,却始终那么一句话:“你要有信心嘛!中药要是像西医那么硬来,就不叫中医了,这是慢慢下工夫,而且已经看出来药力正在生效!”

直到有一天夜里,老汤脸上黏糊糊的,开灯,一枕头血,才不得不赶去尤医生的诊所。“我还以为你去了大医院。”尤医生皱着眉头,“没想到你拖到今天,你看看!”指着断层扫描:“你比较一下!扩散了多少?”“照你这情况,五年存活期还有一半。”“只有一半?”老汤吓一跳,定定神说,“有没有更好的疗法?钱多少不成问题,我有的是钱!”“好!我给你联络。正好有熟人,我来想想办法。美国有一种最新的定位高分子放射治疗仪器,因为能先精确地算好肿瘤的位置,再



从不同角度照射，既能把肿瘤细胞杀死，又不致影响到脑子、眼睛、耳朵这些重要器官。”

隔天老汤就送礼到尤医生家里。尤医生倒也不错，隔礼拜便主动打个电话，报告进度。老汤就感激得又送份厚礼去。可是礼送了一份又一份，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排上。所幸尤医生用这时间为老汤做了各种检查，说美国那边需要，并直接在台付款，减免许多手续费。

老汤终于住进了美国那所放射治疗的专门医院。住进去的第三天，老汤又做了一次全身检查和验血，就上了放疗台。看那叫珍妮的女医师，一样一样地叮嘱，老汤觉得好温馨，转头问翻译的琳达：“怎么谢谢她？”“你们早就付清了。”珍妮回答，“我们是不收任何礼物的。”沉吟了一下，笑问：“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医院的？”“我的医生，尤医生介绍的，四个月前就知道了。”珍妮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突然开口：“你四个月前就知道，为什么不早来？我们有那么多机器，随时可以安排，根本不用排什么队！而且，你这么紧急的病情，抢一天是一天，马上来，马上就安排治疗了。”顿一顿，“而且，据我所知，你们台湾去年也进了这种机器，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

前面这个故事是根据实事改编的。虽然已经过去七八年，我至今还很难忘记，老汤死前一年对我说的话。那时候他的鼻咽癌已到末期，经过放射和手术，脖子几乎削去了三分之一，说话的声音已经很模糊，当他诉说到美国才发现根本不必排队，却被台湾的医生一拖再拖，甚至一次又一次送重礼，还不安排他赴美时，在他苍白的脸上我看到愤怒与不甘。更令我难忘的是他过世之后，他太太对我幽默地说，她早看出来那所谓高人的药根本不管用。但是当丈夫抱着一线希望，相信“高人”能救命的时候，她半句话也不敢说，惟恐让丈夫觉得她是心疼每次台币一百万的诊疗费。

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他们家不是比较富裕，请得起那位“高人”，可能早就接受尤医生的建议做放射治疗了。又如果他们不是很有钱，能负担到美



国的医疗费用，尤医生也必然立刻叫他在岛内医院做放疗。那时候他才是初期啊！据统计，初期鼻咽癌的治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就算是中期，五年存活期也有一半。假使他不找“高人”，一开始就在岛内做放射治疗，我相信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我们也可以再往深一层想，如果他不是富有、表示不在乎钱，那香港“高人”说不定不会开那么高价。既然赚得不多，疗效又不佳，“高人”也不会一次又一次拖着。对！拖着！因为多拖一个月、多来一趟，就多拿一百万，换作你，你是不是也可能受诱惑。尤医生不也一样吗？他原先可能完全没想到介绍那所美国医院。何必舍近求远呢！但是，你有钱愿意跑，他又正好知道美国有这么个地方。给你多几分希望，显示他多一点神通，甚至由他介绍，让他多建立一些关系，搞不好还有些中介的好处，他何乐不为？然后，你老汤三天两头送礼，多拖一天，你就多送一份…换作你，你怎么想？

我在《人生的真相》里写过一个寓言故事——富翁的船翻了，爬到河中间一块大石头上，河水正上涨。一个年轻人见义勇为地划着小船，冒着巨浪去救。富翁站在石头上喊：“如果你救了我，我送你一千块！”浪大，船仍然移动缓慢。富翁又喊：“用力划啊！如果你划到，我给你两千块！”那人奋力划，但在水浪的阻力下，速度还是有限，而水愈涨愈高了。富翁声嘶力竭地喊：“我给你五千块！”“我给你一万块！”“我给你五万…”还没喊完，一个大浪已经把富翁卷走。那年轻人回到岸上抱头痛哭，说他本来只想着救人，偏偏那富翁一次一次加钱，他心想只要再慢一点，就多几万的收入，岂知慢那么一下，富翁就被冲走了。

这个故事说的“年轻人”不是和高人与尤医生同样的心理吗？

我绝不认为他们是骗子，说不定“高人”的“秘方”确实救过不少人，说不定那尤医生本来是仁心仁术的好医生。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金钱的诱惑！

今天你喉咙发炎，当然找你熟的诊所就成了。但是当你发的是大病，不是喉



炎，而是喉癌，或者需要动大手术的时候，你就应该多找几个医生。甚至为了客观，你得找那不同医院、不同系统、不是“同一挂”的医生，听听多方的意见。美国许多保险公司甚至规定动大手术必须有“第二意见”(second opinion)。就算你死心塌地，只打算找一个医生，也最好先看看这方面的书，或上网查查相关的治疗方法。于是，当你跟医生谈的时候，好比前面说的装修，你稍稍说出两个专有名词，那医生就“心里有数”，知道你“心里有谱”了。当你看完第一个医生，去找第二个医生的时候，你也可以先不吭气，先不透露你已经找过第一个。因为这样你才能静静地听，细细地比较。看看这两个医生说的有什么“一样”，和“大不同”的。相反，如果你先说你已经去看过某医生，而下一个医生跟那医生有某种关系，跟前一位有师生的情谊，或怕得罪前一位，他极可能不敢多说，或往前一人“倾斜”。甚至他会坚持请你回去找前一位，别找他！在不延误病情的条件下，你此刻应该去找第三个医生，理由是一你找的前两位医生，都不知你将要再去找别人，或者已经找过别人。他们告诉你的都像是商家开出的第一个价钱，或对外行客人说的第一段话。就算价钱一样，形容得相同，也不代表你不会吃亏。

偏方既然叫作“偏”方，就表示它不是正规的。非正规的不见得就差，好比有些运动员，从来没上过体育科系、受过正规训练。但是才被发掘，练上两个月，就能赢过一堆“科班出身”的高手。那是因为他资质好，他是天才。问题是，并非人人都是天才啊！天才能有几个？今天某人用偏方，可能正好对症，对了 he 特殊的体质，于是“正方”治不好甚至医生宣布放弃的，居然能奇迹似地复原。那也算是“天才”，最起码，是“天佑”。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跟他一样，一定会是少数中的少数呢？今天的中医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医。今天，你骨头断了看中医，他也给你照 X 光；你血压高，他把脉再准，也给你用血压计量。这跟老店家明明能打算盘，也改用电子计算机的道理一样。

中医绝对有学问，从种花我就有感触——中医是固本。当西药只是一枪一枪打，化肥只是氮、磷、钾三元素往里加的时候，中药则是全面，用各种元素去帮助你的身体。问题是，你能因此就只信中医吗？想想，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来吃了多少中药、进了多少补品？却为什么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反而是那些吃大把西



药的现代人，能活到八九十岁。你虽然可以嘲笑后者是药罐子，但不能否定他们长寿啊！所以我要强调：别迷信偏方！没病时用中药固本，急病时用西药救命。

【坏人基因 52】当伟哥遇上柔妹

秦小姐先探了探头，看药房里没客人，就快步走向柜台。“Lisa, lisa!我要买个东西。”拿手遮着半边脸放小声，“我要为我老公买套子。”“买套子就买套子好了！怕什么？中学女生都来买，你还怕什么？”Lisa笑。“小声一点嘛！”秦小姐一下子脸红了，“快一点！给我一盒。”“一盒，哪种啊？”Lisa转身，敢情她背后柜子里摆了一大片。“全是套子，要哪种？带颜色的？带颗粒的？带刷子的？带锯齿的？带油的？”“带…带…带油的！带油的好。”秦小姐说。“我老公总是猴急，我性趣又不大，带油的比较好。”“哎呀！”Lisa又笑了：“你何不专买点油呢？”她突然放小声，作神秘兮兮状：“要不要‘柔妹’？”“柔妹？”“是啊！男人吃‘伟哥’，女人就吃‘柔妹’啊！”她笑得更神秘了：“告诉你，吃了你就有性趣了，包你快乐赛神仙。不过…”“不过我的柔妹卖完了，有另外一种，跟柔妹一样，岛内做的，便宜多了，机会难得，你要不要？”Lisa一面说一面拿出个漂亮的金边盒子，还打开来，掏出说明书，指着上面的图说：“搽在这儿，还有这儿，先会觉得凉，跟着变热、变烧…”她哈哈大笑了起来。秦小姐的脸红到了脖子：“那还要不要用油呢？”“当然不用，自己有了，哪还要用假的？”秦小姐二话没说，把好东西塞进皮包，又接受Lisa的推荐，买了一盒某国生产的超薄安全套。

秦小姐才出门，马太太就进来了，先挽袖子、伸胳膊，请Lisa量了量血压。“一百三十、八十五！正常极了！”马太太弯弯嘴角。“我还好，我老公的问题大，吃药还是高。”她伸手从皮包里掏出医生处方：“又该拿药了。”Lisa连药单都没看，早转身去找，找了半天，回头问：“十和二十的都正好卖完，拿四十的好不好？把药片切一半就成了。”“好切吗？”“当然好切！叫你老公用手掰都掰得开。”“算了吧！”马太太一边掏信用卡，一边叹口气，“一天不如一天，力气还不如我



呢!”“给他补补嘛!”“怎么补?补什么?什么都补了!”马太太又叹口气,“十全大补汤、麻油鸡、烧酒鸡,热补、温补,全试了!”“哎呀!”Lisa笑起来,“什么年头了,你还自己熬药啊?告诉你!现在早用最科学的方法浓缩了。”指指不远处的柜子:“瞧!”“你还卖中药?”“不是中药,是中药西吃!我建议你给老公买两瓶冬虫夏草。”“我买不起!”马太太摇头。“绝对买得起!这是用科学方法萃取培养和浓缩的,更纯,而且便宜得多。”Lisa走过去拿下一盒,“不是我胡吹,你自己看说明。而且我老公就吃,不抬头挺胸都难。”“什么意思!”马太太抬头看Lisa。Lisa没正面答:“你不知道冬虫夏草管什么吗?那是活血的,可以扩张血管,所以又叫‘中国伟哥’。”“真的啊!”马太太扬起眉毛。“而且,”Lisa拍拍马太太,“我建议你给马先生吃红曲,来降胆固醇和血脂。”说着又去拿了一个大盒子来:“您自己看!可真是专家肯定、医师推荐的。而且这是天然的东西,就像我们平常吃酒糟鱼用的红糟,不像西药都是化学的,会伤身。”马太太没吭气,低头念盒子上的说明,一边念一边点头。“好像是真的呢!我最近在报上也看到新闻。”抬头,把刚收回的信用卡又交给Lisa,“各来一盒吧!”

相信你一定碰到过前面故事里的情况——你去药店买药,他除了“照方抓药”,还向你推荐其他的,或者告诉你这种药没了,建议你买另一种,效果更好。往好处想,那药房的人真不错,他据实告诉你健保给付的,往往是最便宜的,药效比较差,想快快治好病,最好买新出的药。你可以为买一双鞋而四处比价、讨价还价,可以为多拿一根葱而跟菜贩拉拉扯扯。但是碰上你病了、亲人病了,医生要诊疗费、药房索药钱,你二话不说,照付!还唯恐那不是最好的,如果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更好的药剂,你宁愿多花钱。

药房也就抓住这种心理,给顾客许多“良心的建议”。尤其那些开在社区的药房,因为跟四邻处久了。平常你扭了腰,他给你开松弛剂、止痛药,不必看医生,没两天就好了。小小拉肚子,他给你止泻整肠药,也没两下就痊愈了。甚至你小娃娃感冒喉咙发炎,医生不开特效糖浆,他也偷偷卖,让你孩子好得更快。

如果他只是介绍一点“营养食品”还没关系,糟糕的是不良的药房可能卖给



你伪药、劣药，甚至他自己制造的不知名的药。一手资源微信 ipip885

我小时候有一次陪母亲去私人诊所，她在里面看病，我扒着柜台往药房看，看见有个小护士把许多药片放进乳钵，磨成粉末，倒在一张纸上，再填装进一颗颗空胶囊。于是原本看来很普通的，连糖衣都没有的白色药片，穿上漂亮的新衣，都像是很贵的特效药了。后来我跟一个医生朋友谈起这事，他一笑，说这有什么稀奇？病人很奇怪，你给他便宜的药片，他会觉得你亏待他。而同样的东西，装进胶囊，看着红红绿绿，一颗颗吃下去，病人有信心，反而好得快！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化腐朽为神奇”，原本一粒两元的药，摇身一变，可以卖 20 元。更新微信 ipip515，足足多 10 倍，而且保证看不出。同样的东西，可是当那药是由他造的，或由他改装的，你就没了比价的可能。现在你就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强调“祖传秘方”，而且绝不透露配方了吧！除了是业务机密，还有个好处，是他葫芦里卖的药，你不清楚。换句话说：“你既然不懂，就别多说，付钱吧！”

很可能你柜子里就摆了某家的秘药。举个例子，你去海外观光。岛内观光客有个特色是“上车睡觉、下车溺尿、进店买药”。加上导游的吹嘘，旅程安排少不得有一站是采购。旅行社很贴心，为了节省大家时间，往往安排好采购站，只要到那么一个地方，就能把穿的、戴的、吃的、亲友托办的一次买全。采购站里多半有卖药的，从岛内已经禁了的胃药、不准引进的一些含可卡因的感冒药、奇奇怪怪用被保育材料制造的中药到美国制造的超级补品可能都有。“瞧！这上头写明了是在某州某城由某大药厂制造的，这是美国研发，绝对原装的！”你看上面全是英文，心想：在美国买的，假不了！包装又漂亮，回家送人自用都体面。那“东西”确实不假，可是请你走出“采购中心”，到外面一般美国药店问问，他们有没有？只怕连药厂名字都不曾听说过。那极可能是“自家人”，在美国成立公司制造的“营养补充品”，而且八成还遵照美国法律，印上一行英文小字，意思是“这些说明未经食物药品管理局审核评估，这些产品不是用来作诊断、治疗或防治任何疾病的”，也就是说他对前面“天花乱坠”吹的通通不负责。



【坏人基因 53】套子怎么不见了

秦小姐又是先探探头，看店里没别的客人，才碎步跑到柜台。“好久不见！最近好吗？”Lisa迎出来。“好像不太好吔！”秦小姐放小声，“我‘那个’过一个多月了，又觉得有点恶心。”“有了？”“恐怕…”“不对啊！”Lisa歪着头想了想，“我记得你给老公买了套子，还是超薄的、高级的，对不对，难道忘了戴？”“戴了啊！戴了啊！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一次，做一半，套子掉了。又一次，没掉，但是做完才发现套子破了，大概就是那次中的奖。”Lisa突然笑起来：“你们一定是太激烈了。对！我想起来了，你买了‘柔妹’，是不是因为擦了那个，过度兴奋…”“你小声一点嘛！”秦小姐伸手推了Lisa一把，“不要说了！你有没有验孕的东西？”Lisa先怔了一下，接着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你不要再等几天？”“不管！我现在就要知道。”秦小姐一把抢过小盒子，四处张望，“厕所在哪儿？”

秦小姐才进厕所，马太太就来了。二话不说，卷袖子量血压。“对了！马先生好吗？还有，我介绍给您的那红曲不错吧？”马太太摇摇头：“不好！而且我老公几种药都不吃了。因为肝功能出问题，还有肌肉溶解、C.P.K不正常。最近叫胸口疼，查了一堆东西，照胃镜才发现食道有溃疡，还做了切片，幸亏是良性的。”“怎么会呢？怎么会呢？”Lisa皱着眉，“我相信绝不会是吃红曲出的问题，那是天然食品啊！”马太太拿着一大瓶走了，推门，正撞上夏小姐。

“哎哟！夏小姐！你脸上怎么啦？”“不用提了！敏感。”夏小姐没好气地低着头往里冲，冲到柜台，从皮包里掏出两个药盒，“Lisa！我能不能退？”“怎么了？”Lisa叫起来。“你看嘛！痘子没好，脸都红肿了，昨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是对这药膏敏感。”正说呢！秦小姐蹑手蹑脚出来了，Lisa瞄了秦小姐一眼，没多说，立刻打开收银机，把钱数给夏小姐，又当着两位小姐的面，把药扔进垃圾桶。从头到尾，秦小姐都没说话。看夏小姐低着头出去，才把手里的“验孕笔”递给Lisa。Lisa瞄了一眼，又拿到药柜旁边，就着里面的灯光看了看，抬头，“真有了吔，恭喜！”“恭喜个屁！我几岁了？我才不要呢！我老公也不要。”“怎么办？”“拿



掉!”秦小姐回头环视店里一圈,没别的客人,小声问,“你有没 RU486?” Lisa 眼睛瞪得好大,眼珠转啊转,还斜着脸看着门外:“禁药也!非有医师处方不可。”

“少啰嗦!你有没有啊?拿出来。”秦小姐伸出手。“很贵也!是通过特别渠道进来的。” Lisa 对着秦小姐的耳朵说出价钱。秦小姐脸色一沉:“这么贵?”“当然比去医院手术便宜得多,而且你才过一个月,容易。”秦小姐没动。“对了!” Lisa 把秦小姐拉到柜台边上,“我这儿也有对岸的,他们一胎政策,堕胎合法,你想想,十三亿人口,会有多少人不小心中奖啊!所以他们的药又好又安全,还便宜…”说着拿出五六盒:“其实跟 RU486 一样的成分。”

你知道人参吃过多,可能造成内分泌的问题;减肥药守宫木吃过多,能造成肺衰竭吗?马太太和她老公会不会因为认定红曲是营养食品、多服无害,所以没看说明书,也没停止原先使用的西药?因为就算那红曲是营养食品,说明书上应该写得很清楚,红曲跟史塔汀(Statin)类药物的作用类似,都是在肝脏里阻止胆固醇的形成,所以吃史塔汀的人除非经过医生指示,不宜同时使用红曲。说明书里甚至应该写明,无论服史塔汀或红曲,都不能同时吃葡萄柚,否则可能造成危险。也许你吃史塔汀类降血脂药物多年了,还不知道在服药三小时内不能吃葡萄柚。这要怪你没看药品说明书、怪你的医生没叮嘱,也怪药剂师没提醒。一手资源微信 ipip885, 治骨质疏松的一些药,因为非常酸,规定吃完药不能躺着,甚至不能坐着,如果吞一半,停在食道里,能造成食道穿孔。

阿司匹林也很酸,甚至能造成胃穿孔,所以现在许多阿司匹林外面都加了一层护膜,让药剂慢慢溶解。还有些药物是慢慢起作用的,像治食道逆流的某些药,因为慢慢起作用,可以维持二十四小时稳定的药效。又有些药,一层一层,每层的效果不同。譬如一种很普通的安眠药,能帮助人入睡,却睡不久。最近他们改进了,药片分两层,一层先帮你入睡,一层慢慢溶解,使你继续睡得安稳。

如果你原先喜欢将那安眠药片切开服用,而今换服新药片,你还能那么做吗?于是你可以猜想,马先生的食道溃疡可能因为他每天睡觉前吃烟碱酸之类的降血脂药物,又切开来吃,破坏了药丸外面保护膜造成的。



请别以为药局的人一定都懂，说段亲身经历给你听——就在去年，有一天我胃痛得厉害，去药局买制酸剂。如同前面我不断说的，药局没直接给我胃乳片，而是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更管用。我看着那圆圆的药片问：“要咬碎吞下去吗？”（因为胃乳片往往得咬碎了吞。）“对！咬碎了吞。”药局的人答。我回家照办，苦死了，但我心想药房不会乱说，还是硬吞下去。岂知立刻头晕，差点栽倒。

再让我们想想夏小姐。她原先要买最普通的 A 酸，用来治痘子。药房介绍她第二代、第三代的果酸产品和杜鹃花酸。药房介绍的这些药，都是好药，只是脸上长痘子，都能用同样的药治吗？有些痘子是脓包、有些是白头和黑头粉刺，有些中老年人，角质层变厚、毛孔不通了，也有些少女因为荷尔蒙的问题，油脂分泌过量。说不定夏小姐只要用最便宜的 A 酸，把角质层更新，让塞住的毛孔露出来，就成了。她犯得着多花许多钱，买第二代、第三代，甚至一边搽果酸，一边吃 A 酸，一边又用漂白的处方药吗？最后，谈谈秦小姐的 RU486。没错！据说这是很有效的口服堕胎药，如果由上一次月经完的那天算起五十天之内，配合前列腺素使用，可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效果。问题是，如果超过了五十天或子宫外孕，又如果那是三十五岁以上抽烟的妇女和十八岁以下的小女生，就没那么简单了。搞不好，可能流产不完全、大出血，甚至送命。Lisa 怎知道秦小姐的情况？秦小姐年岁已经不小，她又怎知自己没有子宫外孕和其他问题？

【坏人基因 54】打假尖兵不手软

“抓了啊！可是抓不胜抓，而且……而且您知道的，那假药做得太像了，连防伪标签都差不多。”

“分不出，总吃得出吧！”王老总的火更大了，“难道消费大众不知道我们的‘x 他命’，吃下去连冒汗都有股特殊的味道吗？我们不是还特别开了记者会，告诉大家怎么分辨吗？”



“是啊!是啊!可是，可是那假药，连出汗打嗝的味道都跟我们的产品一样。研究室的人也化验了，据说连成分都相同，他们显然偷了我们的配方…”

王老总手一挥，“别说了!”低下头想了半天，猛抬头，“征人!明天就征人，征一批年轻小伙子，一定要眼睛二点零的，训练他们怎么分辨假药的包装，每天到各药店查，查到就报警，告他，把那些药店告死。我抓不到造假的，就由卖假的下手。”

特侦队很快就训练出来了，而且出师那天由王老总亲自训话：“打假尖兵，绝不手软!”

果然，才一天，已经抓了上百家药店。

问题是，接下来抓到的一天比一天少。

“没关系!”王老总笑道，“表示消息出去，卖假的药店都吓倒了。只要他们不再卖，我们的销路一定回升!”

没错!当月的出货量果然增加不少。

可是接下来几个月，虽然打假尖兵一点也没放松，而且没发现几家卖假，公司的出货量却没更大的进步。原来药店学聪明了，他们只要见陌生人上门买“x 他命”，一定拿真的出来，只有碰上熟面孔，确定不是打假人员，才可能拿假货骗人。更讽刺的是，王老总某日叫打假尖兵的小队长到家里研究对策。更多资料请加微信ipip885或ipip515，小队长随手拿起王老总桌上的“x 他命”，怔了一下，接着掏出放大镜看了半天，说：“假的!”

把王夫人叫出来，才知道是王老夫人的，再叫王老夫人。老太太想了半天，说是她在公园土风舞比赛得的奖品。王老总的脸简直不知往哪里摆，因为过去两



个多月，他每天也吃这瓶伪药。还有一回在打嗝的时候，冲到一个打假尖兵的前面说：“你闻！咱们出品的真‘x 他命’，打嗝出来的味道是这样。”

回家，火更大，王老夫人和王夫人居然饭吃了一半，都走了，跑去看电视开奖，说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奖。王老总气得要掀桌子，但是突然灵光一闪，不掀了！跑去打电话。

隔天各大报的广告都刊登出来——吃 x 他命，开宾士车。只要把 x 他命的空盒盖剪下来，请药店在后面盖章，再写上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身份证字号，寄给我们，就能参加摸彩，头奖宾士车一辆。而且如果不开车，还能折现！

真神了！广告才出来几天，出货量就直线上升，差点生产线都赶不及了。还有，就是报上总刊登有顾客与药店吵架的消息，有些因为药房说由广告刊登的那天开始算，之前卖出的“x 他命”，不能补盖章。还有些是当顾客拿盒盖请药店盖章的时候，药店居然不认账，说那不是他店里卖出去的。打假尖兵也没白忙，他们检查寄回的盒盖，发现了一堆假的，而且每个上面都有药店店章和顾客材料。既有物证，又有人证，还有店章，一个也跑不掉！更绝的是，王老总居然把那些伪药盒盖一起放进摸彩箱，请美女辣妹摸出各种大奖。第一特奖，宾士车抽出来了。消息发布，还有电视记者采访幸运儿。只见那中奖的小姐又叫又跳。可是，第二天又出了消息，而且成为社会版头条——宾士车不送了，因为中奖的是伪药的盒盖。一下子，吵开了！电视上名嘴论辩，法学专家解释，连娱乐节目都调侃。“x 他命”更红了，红透半边天，连平常不吃补品的人都买。销路一下子飙升了八倍。

我写这个故事，真正的目的不是告诉你可以用这一招，而是其中最关键的一



句话——“药店学聪明了，他们只要见陌生人上门买‘x他命’，一定拿真的出来，只有碰上熟面孔，确定不是打假人员，才可能拿假货骗人。”看到这句话，你心寒不心寒？天啊！不骗生人，骗熟人？对！这世人常是自己人好欺侮！因为你跟他熟，当他是老朋友；你信任他，认为他必定不会骗你。而且，你心想他怎可能骗老邻居呢？被你发现，以后不向他买了，谅他不至于那么笨。可是我问你，如果你开药房，手上有足以乱真的假药，包装既无分别，含量也差不多，吃下去跟真的一样有效，而且那假药因为没有宣传研发税金等开销，便宜太多了。卖假的比卖真的多赚好几倍。你又听说同业中张三李四都卖，搞不好，你自己都吃，请问，你是不是可能动心？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药房都是诚信的，但是不能不说那些不肖的药商愈是了解你、知道你的底细，甚至“相信你一定相信他”，他愈可能吃定你。

让我们做个有意思的统计吧！同一种药，请你老公去买。譬如他有干眼症，医生建议吃叶黄素，他去了。是不是很可能没买到叶黄素，买回的是除叶黄素之外，又加了不少好材料的高档进口货。药房很会看人，瞧这大男人，挺神！挺忙！“您要买的在这儿，五百。”他先照大男人要的给。接着可能说：“还有更好的。”大男人眼睛一亮：“更好的？效果更好吗？多少钱？”“一千。”“贵这么多？会更好吗？”“您自己看说明吧！盒子上有说明，您可以比较！”请问，你家那个大男人是不是可能进店才五分钟，就买了一千的？

好！现在换你去了。“您要的在这儿，五百。”“五百？这么贵？”“其实还有一种，同样的东西，我自己也吃，而且便宜得多。”药房拿出另一种，比比看含量，一模一样，确实便宜不少。这药房多好啊！如果他卖贵的，可以多赚；他却宁愿卖给你比较便宜的，多有良心！多够朋友！于是你买了那四百的。

他真少赚了吗？不一定！他卖的是假药吗？不！八成是真药。药房可能双赢——既多省了你的钱，又多赚了你的钱。当你买药时，药房推荐给你另一种，成分一样，却便宜许多的药品时，你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他介绍的药效可能一样，也



可能不一样。他既为你省了钱，也为自己多赚了钱。当然，还可能有黑心的商家，介绍你“分身”的药，却开出比“本尊”高的价。最糟糕的是：他介绍你一种相似药名的东西，内容不一样、药效也不一样，搞不好，使你吃出问题。

当你到大医院看病，并且在医院的药房取药的时候，因为完全电脑化，那药名和用法，往往已经印在药袋上，你应该保留这些袋子，甚至把药名另外记下来，作个记录。

再给你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据剑桥大学教授约翰·柏特菲尔德的统计，每年单单在英国，因为医生开错药丧生的就达到六十人。医疗非常进步的英国还有那么大的问题，你想想，全世界一年会有多少人因为“吃错药”，白白送了命？

正因此，在许多先进国家，医生会要求初诊（初次找他）的病人填写服用的各种药和对药物敏感的调查表。更进步的地方，则通过网络，把每个病人的“药史”建档。当你在这家药局拿了某种药又去另一家，以另一个医生的处方拿的时候，那“重复”的和“会造成冲突”的药就会“跳出来”。

了解了这一点，即使你去一般小诊所，并且在那诊所附设的药房拿药，也应该索取一份处方的副本。（虽然有些医生可能会很不高兴，不希望你知道他袋子里装了什么药。他诊所旁边附设的药局，给药时也只在药袋上写服用方法，完全不写药名；或把许多药配好，装成小包，教你每次吃一包。）

而且为了保险，如果你再去别的地方看病或拿药，都应该出示前一个医生的处方。这样做很可能使你不致因为吃错药出毛病。首先，你知道为什么“医”和“药”要分家吗？在台湾，以前诊所往往附设药房，可能由医生和护士在里面配药、给药。后来有关部门规定“医”“药”分家，那些小诊所常常把药房和诊所隔开，譬如中间加道墙，另外开个门。于是你出这门、进那门，领药、回家。日子久了，有些诊所把那薄墙又拆掉了，恢复原先的样子。



你可能为此叫好，认为还是这样方便。何必像美国，医生开了药，即使病况紧急，还得赶去药房，拿医生的处方取药。搞不好，人多，好久才拿得到，比起来还是台湾方便。没错！就方便而言，诊所通药房，一次办成，方便太多了。但是你知道医药不分家有多大的缺点吗？

诊所附带药房的缺点：首先，如果医生附设药房，他开了药，你一定跟“他的人”买，有些不肖的医生可能开你不必要的药，为的是多赚药钱。其次，当一个大药局可能有几千种药的时候，一般诊所才能有多少种？他那小小一个房间，容纳得了多少药？如果你是开药的医生，你会开你没有的药吗？假使你给一个病人开五种药，其中一种你没有，你会特别叫病人去“外面”的大药房买吗？要知道，即使在大医院，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医生明明知道某一种药特别管用，但是当他发现自己医院没有的时候，只好不开。

当然，也有些无私的好医生，会主动告诉你药名，建议你去外面的大药房购买。（譬如告诉干眼症的患者：“我们医院的人工泪水是大瓶的，里面添加了防腐剂，你可以去外面买小管即抛式的，不含防腐剂，比较好。”）

无论如何，当你主动问医生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时，他可能不得不告诉你一些他没有，或“保险”不给付的好药。

【坏人基因 55】打到你发抖

一年多前某一天，小岚正听诊，有个老病人进来说他在楼下看病，没什么大毛病，医生却硬要他做静脉注射，说效果好，而且叫他一定得用“光量子”。可是老病人看见好多人打得直哆嗦，不敢用。医生就火了，不给他开药，老病人没办法，只好上楼请小岚去说个情。



小岚下楼看。天啊!人可真多，都在排队等着做光量子，屋里弥漫着一股臭氧的味道。小岚拨开人往里挤，挤到机器前面。早听说医院进了几部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据说只要把静脉注射的液体经过这架机器，加氧，再加上激光，就能有加倍的治疗效果。全院的医生都对这机器欣赏极了!以前是“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静脉注射)”，现在翻过来了，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去做光量子。而且院里规定每个医生每天有四十个责任配额。好处是病人每打一针，医生可以拿七块钱。

小岚因为不了解这机器，没叫病人做过光量子，今天正好借机会认识认识。她弯下腰，看机器上的小牌子，上面写着“ZWG-B2”型系列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

“嗨!”小岚笑了，“什么光量子激光?ZWG 不是紫外光吗?”

“人家是专家，你是什么东西啊?”第二天院长就把小岚叫去训一顿，“这可是 xx 医大教授研制的，以后你少放屁!”

小岚灰头土脸出来了，觉得半个医院的同事都在盯着她骂。可不是吗?她这一多嘴，传出去，做光量子的人突然少了一半，等于医院的收入掉了三成，她能不挨骂吗?

但是小岚愈想愈火大，她不服气，尤其对院长那句“你是什么东西”觉得受到羞辱，她倒要找那位医科大学的教授请教请教。联络了一次又一次，找不到那位教授。大概知道她要来“请教”，医大居然说没有这个人。小岚亲自出马，除了去办公室问，甚至把医大的教职员名单都查了。果然没这个教授。再深入查，出现惊人的结果——那机器根本不合格!

她立刻反映到上面去，甚至跑去相关的上级部门。没得到什么具体的答复，倒是被某个部门的主管训了一顿。“光量子就是激光!激光就是光量子，还有一个



名字叫紫外线。你懂吗?”那主管笑笑,“就像你在家,你妈管你叫阿毛,可是在你单位里,大家喊你名字,道理是一样的!”小岚垂着头回家了,对着也是医疗疏失受害者的老母掉眼泪。年轻时是化学家的老母说:“病人不懂。你是医生,你懂,你要保护病人。”

小岚又出发了,她告到区委。不管用。又告到卫生局,还是不管用。最后,她告到了市医药管理局。证据确凿,医药管理局终于下条子,叫小岚服务的那家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小岚终于成功了。可是回医院没多久就接到一封公文。她卷铺盖了!

这是根据女医师陈晓兰的真人实事改编的。

故事还没完呢!后续的发展是:陈晓兰离开她揭弊的那家医院之后,发现xx市还有好几家医院仍然使用光量子治疗仪,于是她又去告发。可是主管单位说她不是那些医院的病人,她不能告。陈晓兰居然为了取得证据,也为了成为那些医院的“病人”,趁自己正好扭伤脚,跑去那几家医院求诊,亲自“以身试针”。

这就是前面故事一开头写的情节——陈晓兰缴了钱,拿到证据,再去做光量子,由那位正剥橘子的护士“动手”。陈晓兰再用计,取得注射用的玻璃管和里面残留的注射液,作为证据。那些医院真是倒霉,碰上这位个性耿直又单身的专业医师。她不但取证,而且回去做实验,发现经过紫外线照射的药液,在管子里产生絮状沉淀。怪不得许多人注射之后会发抖。搞不好,可能会出人命的!经她拿着“铁证”再去告发,市卫生局终于下令不准再用这种机器,据统计,一下子禁了上千台。

问题是,某市不用了,别处用不用?中国多大啊!连这么进步的城市都“敢”,那些“焦点”以外的城市又如何?有几个陈晓兰?有几个人敢在被砸、被批、被恐



吓之后，仍然勇往直前？又有几个病人敢持怀疑的想法，拒绝使用“不清不楚”的机器？

说到这儿，还没完。陈晓兰后来在另一家医院找到工作，她进去，又有故事了。更新微信ipip515，她发现那家医院在用另一种不合法的伪劣机器。于是，好戏一幕幕展开——从1997年开始，陈晓兰一个一个发掘、一样一样揭弊，为了举报，她去北京告状，前后有几十次。直到今天，陈晓兰还在做。她虽然丢了差事，落得“叛徒医生”的称号，被同行骂、被人事部门批，但因为她有证据，而且坚持到底，中国国家医疗主管机关终于取缔和查处了七种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伪劣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

陈晓兰何止丢了差事，而今靠亲戚朋友接济过日子，她甚至不敢看病。有一回她心脏病发，想去医院，医界的朋友听说，赶紧劝她别去，要什么药，朋友愿意帮她去拿。为什么？因为陈晓兰不知挡了多少人的财路，朋友怕陈晓兰一去就出不来了！

可不是吗？单单陈晓兰揭发的第一个医院，从停用光量子，业务就由一天两万三千元人民币，一下子掉到六千元。听到这个数字，你能不了解为什么医院动不动就叫病人输液，作静脉注射吗？套一句陈晓兰的话：“过去是‘以药养医’，而今是‘以疗养医’。”

别以为这是中国内地才有的事，告诉你！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哪里都一样——他可能给你用合格的好机器治疗，但是每次不给你做足。他躲在机器后面，你知道他开多大？明明可以做一百，他只给你六十；明明该做三十分钟，因为机器太红了，外面一堆人排队，就好像以前碰到观众挤爆的电影，不肖电影院会把片子剪短，使每天能多演一两场。你知道被剪了吗？你只觉得片子有点玄，跳得太快，不太能懂，怎知道自己少看了五分之一？怎知道自己一边觉得过瘾，一边在吃亏



上当?还有一点是他不给你做足,使你慢慢好,才能常常来。吃药也一样,他给你只开三天,明明是抗生素,必须一次吃完一个疗程(七天到十天,甚至十四天),否则会产生抗药性。你如果三天之后不继续服用,这抗药性就可能产生,那种药会愈来愈不管用,只怕有一天,连万古霉素都救不了。你如果知道这一点,三天之后能不去报到吗?于是你又得挂号,又得缴钱。更糟糕的是,那医生舍不得你,希望与你“常常再见”,于是…

【坏人基因 56】花市奇遇记

吃完早餐,老张没像往日一样去公园下棋,他坐车到了河边的花市。

老张正往外走,突然觉得有人拉他袖子,转头看,是个穿着红背心的大男生,对老张笑着说:“老伯来量个血压吧!”“我没空!”老张没好气地回道,“没看我拿这么多东西吗?”“我来!我来!”大男孩说着伸手把老张的大盒子接过,“等下我帮您拿到门口,您如果要找车,我帮您叫、送您上车。您先坐!量个血压吧!免费服务!”

老张坐下了,才看清楚一排桌子,坐了三个穿红背心的小姐,面前各放一台血压计,正有两位妇人在量,老张也就放心地挽袖子。小姐一边为老张绑血压计,一边亲切地问:“老伯多久没量血压了?”“很久了!一年吧!”“真的哟!年岁大了,要小心,还是常量量吧!”淡淡一席话,却令老张心一惊,因为棋友老孙上个月才报销,好端端一个人,没一点征兆,突然脑溢血就死了。扑哧扑哧打气,小姐盯着水银柱看。又打一次,又看一次。老张心更跳了。“一百四十五、九十,老伯!有点高!”“会吗?”“我量了两次呢!”小姐指着水银柱,又一笑,“您要不要再测个血糖?”“血糖?”“是啊!也免费,我们有立即显示的机器和测验晶片,国外进口的。马上量,马上知道结果。”“马上?要抽血?”小姐笑了:“不!不抽血,只轻轻扎一下,半滴血就够了。”说着拿出一台小机器,插进一个小塑胶片,发



出“咩”一声。又叫老张伸出小手指，拿个小东西，啪一下，好像蚊子叮似的，就挤出一滴血。再用小机器上的塑胶片碰一下那滴血，便见机器上十九八七直闪数字。又“咩”一声。“一百四十五。好像高了呢！正常要在一百二十五以下。”小姐把机器拿给老张看，“您的血压偏高，血糖又偏高，还是去检查一下吧！我们检验中心就可以，对了！我们为了服务社会，正在半价优待。您快去看看吧！而且医保给付，一毛钱也不花，图个安心嘛！”

老张第二天一早就到了那家“中心”，而且听小姐叮嘱的，没吃早饭。检验中心挺漂亮，护士也漂亮，笑咪咪地帮老张填单子：“三酸甘油酯、胆固醇、肝功能、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血糖。”护士抬起头：“您昨天验过血糖了，要不要改验‘糖化血色素’？这个比较准，能显示您过去几个月的血糖。”“这个医保不付哟！”护士一笑，“不过，也没多少钱。”护士小姐却没继续填单子，抬起头，盯着老张笑道：“您既然这么说，依您这个年岁，我倒建议您干脆作个癌症的筛检。”“癌症？”“是啊！您知道吗？现在最新科技，各种癌症都能由验血查出来，如果有，可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说着把化验表格转过来，指给老张看，“您瞧！这AFP是查肝癌的，CEA是查肝胆肠胃癌的，PSA是查前列腺癌的。”老张心一震，PSA，听说过，好像去年前列腺癌死掉的老赵就总提这个。“您可以作全套筛检，有很大的折扣，而且只抽一次血。”护士小姐说。“多少钱？”老张问。说出数字，吓一跳。但是想想老赵躺在病床上的那张脸，老张心一横：“全都做吧！”

隔不久，报告出来了！天佑老张，居然全部正常。而且检验中心退给老张不少钱。因为老张把下棋的那伙兄弟全带去了检验中心。据说他还拉着女婿，下个月去做正子扫描PET呢！

老张的血压，一百四十五、九十，确实高了。问题是，在那种情况下，他能不高吗？如果换作你一冷不丁地来这么一下，听那“扑哧扑哧”的血压计打气声，四周还有熙来攘往的人，你的血压是不是也会比较高。



据统计，人们到医院由医生量血压，尤其当那医生或护士拉着一张脸，冷冷看着血压计时，病人的血压常会变得比较高。正因此，加上为了省力，许多医院用自动量血压机，要你自己坐到前面挽袖子、伸手臂进去量。而且，机器前面多半有个牌子，建议你到了之后，不要立刻量，最好先坐一下，等“心平气和”之后再量。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病人紧张或才走过路、上楼，气不定。

再回头想想，老张血糖一百四十五，高了吗？照医学标准，空腹血糖最好在一百一十以下，至多别超过一百二十五。老张确实高了。问题是，老张才吃完早饭就出门了，就算路上花了一点时间，能有八小时吗？像老张这样，如果没让受检的人先休息一下就量血压；或不问是否空腹就判定血糖高低，那就值得商榷了。

我也不反对这种“义诊站”介绍“病人”去进一步检查，因为如果不指明一条路，许多人都有拖的毛病。假使他们介绍的医院或医检中心就在附近，而且立刻能做检查，还有个不错的折扣，当然是好事。只是当你去了之后，他们会不会危言耸听，抬出一堆东西要你检查，查了这样有疑问，又查那样，结果使你愈陷愈深，搞不好还疑神疑鬼，更加心神不宁了？

就拿前面故事里的癌症筛检吧！看！癌症筛检（或成为一整套，称作“癌症套式检查”）！多惊人！多引人哪！早发现早治疗，治愈率要高得多。现在居然只抽一管血，就能作一整套，你能不动心吗

瞧！现在一般医院和医检所能做的有多少——AFP 肝癌，ATG 甲状腺肿瘤，B-HCG 绒毛膜癌（女性），CEA 大肠、直肠癌，CA125 卵巢癌（女性），CA15-3 乳癌（女性）CA19-9 胰腺癌，CA72-4 胃癌，CPFE21-1 肺癌，CYFRA21-1 肺癌，EB-VCA1gA 鼻咽癌，PSA 前列腺癌（男性）…

多精彩！原来各种癌症都有检查的方法了。但是，我也得把财团法人“台湾癌症临床研究发展基金会”网站上，荣总肿瘤科余垣斌医生在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答复民众问“验血能检验癌症吗”的话写出来——除了部分癌症之外（通常是血液



方面的癌症，有时可由抽血得知，但也常需配合骨髓等相关检查以确诊)，大多数是无法以验血来检验癌症的，尤其是一般所称之肿瘤指数，对癌症之特异性并不是很好(也就是说，指数上升不一定代表有癌症存在)。另一方面，即使已有明显之癌症，所谓的肿瘤指数也不一定会升高，故验血以检验癌症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办法。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看看老张。他连空腹血糖都没验，有必要花十几倍的钱去验糖化血色素吗？所幸他整个也没花多少钱，而且居然在交钱之后，检验中心还退了不少给他。天下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怪不得他要接着做一次好几万的正子扫描 PET 了。只是不知道老张的那一大票朋友，是不是也能这么划算；抑或像“传销”，只要再拉一批朋友，就非但不花钱，还有得赚了？

2006 年 11 月，“台中市长”胡志强的夫人邵晓铃，在高速公路上因车祸受重伤，左手臂开放性骨折，不得不截肢，而且颅内出血，内脏遭受严重撞击，加上血压低、肺部积水塌陷，不得不切除脾脏。

当时医界的人都不看好。没想到半年之后，邵晓铃不但脱险回家，而且和胡志强一起在公开场合又说又唱了。

邵晓铃为什么能够这么幸运？除了老天保佑，应该要谢谢的是台南奇美医院和他们新进的医疗仪器——叶克膜体外循环机。因为叶克膜能够在伤者心肺功能很差的情况下，先把血液引到机器里，注入氧气，再加温之后输回体内，使身体器官不致因为缺血缺氧衰竭。事后台大加护病房主任柯文哲说得好——“没有叶克膜一定死。”

由此可知，同样一个伤患，送进不同医院，可能因为医疗设备不同，而有生与死的天渊之别。知道了这一点，如果你或你的亲人受了伤，小伤可以送一般医院，重伤只要赶得及，最好到大医院。即使去了大医院，也最好了解一下那医院有没有最“适当”的医疗设备。你尤其要知道，如果你住在昂贵的病房，那医院



的生意又不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留住病人。因为多留你一天，就多赚一天，甚至可以要你做做这个化验、做做那个检查，到最后把各种检查全做了，多赚你不少检查费。他也可能要你注射各种补品药剂，样样都是钱，这种事情在落后的地方屡见不鲜。曾有案例，直到病人死了，还有注射的账单，那“输液量”足可以把一头牛灌“爆”。恶形恶状的医院甚至会拖住你，不放你走。所以，别以为你有钱、住特等病房、请特别护士、用最昂贵的药品，就一定得到最好的效果。你千万不能“死心眼”。要多听、多看，用你得到的客观资讯小心评估！

如果你注意看过邵晓铃的新闻，会发现邵女士非常走运，因为奇美医院非但有叶克膜，而且“不久之前”才派人去更先进的台大医院学过操作方法。尽管如此，车祸之后，台大还是派医生去奇美作了支援。同样一种机器，操作人员可能造成很大的差异。有些检查，像超音波、内视镜，必须由检验的医生技师在现场慢慢操作，有时候还得重复观察。譬如大肠镜，遇到转变折皱的地方看不清，得转来转去地看。发现了息肉、溃疡，还可以当下割除或切片，再拿去化验。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经验够不够，眼力好不好，认真不认真，按不按照规定进行，都能造成很大的差异。

许多医疗器材，譬如洗肾机，只要你开始洗，就可能得按时去洗肾中心报到，而且洗一辈子。正因为这是笔长期的大生意，不肖的洗肾中心可能跟医师打交道，每介绍一位病人洗肾，就给医生一定的“感谢”。其他检验也有类似的情况，久而久之造成病人根本还不需要，就被介绍去洗肾，或做没有必要的检查。据统计，台湾是全世界洗肾比例最高的，这个情况十分耐人寻味，是因为吃偏方中毒的人太多，还是由于医生太爱处方？了解这一点，如果医生要你洗肾，除非紧急，你最好多征询一下不同医生的意见，免得劳民伤财，而且走上不归路。

医疗器材的收费可能有许多陷阱。首先是名目繁多，譬如机器的使用费，医生的手术费，麻醉师、助理人员的费用，耗材的费用，等等。你尤其要注意耗材。如同买喷墨印表机，机器常常很便宜，但是墨水匣奇贵。许多医疗器材，尤其你可以在家自己使用的，譬如验血糖、洗肾的小机器，机器本身可能都不贵，但是



检验晶片、透析液等耗损材料却不便宜。一手资源微信 ipip885

【坏人基因 57】老佛像仙丹记事

小四儿最近发了!不是因为他在中药铺打杂多年,而是靠他曾祖父,那个在“老佛爷”慈禧旁边的“公公”。“公公”?不是宦官吗?宦官怎么会有儿子?这您就不明白了!许多宦官都是有太太的,钱多还怕找不到吗?好多宦官也都有儿女,有的是“净身”入宫之前生的,有的是后来为传宗接代抱的。小四儿的爷爷正是那“公公”抱来的,也就因为沾上那么一点儿宫里的关系,小四儿今天才能出头。全凭一张小四儿曾爷爷跟老佛爷的那么一张老照片。当然这也得遇上慧眼的伯乐。据说是个叫阿 D 的台湾人,到药铺里买药,跟小四儿瞎聊,聊到紫禁城。小四儿吹说他曾爷爷是紫禁城“行走”,以前老佛爷旁边的大红人,还帮老佛爷擦过屁股。当下,那阿 D 眼睛一亮,事情就这么成了…

凯瑞最近终于咸鱼翻身了!半年多在家孵蛋,等通告,半个也没等到。天天吃泡面,吃得眼睛都凹下去了。偏偏凯瑞连泡面都不敢自己出去买,唯恐让人看见笑话,这么有名的艺人居然吃泡面过日子。经纪人这阵子又忧郁,没来,连代买泡面的人都没了。幸亏经纪人终于来电话,叫他去上节目。“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了,你先给我买点东西吃吧!”“不行!”经纪人居然在那头喊,“就因为你饿得够惨,显然比以前瘦多了,所以才找你。”

阿 D 最近发死了!本来连坐计程车的钱都没有,突然间,开了五字头的宾士。连阿 G、阿 E、牛妹都开三字头了。从多少年前,这三人就是阿 D 的“下线”,一起卖 xx 保险、xx 健康茶、xx 旅游券、xx 减肥机、xx 放疗器、xx 电话卡、xx 改命丹。每次都是前一样做不下去了,阿 D 发现新码头,跳槽!再把三人拉过去。也不知阿 D 是走了什么歪运,居然在北京认识个清宫内侍的嫡嗣,偷偷塞给他一张曾祖父从老佛爷那儿弄来的“养生秘方”,据说阿 D 把他老爸的棺材本都花下



去了。不过阿 D 也真不含糊，他做事有计划—找厂房、买机器、做包装，而且为了保密，他制作老佛爷仙丹的原料不一次进货，而从不同的药铺叫，还有好些是走私进来的。更不简单的，是阿 D 居然能找到大明星凯瑞现身说法，硬是拿以前演戏的镜头跟现在的他相比，天啊！吃这“老佛爷仙丹”，居然能让凯瑞在三个月内瘦了七公斤，看来年轻多了，而且脸色红润，龙精虎猛。怪不得广告才上，以前认识的那些“上线”、“下线”全来投靠了。这回阿 D 在顶尖，阿 G、阿 E 和牛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产品大卖，金字塔愈堆愈高，他们这些顶上的人物能不发吗？

那么巨大的金字塔怎么突然倒了呢？“老佛爷仙丹”公司才搬进四百多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达官显贵送的花还没凋呢！乔迁那天上千的贺客，一下子变成上千的恶客。这还只是挤上来的，楼下还有几千人呢！全是以前“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的“好朋友”！一个个抱着大箱小箱的“好东西”来退货。阿 D 不见了。阿 G、阿 E 和牛妹都挂了彩，躲在里面不敢出来。大门玻璃被打破了！电脑、影印机、印表机、电话，连饮水机都被搬走了。电视转播车也来了，记者好像还去采访了凯瑞，说凯瑞被约谈，就要因为代言伪药吃官司了。

一切都只怪北京的那个小四儿啊！他难道不知道那宫廷秘方有毒？

无论你开中餐馆、开中国文化馆，都得有个独特的、叫人服气的“品牌”。名牌的服装、皮包、化妆品都有品牌。一般传销能这样吗？你几曾见过 LV、PRADA 传销的？那些品牌已经名满天下，大家不请自来，哪里需要搞传销？传销大多数是不知名的。也就因为它不知名，你不知道它，搞传销的人才能瞪大眼睛对你大声喊：“天哪！这么好的东西，你居然不知道？”于是他开始发挥、你开始感动、加入他“传道”、“售业”行列。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很可能非常普通的东西，凭什么能成为“仙丹”、“神品”？这就需要“神主牌”了！xx 神珠、xx 仙水，可能只是普通的石头、一般的矿泉水，但他一定说经过什么活佛、法王、喇嘛、神人的“加持”。目的是告诉你，“它”就是不一样！又譬如他卖某仙丹，盒子上印的虽然是“保健食品”，甚至为了怕触法，写得明明白白，不具有治疗的功效，只



是营养补充剂。但是到了传销人的嘴里，就成为不得了的救命仙丹，甚至肺癌、肝癌末期，服了那东西，都能获得重生。然后，他可能拿出影印的小册子，上面印着一堆见证。更重要的是有一群了不得的科学家、这个博士、那个院士为这产品背书。总归一句话，传销的着力点，就是“不平凡”，就是“有奇效”，就是“他独家”，甚至可以说就是上帝，只有他的神是“真神”。所以他卖某药材，一定强调只有在某地或多少海拔以上生长的才神妙(弄不好，还得是由处女手摘的)。如果那药材太普通了，他则可能强调提炼的方法。只有经过他独家研发的过程，才能提炼出真正的精华。甚至他今天卖谷子给你，都可能强调那是某海某河“交汇”处，或某山某水“钟灵毓秀”，才能孕育出来的品种。“橘逾淮则为枳”，出了那块“圣地”就不一样了。当然，最好办的就像前面故事中的阿D，他找小四儿的曾祖父做“神主牌”。秘方，是传下来的，口口相传，没证据!照片里的老佛爷是证据。搞不好，还弄出些清宫的东西，证明小四儿的曾祖父确实在宫里呆过半辈子。至于配方，只要没毒!把各样补品抓在一起，机器捣碎、装进胶囊，放进特别讲究的包装，再加上口口相传，传销人一个传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编一套故事，这…不就成了仙丹了吗?而且，就算是安慰剂，加上心理的因素，只怕也会有不少人觉得“硬是不同”!“老佛爷仙丹”后来出问题，只怪方子没配好。一手资源微信ipip885，恐怕阿D真想有点奇效，加进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请问，从头到尾谁最清楚?那“起头”的传道人若不是精神有问题，他一定最清楚。请问“老佛爷仙丹”不是“仙丹”，谁最清楚?当然阿D最清楚!只有“装神”的那个人知道自己不是神。搞不好，连他下面的三员大将都真相信，那是清宫里偷出来的秘方。更遑论再下面千千万万的“下线”了。

我要强调的是，你绝不可只信那“神主牌”。当他说你交一点钱就能到世界各地度假：买个电疗器，就能把B型肝炎完全治好；吃了他的xx粉，就能让气喘敏感立马痊愈；点了xx薰香，就能不再忧郁失眠；投资某某基金，就能月息两分…你能信吗?



【坏人基因 58】熟女的普罗旺斯

车子才进普罗旺斯，眼前就一亮。放眼望去，全是紫，像是一长条一长条紫色的地毯铺向天边。加上其间白石砌的农舍、翠绿的橄榄树和蓝色的湖泊。

“真是太美了！”特丽莎说。“是啊！美呆了！”珍妮和夏娃附和，接着伸开双臂大声喊，“普罗旺斯！你太美了！”“对啊！如果没有这么美的环境，怎能培养出那么美的熏衣草；没有那么美的熏衣草，怎能提炼出那么神妙的‘x 仙华’。”“是啊！如果不搽‘x 仙华’，我们怎会看来这么年轻美丽？”三个人都笑弯了腰，一团的洋游客都惊讶地转头看她们。

“x 仙华”，还是特丽莎先在报上看到，心一惊。想到不久前在报上医药版才谈到这种以熏衣草种子提炼出来的特殊成分，可以抗衰老、抗氧化，居然立刻就有产品。接着拨电话过去，接电话女人的口音很奇怪，还好像有点怯，说货不多，必须先订，再等从法国进货。问问价钱，又吓了一跳，可是听那女人说是用法国普罗旺斯的熏衣草萃取，只有那里的风水才能产生神奇的青春素——“x 仙华”。虽然特丽莎没到过普罗旺斯，但是她在图片里见过，而且单单听那普罗旺斯，想想法国，特别是南部的坎城、尼斯、马赛和那里的阳光美女……特丽莎一口气就订了一箱。也就因此，珍妮和夏娃得以沾光，三个人分这一箱。才搽一个礼拜，夏娃就说她脸上的黑斑变淡了。接着珍妮也说连小皱纹都好像不见了。特丽莎深深的笑纹虽然还在，但也觉得脸比以前光亮许多。只是，“x 仙华”实在太贵了。又不知为什么服用的指示说，每天要一清早空腹服 6 颗，那瓶子小，不过 60 颗，10 天就吃完一瓶。所以才三个月，三个人都没货了。特丽莎打电话时她顺便问了那位小姐，能不能少吃一点？老顾客能不能便宜一点？阴阳怪气的声音回过来：“你可要知道，即使在法国，这产量也是有限的。加上运费税费，你想想嘛！效果不好，可别怪我们。”说实话，特丽莎火了，若不是看在求她卖仙丹，照特丽莎的脾气，当时就会吼过去。放下这边电话，她立刻拨另外一个电话，问旅行社的老同事，又找珍妮和夏娃商量。就这样，一个月之后，三个人已经站在普罗旺斯的熏衣草田里。还没到普罗旺斯，特丽莎就把那“x 仙华”的盒子给导游看，



表示一定要去那家公司。“PlacedelaMairie”多美的地址啊!意思好像是“美丽的地方”。“mairie”不是美丽,“place”不是地方吗?看完熏衣草田,一团人去享受了南法料理、尝了著名的 Aoli 大蒜沙拉和 Pastis 茴香酒。下午住进爱克斯市的酒店,接下来是自由行动。导游总算有空,当然也看在三人慷慨的小费上,特别叫计程车,带三人去“美丽的地方”。沿路看到好多喷泉和漂亮的房子,导游叽里呱啦地好像说这是喷泉之城,又谈到意大利和路易十四。

车子停在一个广场,三面都是古老的建筑。导游叫三人下车,指着正前方的老建筑又在叽里呱啦。特丽莎挥手叫导游住口,又掏出“x 仙华”的盒子,指着上面的地址,要导游带路。珍妮和夏娃则用双手遮着眼睛四望,心想一定会看到“x 仙华”的大招牌。导游又叽里呱啦,特丽莎急了,骂了句三字经。旁边有个路人突然回过头,像是华人。“太好了!”特丽莎冲过去,“请您看!这地址,我们想去。”那老中歪头看了一下,抬头说:“就是这里啊!Placede la Mairie 就是这里,Mairie 是市政厅,这里就是市政厅啊!”

x 仙华是市政厅制造的吗?当然不是,那市政厅只是制造商写的假地址。说实在话,制造商还不简单呢!居然会写法国普罗旺斯,加上爱克斯市,还用个市政厅的名称。大多数这类的商品,能写个“Madein France(法国制造)”已经不错了!

不信,你拿家里的化妆品、营养食品包装来看看。虽然卫生部门规定无论食品、药品、健康食品,外包装上都得写明制造工厂的名称、地址,英美等国的更得加上代理商的资料,但是有几家照办?如果你的化妆品是由大百货公司的专柜买来,你的食物是从大超级市场里买回,按说都会有这些资料,因为那是“明来明往”。相对的,如果那是你朋友强销给你的“好东西”,或小商店买回的水饺鱼丸之类,则常常除了出品的公司,硬是找不到制造商的地址,更遑论电话、网址了。印上地址有多大风险哪!搞不好,你哪天觉得好用好吃,因为好奇,跑去“拜访”、“朝圣”。找半天,找到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以为多么大规模的名厂,到时候发现不过是个铁皮屋,满地流水,满屋腥臭;原先以为应该有一



批身穿白袍，在无菌室“调理”的研究人员，到时候发现是一群打着赤膊砸药片的“哥儿们”。

所以人家聪明啊!能不印地址、藏身暗处、暗吃暗喝暗杠，多棒!搞不好，你看报(或夹报、宣传单)打电话，他是在隔海的某乡某镇某村接听，然后通知你身边的人，立刻为你宅配到家，银货两讫。请问，出了问题，你找谁?妙的是，你明明知道一堆电话行骗的，骗说绑架了你的小孩，还听见孩子哭喊“妈妈救我”;骗你的信用卡没缴钱，还要你自己拨电话查证。搞到后来，你明明中了大奖，接到通知，还以为碰上骗子，骂句三字经把电话挂了。问题是，你为什么会看到报上的广告，或夹报，就相信了呢?因为那是大报，不会有错?因为那是大报的夹报，应该不差;还是因为上面有电话，甚至有地址，你就信?你怎不想想，地址是假的、制造商是假的、进口商是假的、成分也是假的，只有你付出去的钞票是真的?

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在菜场地摊上看见“x 仙华”，你会买吗?你大不了买瓶万金油、无比膏之类，却不敢买“x 仙华”，对不对?因为搽错了，还没大关系，吃下肚子的可不能不小心。但是换作你的好朋友拉着你的手、你的美容师摸着你的脸、你的医生把着你的脉，或者你相信的媒体上刊登、你崇拜的明星介绍，就不一样了!买药品补品，是为健康、为美丽。最重要一点——为梦想!

女性朋友们，当你省吃俭用，还不敢明目张胆，偷偷记下电视广告上的电话、撕下一角报纸，终于等家里没人时，打算拨电话，买一大包“梦想”之前。请你先问清楚，那是什么公司制造?地址?电话?代理商?然后翻黄页、上网，甚至问相关单位，有没有这么个公司，或是打个电话问问。只怕，你才在电话里多问几句，他已经“啪”地挂了电话。于是你的梦立刻醒了!



【坏人基因 59】特技与魔术的对决

太可怕了!简直就像马戏团里的空中飞人嘛!应该说比空中飞人还可怕,马戏团里还有保护网,这些人却什么保护都没有;马戏团里还有梯子可以爬,这里却只有一根根细细长长的竹竿。

瞧!那竹竿一根连着一根,由地面搭到悬崖上,再由这边悬崖往那边悬崖上搭,那些崖民则顺着竹竿爬,能爬到离地三四十米的高度。而且这是海边的岩洞,风大,洞顶又是圆的,那些竹竿就成了倒挂的样子,随时会被吹下来,怪不得一年不知摔死多少崖民。死归死,还是前仆后继,有时候爷爷死了,爸爸死了,哥哥死了,弟弟未成年已经跟着往上爬…

据说当年一艘郑和船队的船沉了,水手游到岸上,等船队回程发现他们,居然一个个面色红润、活力充沛。原来他们因为饥饿,起先掏燕窝里的蛋吃,蛋吃完了,连燕窝也吞下去了,没想到燕窝比燕蛋还好,一个个眼睛亮了、皮肤润了、精力旺了…从此,燕窝成了送上京城的贡品和达官显贵的珍馐。

阿迪哈的船沿着海边走,看到有崖民招手,就过去。有人捧着一堆,有人只拿着一两片,阿迪哈是来者不拒,大小通吃。话说回来,就算只摘到两三片,也够那人一家一个月的温饱了。

阿迪哈回到家已经晚上八点,把收来的燕窝放进大柜子,开动机器,就关好柜门,搂着老婆孩子睡了。第二天早上,把处理好的燕窝拿出来,称一称,足足有十二斤。阿迪哈笑了!十二斤,多少钱哪!赶快把燕窝装进大塑胶袋里,再把袋口紧紧绑好,装进麻袋。载着一麻袋的“白金”,阿迪哈以最快的速度骑进城,到了老唐的店里。

“算着你该来了!”老唐帮忙将麻袋拿下车,“喲!真不少!”“十二斤,半两不少。”把燕窝拿到后面小房间,老唐再到前面去拿电子秤。“糟了!秤坏了!”老



唐在前面喊。“去借一个。”阿迪哈说。“不成!借的不准，我叫人拿去修。”老唐说着走回来，帮阿迪哈打开麻袋，提出里面的塑胶包，眼睛一亮：“成色不错啊!”

“是啊!你看!多厚、多实在、多干净!”“可不是吗?”老唐说着，去解袋口的绳子，但是被阿迪哈挡了下来。“别急嘛!”“不!我急着看看。”老唐坚持。阿迪哈坚持不放。“你不让我细看，难道里面掺了假?”老唐有点不高兴。“称的时候再看嘛!”“NO!不然我不买了。”阿迪哈只好放手。便见老唐把一大包燕窝拿出来，摊在桌上，像选宝石似的，一片一片翻来覆去地检查。

“秤怎么还没来?”隔一阵，阿迪哈急了。“不急嘛!”老唐看看手表，拍拍阿迪哈，“好久不见，咱们先去吃中饭吧!”“这…”“把门锁上。”老唐一笑，“你还怕我偷你的?”接着一片一片数，数完了，写在纸上，交给阿迪哈：“你留着，到时候少了半片都算我的!”把阿迪哈拉出门，又去拿了把大锁，真把这小房间锁上了，临走还交代伙计：“任何人不准进去，但是注意通风，把抽风机打开!”

一餐中饭居然吃了四个钟头。因为老唐盛情，坚持开车带阿迪哈去城郊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又点了一大桌菜。回到店里已经四点多。老唐亲自掏钥匙打开门，虽然开了通风，里面还是很热。

秤已经修好了，先把塑胶袋折起来，称称重量，再把燕窝分批放上去。老唐戴着老花眼镜打电子计算器，还摘下老花眼镜看秤上的数字。“十斤!正好!扣掉塑胶袋的重量…”突然抬头笑道，“老朋友，塑胶袋不扣了，让你占点便宜，就算十斤吧!”

一位布商对我说：“顶级布料才进口，常常先被某些人士‘截’去一段，一点办法也没有。”我说：“截去一段，就短了一点，你可以跟进口商吵啊!把布摊开来量啊!短了就是短了。”他一笑：“告诉你，就算没被截，那料子跟你摊在桌上量的也不一样。我曾经去一些地方的厂里看过，用机器卷长长一匹布，机器上的数字直跳，好像加油站似的，长度到了，咔嚓剪断。问题是，那机器是扯得紧紧量。布有弹性，它量一百尺，你摊在桌上量就成了九十七尺。”但是他又一



笑：“不过，很简单！我们卖布时用力气‘拉’着量，就量回来了！”

成衣批发商也有他们的经营之道，有一位说得好：“我们卖开希米尔羊绒，那羊绒太值钱了，所以不是论件，而是称两的，以羊绒的重量计价。岛外大客户来之前，我们会用喷雾器狠狠地喷，把湿度弄到最高。”说到这儿，他一笑，“有些客户按称照付钱，可是有些客户很鬼，他们不立刻称，故意耗时间，甚至要求打开窗子通风，或猛叫热，要开冷气。湿气一消，我们可就吃亏了。”

阿迪哈收集到燕窝之后，放进柜子里做什么？他又为什么装进密封的塑胶袋，急急往老唐店里赶？老唐的秤为什么“及时”坏了？老唐又为什么坚持叫阿迪哈把燕窝拿出来摊在桌上？而且，带阿迪哈到远处的餐厅耗上四个钟头，再回来称斤？老唐还为什么把小房间的门锁上，交代通风？搞不好里面还有干燥机呢！于是“湿燕窝”变成“干燕窝”。燕窝多值钱！十二斤成了十斤，得差多少钱哪！问题是，老唐又会不会搞鬼骗下面的客户呢？他会不会把燕窝用海藻胶或其他胶水涂上厚厚两层，再增加湿度，用真空包装，放进漂亮的盒子里，摆上陈列架？

燕子是吃小鱼小虾小虫和海藻为生的，它吐出来做巢的口水也有类似的成分。老唐如果用海藻做的胶水涂，里面真、外面假，只怕验都验不出来。涂胶多好啊！涂一两不值钱的胶，就能称出一两贵比白银的燕窝。而且，燕窝很脆、容易碎，碎了卖不上价钱，有了胶的保固，就结实多了。不是一举两得吗？换作你，别家灌水、涂胶、漂白，卖相好、价钱好，你跟不跟？不跟，你争不争得过？

而且，告诉你！涂胶灌水还算好的，你知道有多少燕窝是用猪皮熬成胶，再掺上鸟毛做出来的吗？你知道甚至有用大白菜做假燕窝的吗？别以为那只是在落后地区骗土包子，请看看 2005 年台北市卫生局抽查瓶装冰糖燕窝的报告，其中不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八。

你买回冰糖燕窝，举起来，对着光看，看到那一丝一丝的成色，心想：“多棒啊！燕窝的分量真足！”然后慢慢喝下去，只觉润肺爽身、补中益气、驻颜养生…



其实，你可能只喝下了一瓶糖水，还有猪皮、大白菜、白木耳、洋菜…多少主妇，省吃俭用，一块两块地攒下钱，买点补品，给丈夫、给父母、给孩子补一补。买回燕窝，假的，搞不好还伤了身。

买回冬虫夏草，也有假的，搞不好是面粉加石膏、金针花，再用模子压出来的。也可能买回真的冬虫夏草，但为了压重量，奸商在里面插着铅丝，让你反而铅中毒。如果你还不信，告诉你，我儿子前年从某地回来，孝敬我几盒“冬虫夏草”。盒里空空如也，只有靠近盒外“透明小窗”的位置，用胶条粘着一排不过两厘米半长的小虫。

相信你一定在许多营养食品的包装上看过这样的文字：“卫署”食字第某某号许可；“卫署”食字第某某号审查合格；本产品经“卫署”食字第某某号配方审查认定为食品多保险哪！经过“卫生署”审查的还会有问题吗？于是你放下一百二十个心，买了！“卫生署”的背书？那些文字都没错，但它只是告诉你这食品送去给“卫生署”看了，被认定为是食品，不是药品，并不表示由“卫生署”保证“这食品没问题”。“卫生署”在它的公告里写得很清楚——基本上，食品本来就不需要标示所谓“‘卫署’食字号”。标有“‘卫署’食字号”的食品也仅表示本署对该产品认定属食品管理不属药品管理而已，也不代表经过实验室检验合格。

了解了这一点，以后你看到不论胶囊、锭状、丸状…产品，就算它做得怎么看都像药丸，只要上面印了“‘卫署’食字号”，就得心里有数：这是食品，不是药品，而且这食品不见得合格，千万别以为由“卫生署”“作了背书”。而且“卫生署”有鉴于此，最近已经规定不准食品在包装上再印这种“字号”。（只是立即遵行的厂家很难说有多少）。规定他们写明“食品”，是因为怕食品业者用“食品”骗顾客，说那是药品。也可以讲，怕食品业者鱼目混珠，把一般食品装进胶囊，或压成药丸，骗大家那是特效药。

你或许要问了，既然是药，就说是药好了，何必说是食品呢？这是因为如果是药，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实验，证明确实有治疗和预防的效果，才能通过。



换句话说，那些食品八成通不过，更不能宣传它们具有治疗和预防的效果。如果有人拿着这类“食品”，硬说它是药品，甚至天花乱坠地说那玩意有什么神奇疗效，则是违法的。即使包装上印着“健康食品”的字样，显然通过“卫生署”的审查，认为它确实对健康有好处，也不表示它有医疗的效果。健康食品管理有关规定第十四条写得很清楚——健康食品之标示或广告，不得涉及医疗效能之内容。

于是你会发现，许多直销业者、药房，甚至医师、药师对你强力推荐的“好药”，其实都不是药，是“食物”。药厂会在主流媒体上做广告，甚至巨细靡遗，印得密密麻麻，让你怎么看都觉得可信。而且你可能想，他们敢在这么有名的媒体上公开宣传，一定很真实。没错！他们可能写得确实很真，譬如他把李时珍的画像印得大大的，还把古本《本草纲目》内页影印出来，又引述一群中外学者对某种植物药材的看法。直到你翻过那一页，甚至翻过去好几页，才看到他的药。那药的主要成分正是前面李时珍和许多学者说的。于是两个印象合而为一，他虽没犯法，你却上钩了！同样是黄金，可以是九九九的足赤，也可以是十四K金。

